1932年

第 1 期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通叔副董事長惠存

船山學報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壬申 第一册

湖南船山學社學報章程

一 本學報繼續本社民國六年以前學報辦理仍名曰船山學報

二 本學報暫定每季出版一次按年編號如本年出版之報標名曰壬申第某册以後順推

三 學報內容分類如左

1圖畫 2師說 3講演 4通論 5專論 6專著 7文苑 8劄記 9叢錄 10本社紀事

四 本社徵文酬例另定之遺稿專著斟酌酬贈詩詞雜文等不給酬但酌贈書報

五 給酬以登出學報者爲限

六 凡來稿本社得斟酌修改之無論已否登出概不退還惟遺稿專著及詩詞文集成册者不在此限

七 本報費及廣告費另定之

湖南船山學報第一冊目錄

圖畫

船山先師遺像
船山學社社址

特刊

船先山王先生祠碑記遺稿……郭嵩燾
請三大儒從祀文廟摺……趙啓霖
續刊船山學報弁言……石廣權

師說

張子正蒙注詮言……石廣權

講演

船山先師誕日演講一……陶思曾
船山先師誕日演講二……何鍵
船山先師誕日演講三……石廣權

目錄

通論

我之對於經學之淺識……六經生面室

原治……顏昌嶢

專論

興復國樂問題遺稿……劉伯遠

管子校釋序……顏昌嶢

專著

船山師友記遺稿……羅正鈞

管子學商榷……蒼石山房原稿

墨子通釋……蒼石山房原稿

邵東李氏譜例……李寶圭

文苑

文錄

補輯船山先生年譜跋後 遺稿……羅正鈞
船山師友記序……陳三立
胡公井銘 並序 遺稿……王闓運
陳節母姚太君傳……趙啓霖
崇儉篇……顏昌嶢
鄒鳳威傳……陳嘉會
撫松山館詩序……黃兆枚
詩錄
子王子誕日船山學社釋菜同人雅集分韻得往字 遺稿……劉人熙
和蔚廬先生學社落成第一次公祭船山先師感賦原韻……石廣權
題船山學社討論會即席呈坐……陳嘉言
題船山先生瀟湘十景詞圖 小序……傅紹巖
壬申重九訪漪園老人夜話 有序……周逸

長沙李孝子歌小序……周逸
題胡公井圖有序……前人
漢壽青惠烈歌並序……前人
辛未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湘綺師百歲誕日書感……前人
題胡公井詩……石廣權
上郭侍郎筠仙一首遺稿……陳翰
泉州懷郭筠仙師一首遺稿……前人
宿山海關……陳嘉會
望秦皇島……前人
朝鮮兒歌……前人
鸚鵡洲禰衡墓放歌……葛鼎甫
與客遊伯牙臺成長短句一首……前人
劄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周逸
校管異義……顏昌嶢

叢錄

通訊

趙芷蓀先生覆本社同人書
趙芷蓀先生覆本社同人書
又覆蒼石先生書
本社同人致趙芷蓀先生書
陶副社長叔惠致趙芷蓀先生書
何名譽董事長芸樵致趙芷蓀先生書
趙芷蓀先生覆何名譽董事長芸樵書
本社董事會致何名譽董事長芸樵書
趙芷蓀先生覆本社同人書

本社同人致趙芷蓀先生書
陳梅生先生來書
劉梅齋先生來書
公牘
呈湖南省政府改組湖南船山學社文
呈湖南省黨務指委會審定社章並派員指導改組文
呈湖南省黨務指委會請加派發起人以資進行文
呈湖南省黨務指委會請發給許可證以便籌備進行文
呈湖南省教育廳停止船山中校領款文
呈湖南省教育廳報告啓用圖記並繳銷新舊鈐記備案文
呈湖南省政府與曾文正公祠及藝芳女校劃界刊碑繪圖立約公懇令准存
案並轉民教兩廳備案文
湖南船山學社章程

改組湖南船山學社籌備會緣起
湖南船山學社名譽董事一覽表
湖南船山學社董事一覽表
湖南船山學社職員一覽表
湖南船山學社社員一覽表

本社紀事

目錄

本冊目錄

[illegible]一覽表

[illegible]一覽表

[illegible]一覽表

[illegible]一覽表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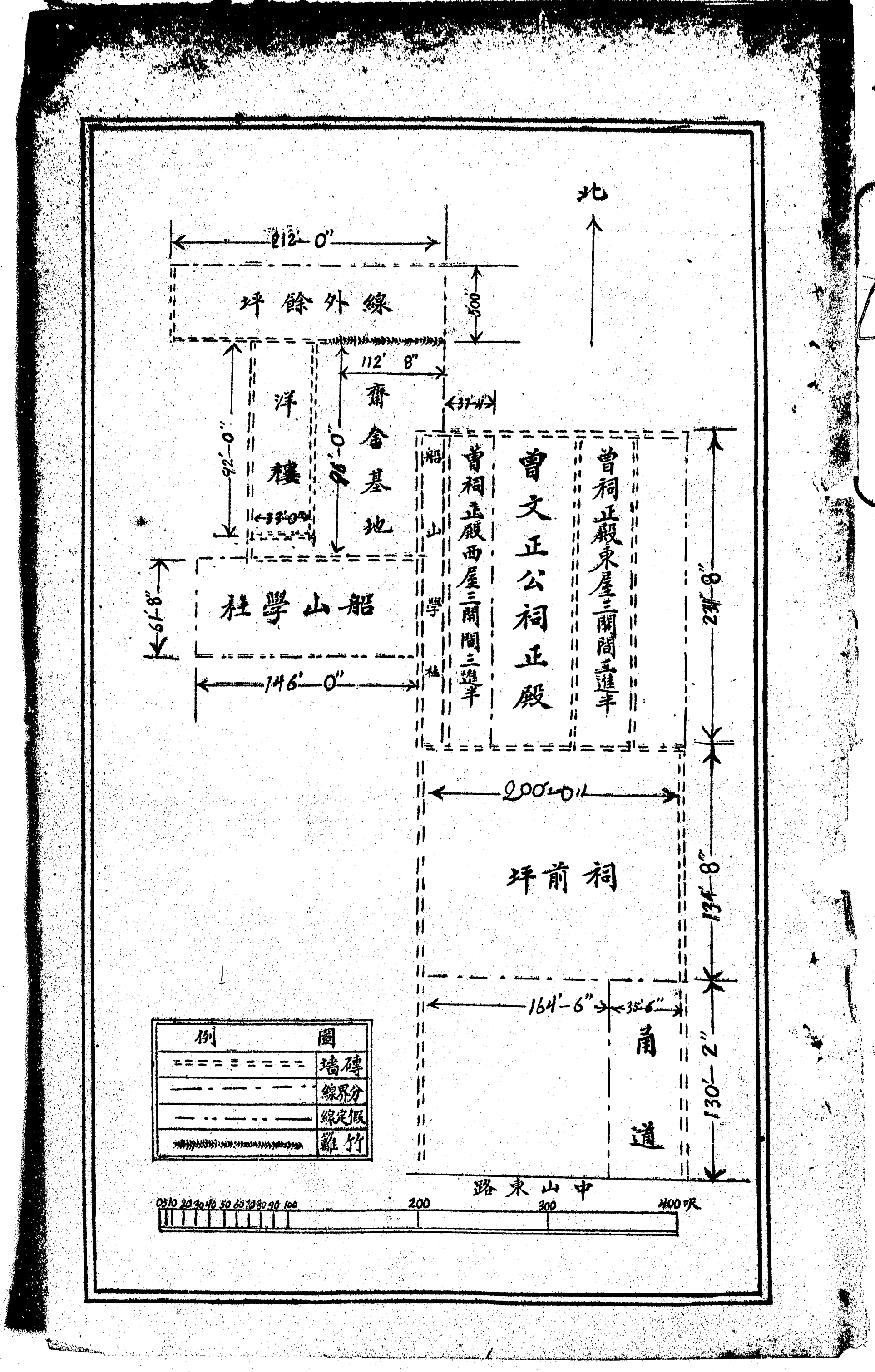
王船山先生遺像

LH X96

船山先生遺像題錄

張文心大令送　船山先生祠堂摹得其遺像蓋猶襲明行人司章服也　先生以永歷四年任行人司年三十二後又四十一年有自題像小祠今摹刻之祠堂者即所自題之遺像也謹奉以祀之思賢講舍而為之贊曰濂溪渾然其道莫窺惟於　先生望見端崖約禮明性守道持危闡揚文令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右語係湘陰郭筠仙侍郎題


北
212'-0"
線外餘坪
洋樓
齋舍基地
112'8"
92'-0"
33'-0"
37'-4"
船山學社
64'-8"
146'-0"
曾祠正殿西屋三間閭三進半
曾文正公祠正殿
曾祠正殿東屋三間閭三進半
234'-8"
200'-0"
祠前坪
134'-8"
164'-6"
35'-6"
甬道
130'-2"
中山東路
圖例
磚墻
分界線
假定線
竹籬
0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0 300 400呎

船山王先生祠碑記

郭嵩燾

先師祠宇之在省垣者。自本社所承思賢講舍專祠外。前嶽麓城南兩書院暨衡清會館皆特建祠。世變以來。不勝存廢之感。是碑爲玉池老人所撰。碑已圮毀。茲從社友郭君尺岩所藏榻本鈔得。亟錄而弁諸報端。　編者識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有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旣誠以明。而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横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愜於人心。至其辨覈名物。研求訓詁。於國

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畊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毁於兵。湘鄉曾沅甫宫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涖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傍。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瑻。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倘亦先生之遺意也與。同治九年歲次庚午冬十有一月記。

請三大儒從祀文廟摺

趙啓霖

此摺爲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趙侍御原文本年侍御以奏稿寄社。應恭錄登之報端。其文悉照原摺。以存真迹。　編者識

奏爲請將國初大儒從祀　孔廟。以光道學而崇國粹。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時勢遷變而日新。聖道昭垂而不敝。自中外交通。學說紛雜。後生昧於別擇。或至輕詆國學。自忘本源。欣逢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千載一時。升孔廟爲大祀。且建曲阜學堂以樹圭臬。風聲所被。海內咸凜然於聖教之尊。其關係世道人心。至遠且大矣。雖然。斯道所以綿延勿替者。亦實賴真儒間出。相與昌明而扶植之。其羽翼之功旣鉅。斯俎豆之禮宜隆。國初若孫奇逢。陸隴其。湯斌。陸世儀。張履祥諸儒。已經先後從祀。此外尙有三人焉。核其學行。皆卓然無愧於從祀之典者。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是也。王夫之於六經皆有纂註。其推勘義理。往往獨造精覺。發前賢所未發。所著周易內傳。卽象以見理。卽理以定占。卽占以示學。統羲文周孔於一貫。爲漢宋以來言易者所不及。所著俟解一編。示學者實踐之道。尤爲鞭辟近裏。又著通鑑論宋論以剖

析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其言多有裨治體。故大學士曾國藩亦稱夫之所註正蒙數萬言。註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又謂夫之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曾國藩生平究心理學。故於夫之尤為服膺如此。黃宗羲為劉宗周弟子。所輯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為七百年來儒林淵藪。近年奏定學堂章程。特列其書於人倫道德科以備講習。宗羲學派最為博大。論者謂其融洽諸家。如張載之禮教。邵雍之數學。呂祖謙之文獻。薛季宣陳傅良之經制。靡不旁推交通。兼綜條貫。他儒莫能逮也。顧炎武生平論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語為宗旨。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又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即無足觀。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所輯天下郡國利病書。意主經世。切於實用。其日知錄一編。尤為終身精詣之書。詞旨往復。冀挽回薄俗。躋於隆古。晚年益篤志

於六經。謂經學卽理學。而以空談心性爲戒。國朝經術之盛。實爲炎武導其先路焉。

臣查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其立身行己。皆於堅苦卓絕之中。具忠貞篤誠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後爲己任。其於聖賢之道。非但多所闡明。皆能躬行實踐。深入堂奧。爲後來儒者所不能及。其論著之關於政治者。多具運量千載開物成務之識。於今日變通損益之宜。往往懸合事理。承學之士。咸奉爲斗杓岱嶽。人無間言。請旨令其一併從祀 孔廟。膺兩廡之典禮。卽以樹薄海之儀型。俾遠近聞風者。咸知以希賢希聖爲心。自不至畔道離經。蕩軼於禮法之外。於以敦崇正學。維繫世變。裨益實非淺鮮。所有請將大儒從祀緣由。懇飭部議覆施行。爲此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禮部咨各督撫文。祠祭司案呈。本部會奏。議覆御史趙奏請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從祀文廟一摺。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奉旨。原摺留中。初二日軍機處片交禮部。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禮部會奏。遵議先儒從祀分別請旨一摺。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着從祀文廟。欽此。相應刷印原奏。移咨各督撫

。等轉行所屬。所有應行添設牌位之處。遵照辦理可也。

續刊船山學報弁言

船山學報第一期。刊行於民國四年。乙卯歲八月二十日。其時距學報社成立。兩閱春秋。自甲寅六月十四日社友會講以來。月圓十四度矣。當籌備之初。徵材斠文。至斳矜慎。重以時政杌棿。戕呫之下。動則生戎。洪憲發端。言禁瘉厲。蔚廬劉先生以爲此民氣生死之秋。人心之存亡。學說雖微。與有力焉。慨然主持爲發刊學報之舉。未久。滇桂軍興。項城憤殪。國復其軌。而蔚老以湘桂公推。晉主湘政。未幾入都。本社學報失其重心。亦遂至第八期而中輟。世變益亟。燕粵分鼎。劣閥起伏。死黨僨興。民失攸宗。士奪厥氣。國既易揆。學亦多端。楊泣歧羊。墨悲素染。自赤化揚氛。玄黃戰野。七八年來。橫議風生。孳蜚刺天。何學可言。遑敢云報。報者。所以廣聲氣。通意志。貢知識以資商榷者也。報以學冠。所學伊何。巷議塗說。便成鬼趣。斷爛朝報。或且以譏春秋。朱陸異同。漢宋商兌。議禮成訟。怗文相輕。積習靡更。奚取舌戰。矧如道器分端。物質精神。匪可畸廢。玄言墨辯。多孕新理。希羅往哲。適契禪宗。古今運殊。東西揆一。倘如執一先生之說。閉戶造車。抑或由東塗西抹而來。不知而作。明眼者笑。自省亦欺。學者

之名未易假也。準上所云。舉世多賢。每發一端。義資衆擥。庶衷壹是。吾湘學派。自鬻熊垂耄師岐。實先猶龍。爲道家言。二南遺風。嗣以九歌。橘頌離騷。忠義奮發。沅澧湘潭。有墜緒焉。長沙謫傳。首策治安。湘東文宴。座多賓客。下及臨湘法楷。並駕顔虞。綠天草書。允軼芝旭。載稽文獻。彬彬可觀。自濂溪周子以道學開宗。太極通書。精極天人。妙解心性。洛閩承武。大暢儒風。宋明逮清。未之有改。其間堅苦精卓。遠挹微言。高蹈羣流。毅然以六經生面之開自任者。衡陽王船山先師。一人而已。先師生明清鼎革之交。匿跡荒山。食薇茹辛。自號薑齋。黃書一篇。洞抉三眕。人禽蘇夏。防戒蟻隄。三古典䌶。彰諸噩夢。春秋大義。周易精言。讀史幽憂。說詩洸切。凡諸纘述。獨闢町畦。心印橫渠。精深博大。當代如南雷待訪。崐山日知。習齋四存。方當退舍。然而諸賢觥觥。邱園干旌。避聲無地。而先生則蒼藤榭徑。襲牖繩牀。燃炬寫書。荷鋤種菜。等身之著。掩置生壙。觀生之居。自銘幽壙。所南皋羽。遜此精誠。魏野嚴光。寧堪儗議。高潔堅貞。思深行絕。孤誠不死。歷遠彌新。天柱蒼撑。望衡九轉。湘流不竭。石船中橫。幽月長風。先生精魂。時往來焉。後學承流。擷厥清芬。以濯肺肝。懦立頑廉。差可以維繫人極。神

州弗沉。良知各具。公諸來世。含生稟氣。或未懸殊。爲先哲存一脈精誠。卽可爲羣倫消無限沴戾。謂余不信。請視來玆。邇者外舶風狂。變教易俗。自蹂國粹。漸毀人倫。侈談生計。則爭奪風行。誤解自由而廉恥道絕。政亡其本。謂治平無取修齊。學失厥宗。謂文化無須禮義。兵不衞國。官不恤民。吏不勤公。士不修學。朝比一鬨之市。校如百戲之場。政令多歧。法律無效。兵匪之途久混。經濟之源早枯。鄰警頻來。束手待斃。內訌交煽。流血未已。哀玆元元。適丁多難。未遑朝夕。寧計國家。緯嫠哀周。漆女恤魯。於古有之。今後奚如。巨棟之折。榮僅崩榱。危巢旣破。詎有完卵。此本社同人所爲汲汲焉求伐木之友聲。效雞鳴於風雨。不揣譾陋。而爲續刊學報之謀。期以就正當代諸君子者也。是報也。首重師說。志所自戒妄作也。次搜羅三湘文獻。居是邦。先正典型。勿忍墮也。次通論。政教典制。官失學夷。禮失求野。廣知識也。次專論專著。一藝之長。一家之言。與世有裨。夏葛冬裘。各有當也。次文苑。文詞詩賦。足以攷事。足以觀時。覘文化者胥於是焉。次講演。研經覈史。賞奇析疑。君子以朋友講習。循古誼也。次劄記。次詩話。詞話。碎金片玉。由風入雅。績學多聞之士。所以稽古。所以存今。亦以合羣而

寫心也。次說苑。軼聞小說。俚俗巵言。談笑解紛。寓言十九。九流之末。所不廢也。次叢錄。本社歷年大事本末。文牘事件。規章學約。概宜最集。以公當代。其他要目。以時變通。或減或增。寧缺無濫。方今刊物。充棟汗牛。學術攸關。東西輻輳。義憑重譯。文襲旁行。往哲時英。望塵奚及。以茲蠡管。放諸裨瀛。向若而驚。良儕秋水。卽以國學論。捧土一坏。焉知泰岱。貢芹獻曝。適成野人。或如買櫝遺珠。竇冠適越。爲當代笑。勢無倖免。所冀各方。宿學方聞嗜古之士。時錫箴銘。開示義法。惠以偉著。廣之國聞。倘如往哲遺書。未刊名作。整理故籍。商搉羣疑。琅嬛下頒。本報生色。所拜嘉也。壬申嘉平月古昭陵蒼石山民謹序。

師說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學易而好難。行易而力難。恥易而知難。學之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恥。而恥其所不足恥者。亂之也。不學不行者。有矣。人未有一無所恥者。乞人與有之。自惡衣惡食宮室之不美。妻妾之不奉。所識窮乏者之不得我。至於流俗之毀譽。汙世之好尙。皆足以動人之恥心。抑有爲害最大而人不知者。師友之規諫。賢智之相形。不以欣然順受企慕之心承之。而憤怍掩覆。若惟恐見之。唯恐聞之。此念一蒙。則雖學而非其好。雖行而必不力。樂與讒諂面諛之人交。而忌媢毀謗以陷溺於不肖之爲。皆無所不至。故恥必知擇。而後可謂之有恥。

編者節錄

師說

張子正蒙注　　邵陽石廣權詮言

船山遺書之一

第一篇

太和篇。原注。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聖之功。下學之事。必達於此而後不爲異端所惑。蓋卽太極圖說之旨而發其所函之蘊也。

廣權按橫渠之學本於中庸。極於周易。又旁通乎釋老諸書而袪其蔽。故船山於篇首綜以上之數語。括而釋之。

中庸一篇。首言中和。而發端于天。由天而演之曰性道教。其言和先言中者。篇中多就人事言之。盡人以合天也。正蒙首言和。篇中多本天事言之。推天以治人也。其義一爾。

宋儒程朱諸家立義教人。多言下學之事。陸子靜求上達而不得其途。則墜入

禪空之槪。惟周張二子。體大思精。濂溪著通書太極圖說。實承四聖心傳數千年待闡之絕緒。橫渠不言太極而言太和。則又略迹象而言神化。兩家之學。實互相發明。

第一章

太和所謂道

原注。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卽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緼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廣權按有太虛。有太極。有太始。有太素。太虛無象。太極象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有太元。有太和。有太一。有太初。元者氣母。太和氣之始也。太一、化之始也。太初、事之始也。未有形質。先有氣化。既具形質。而氣化常寓乎其間。天地之所以定位。人物之所以滋生。萬象莘莘。瞬息千變。體而不遺。此道之所以爲形而上也。

和有二義。一曰無二。有二則有對。有對則有爭。爭則和失。太和無失。匪惟無失。爭自不生。對亦不立。直渾而化爾。一曰無雜。有雜則有殊。有殊則有閒。閒則和息。太和無息。匪惟無息。殊既不名。雜於何起。直一而神爾。窮神知化。道在是矣。

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原注。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沉。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絪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則屈。勝負屈伸。衰旺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

廣權按。浮沉者象也。升降者勢也。動靜者幾也。幾動而勢成、勢成而象著。更推而上之。玄眇不可測矣。無以名之。名之曰相感。然其感非自外而感也。本然之性。無俟旁求。故曰中涵。屈伸者情也。勝負者數也。絪縕者氣也。氣交而情變。情變而數殊、遞演而求之。巧歷不能計矣。無以形之。形之曰相盪。然其盪非有待

而盪也。無始以前。萬有咸備。故曰是生。輕重淸濁。上下分合。多寡盈虛。衰王死生。蓋皆乘乎自然之變化。遵乎必然之軌道。有以成乎固然之情狀。而實無逾乎太和本然之分量也。天地人物。特就旣有形器後強爲之名耳。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原注、來、謂始動而化之初。究、謂已成形體也。幾微、氣之初動。易簡者、惟陽健陰順而已。廣大、品物流形。堅固、體成而不易毀也。乾坤有體。則必生用。用而還成其體。體靜而用動。故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無端。

廣權按、本來具足之性。固無所謂來也。自其浮沉升降機括言之。雖名之曰來。其來也。一和氣之感而交也。流行不息之幾。本無所謂究也。自其屈伸勝負之形成言之。姑名之曰究。其究也。一和氣之充而凝也。其感也幾微。其交也易簡。其充也廣大。其凝也堅固。陰陽合撰。健順相因。互相爲體。而還相爲用。無往無來。一往一來。無始無究。卽始卽究。大哉易乎。萬象萬化根諸此矣。

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原注。太和本然之體。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簡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順。故知於此起。法於此效。而大用行矣。

廣權按。易者。氣化之健行而無礙也。簡者、形器之順成而不雜也。無礙則明。明則通。通則無知而有知。知於何起。起於健已爾。不雜則純。純則一。一則一法。而可通於萬法。法於何效。效於順已爾。乾坤者健順之寓名。健順者。易簡之德性。而易簡者太和之功用也。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原注。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卽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氣逐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爲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廣權按。道家有言。精氣與神。謂之三寶。精者常凝。神者常行。常凝者澈內澈外。無二無雜。性於是存。而物由是生。未有幾也。常行者澈上澈下。無礙無間。化由是呈。而幾由是分。然猶未有象也。氣則散而爲象矣。萬殊從此起焉。然而宰制

乎其間者。有莫或爲之若或爲之之妙。出乎人人。入乎天天。所謂神也。若夫由氣而更衍之。衆而爲魄。積而爲體。耀而爲光。盪而爲聲。游而爲變。後起萬象不可思議。

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

原注。此言體道者不於物感未交。喜怒哀樂未倚之中。合氣於神。合神於性。以健順五常之理。融會於淸通。生其變化。而有滯有息。則不足以肖太和之本體。而用亦不足以行矣。

廣權按。太和之本體。無可形容。故橫渠以野馬絪縕形容之。何謂野馬絪縕。尋之不得其所起。迹之不得其所止。彌綸乎太虛。蒸蒸乎萬有。無不在也。無不入也。無可分也。無可執也。察之不見。感而遂通。自然而然。妙合無間。知道者及此。則可以悟物我無貳之理。體道者用此。則可以幾天地與參之詣矣。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道者見此。謂之見道。

原注。見實證之於心也。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也。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於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於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廣權按易具三義。交易變易平易。一陰一陽。交感互化。合德共撰。是謂交易、陰陽易位。動極而變。錯綜消長。是爲變易。寒暑循環。生殺迭用。摩盪裒益。終底於平。是謂平易。善交者和之性。善變者和之用。而平者和之本體也。天地不交。則乾坤之毀久矣。人物不變。則洪荒榛狉。雖至今存可也。惟其交不妨變。變不失平。此太和之功用所以爲至也。易之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見乎此。可知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易無以見陰陽。舍太和無以見易。

不如此。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原注。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則灼見道體。而知無不起。法無不效矣。

廣權按人受太和之理性以生。其有以灼見此理性者謂之智。有以效能於此理性者謂之才。智未灼見而效能於才。其不崎陰崎陽。而流爲逆戾釀爲菑沴

者。匙矣。

第二章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原注。於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

廣權按。象之有體而可以徵實者謂之形。形之無定而麗於太虛者謂之象。氣體無定而爲萬象之所憑依。實無一物之可觸著。故就其體而觀之。僅見其油然蒼然。瀰漫於太虛而已。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與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

廣權按。精氣爲物。氣之由散而之聚也。游魂爲變。氣之由聚而復散也。散聚無端。而物變環起。據物理學家言。物體凡三。曰氣體。曰液體。曰固體。然而金遇火而流。固體之散而爲液也。水汞遇火而飛。液體之散而爲氣也。草木與土遇火而

焚。遇水而漬而腐而潞而解。固體之或散而爲氣或散爲液也。熱上蒸。遇冷則溜而爲水。氣體之聚而爲液也。寒下逼。得水則凝而成冰。液體之聚而爲固也。地氣上升。天氣感應。距地近則滲而爲露。距地遠則潤而爲雨。地氣升。天不應。迫於下則震而有聲爲雷。摩於上則切而生光爲電。乃至距地近者。陽鬱而爲霧。陰結而爲霜。距地遠者。陽析陰則散而爲雪。陰搏陽則轉而爲雹。與夫地氣升。彌滿天空。陽消陰長。桅散桅聚者謂之雲。天行勝地氣從化。陽噓陰噏。相撓相盪者謂之風。一言以蔽之曰。氣體之有時可化而爲液。可化而爲固也。若夫草木之吸收炭養。以資發榮。人物之化合各種成分。以成官體。無定而有定。有定而無定。猶其形質之粗顯而易見者已。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原注。於物感未交至靜之中。健順之性。承於天者。固有不失。有本而不窮。

廣權按。理之澂然具足於本體而未發者謂之性。隨感而動者謂之情。有感則有交。交則性爲情役。而往往變其本來固有之狀態。故君子愼感。

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原注。識知者五常之性。所與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義。不與物交。則心具此理。而名不能言。事不能成。赤子之無知。精未徹也。愚蒙之無知。物不審也。自外至曰客。

廣權按。就主觀之靈明言之謂之知。就客體之誌別言之謂之識。物交而情應。情隨感遂。而性易迷。知也者。殆如鏡然。日與物接而其靈明之本性不爽其常者也。然既與物接矣。則謂知由物起焉可也。知之逐物而能分晰其所以然者謂之識。至於識則役知於物。物無盡而知亦與之為無盡。物有定而知亦與之為有定。物萬殊而知亦與之為萬殊。是其所以為識也。其如昏之有燭乎。如商之有標乎。如冶金之爐。化分化合。有一成之定則乎。要之、皆後起之事。物來而順應之。故曰客感。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原注。靜而萬理皆備。心無不正。動而本體不失。意無不誠。盡性者也。性盡則生死

屈伸。一貞乎道。而不撓太虛之本體。動靜語默。一貞乎仁。而不喪健順之良能。不以客形之來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貞淫易其志。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蓋其生也異於禽獸之生。其死也。異於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亦甯。其靜也異於下愚之靜。則其動也。異於下愚之動。充五常百順之實。以宰百爲。志繼而事亦述矣。無他。人之生死動靜有間。而太和之絪縕本無間也。　此上二章。兼動靜生死而言。動靜之幾。盡性之事。死生之故。立命之事。而一動一靜。一屈一伸。理所必有而通於道則一也。

廣權按。盡己性則能盡人物之性。順而致也。盡物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還而復也。天地化育之貞一。實涵於吾性量之本能。特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聖知者得其精純。而下愚亦未嘗不得其概略。所謂無感無形者也。惟盡性者爲能健而體之。順而致之。故以人物之性之萬殊。無足以礙吾性光之返照。特自其與我並立之委形言之謂之人。自其與人同化之殊形言之謂之物。自其本性之所依著言之覺有我。自其後起之所接觸言之覺有非我。所謂客感客形

者也。要之有後起而無外來。有一性而無殊理。中庸就人事言之謂之誠。正蒙就天事言之謂之和。其義一也。（未完）

講演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如彊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好以簞豆竿牘爲恩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笑。田夫市販之毀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於慘刻也。學道好修之士。自命爲豪傑。於此亦割捨不下。奚足以與於仁。王龍溪家爲火焚。其往來書牘。言之不置。平生講良知。至此躁氣浮動。其所謂良知者。非良知也。夫子廐焚不問馬。故惻怛之心。專注於人。人幸無傷。則太和自在。聖人胸中以之事親則底豫。以之立身則浩然。以之治人則天下歸之。此之謂良知。

編者節錄

講演

船山先生誕日講演一

陶思曾

今日爲　船山先師誕日。本社同人。繼承前本社劉總理蔚廬先生遺志。深以本社爲湖南文化攸關。自前清光緒初元。卽有思賢講舍。由湘陰郭筠仙侍郎。商經湖南巡撫湖南學使會銜奏請廷准設立。歲由學使會同主講遴取優材生四十名。入社研究國家有用之學。而以　船山先師學說。業經新化鄧湘皋先生。湘鄉曾滌笙相國。先後印行遺書。爲必修之科。楚南人文。於茲鼎盛。不幸國變之交。管絃中絕。民國二年。瀏陽劉蔚廬先生。承湘陰郭筠老之風。以爲衡陽道脈。上接濂溪。吾湘道學真傳。周王並重。周元公得洛閩諸子爲宋學開山之師。通國人士。允共尊仲而　船山王先生艱貞卓絕。當明清改步之交。竄伏空山。同時如顧炎武李二曲。黃梨洲。顏習齋。諸遺老。志晦彌彰。獨我　船山先師足跡聲聞。不出洞庭以外。逮二百年。乃有長沙府學救授新化鄧先生顯鶴於道光十八年首刊遺書。又不幸而遭兵燹。同治年

間。乃請諸湘鄉相國曾公續刊於金陵官書局。自是以後。　先師乃大爲天下所重。光緒初元。郭侍郎首請以　先師從祀文廟。未蒙廷允。又閱十餘載。趙侍御啓霖恭摺續請。而　先師因得與顧黃諸賢同祀孔廟。此吾人服膺　先師。同列本社以後學自居者。所應永遠紀念者也。自蔚廬先生剏社以來。又二十載矣。中經世變。社務中輟。停頓有年。吾湘政學界同人。不容不同負其責。今幸社務重新改組。開始百端待理。同人等已公推趙先生啓霖爲本社社長。因年老多病。尚未蒞省。尤幸我湘政府主席何公。暨省委廳長諸君。惠臨本社。公同致祭。並承　允任名譽董事長名譽董事各職。崇祀先賢。同扶世教。何樂如之。茲請本社名譽董事長何公錫之指導。無任企仰。

船山先生誕日講演一

（名譽董事長）何　鍵

今天我們公祭船山先生。先生本人又喜又憂。喜的是曠世大儒。生於湖南。永爲湖南人的矜式。憂的是先生逝後。至今三百年。未能發明其潛學。放一異彩於世界。未免辜負先賢。

先生所處的時代。是明清代謝的時候。而清以異族入主中國。實是漢族的奇辱。凡爲漢人。均應仗義不屈。何况先生是崇楨末年的舉人。身受國恩。故明亡之後。從大學士瞿式耜先生於桂林。輔佐桂王監國。旋因母病歸省。未幾而瞿公殉節於桂林。桂王覆敗。不可收拾。先生不得不隱於苗猺之間。仍舊明代裝束。復明之心。未嘗一日去懷。晚年見復明無望。乃歸衡陽石船山。築土室名爲觀生居。學者不忍逕呼其名字。遂稱爲船山先生。後來學者尊之與顧亭林黃梨洲顏習齋並稱爲清初四大儒。價值在當時著名儒者孫夏峯李二曲諸先生之上。則船山先生之學問造詣。可想而知了。但船山先生僻在湘南湘邊。與北方學者聲氣不通。當時知者甚少。死後四十年。其遺書始由其子王敔傳出。則先生畢生之抑鬱寂悶的環境。直無樂趣可言。故得細察天道。詳考人事。造成精心獨到的學問。先生著作極富。最精的要算是噩夢。黃書。俟解。思問錄內外篇數種。其學未聞有何師承。近人有稱其學近張橫渠。謂爲有得於張子之說者。先生序張子正蒙注。亦言「張子之學。上承孔孟。如皎日麗天。惜其門人未有殆幾者。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節之數學」但張子一生善於

致思其作正蒙時。左右皆置簡編。每有所得。則起而書之。似乎全由人心之所想。只西銘之作。「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實非他人所能企及。似與先生所得的精神。若不相同。茲述先生之精神一二點。諸公注意探討。

(一)日新之說。足包泰西文化　西洋自進化天演諸說大行。常若鞭策其社會之日新月異。進行而不已。與中國之尊古守舊。崇尚成法之積習不同。故西人强而中國弱。近來效法西洋數十年。仍然步步落後。不知先生早已言之甚詳。思問錄外篇云「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先生謂『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也。質日代而形如一。無恆器而有恆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今水非卽古水。燈燭之光。昨猶今也。而昨火非卽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烏足以知日新之化哉。』形質分開。形不改而質日易。西洋國家社會。大體未變。而運用國家的方法。利益社會的工具。日進新異。卽是先生所謂「質之已遷」質遷故能適應環境。中國則不然。只是幾套

老把戲。支持許多年。形質俱無變遷。如何不形見勢絀呢。這就是不明先生的真理的毛病。先生因爲明白日新的原理。故於天地。只承認動。而不承認靜。他說靜亦是動。思問錄內篇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靜之動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這是言天地的大氣。動靜而不已。正合孔子至誠無息。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義。惟其動進。故變化層出。人須應其變化之機。始能適用。視天演進化之說。尤高而精。不言弱肉強食而弱肉強食之理。自在其中。蓋不能應變化。卽不適於競爭。爲天演所淘汰了。先生推究人不能日新的。原因。由於習氣所蔽。俟解云。『末俗有習氣。無性氣。其見爲必然而不爲。見爲不可而不爲。以悻悻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哉。皆習聞習見而據之。氣遂爲之使者也。習之中於氣。如瘴之中人。』言人入了後天習氣以內。便爲習所拘。好惡皆由習聞習見而生。非其本性。譬如匪之化人。習見其匪。便不知其惡。忘却自新之路了。此言尤中中國人習於苟安。不知振作的病根。先生之言。較古人日新又新。只新德行。不及事物者。尤推進一層。假使人皆知先生之水火爪髮肌肉。

俱須易質之理。誰還敢因循舊轍。怠忽廢事呢。

(二)無無之說足啓科學精神 有無兩界。爲佛道兩家所常言。後儒解釋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亦以形上爲無。形下爲有。自有無對立。於是凡不見不聞。與不可見不可聞之事。均推歸無界。認爲不可研究。而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學問遂無進步。思問錄內篇云『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又曰『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於無。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由先生之義。不見不聞。仍爲有界。使學者順此而求之。則知空中有氣。氣中有附生之微生物。及氣之一切作用。不難發現。現有之器用。未爲滿足。而未見未聞之形式。亦可以逐次推求。天下只有有。更無無。有理解可據者。吾人信其爲眞。無理解可據者。吾人當謂爲僞。事事徵諸實際。非科學之精神而何。故先生素不贊成象數之學。思問錄又言『在天而爲象。在物而爲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於象數而得理也。未聞於理而爲之象數也。於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

而無人道。』既不認無。當然不認象數。卽如今星命之流。空談命理。總是茫茫難憑。其他一切迷信。可以不攻自破。尤其推重人道。處處以人事爲主。不盡以天道爲可恃。更足以打破「聽天由命」的惡習。可見聞處。要求其精當。不可見聞處。亦要求其發現、這樣精神實爲儒者所少見。

就上述兩節觀之。便知先生之識解。既精且遠。切實可行。已足包西洋文化之精粹。與空談性理者。相去萬里。深惜後人未能繼續研究。遂使端緒未伸。無裨益於中國也。若細按先生學問的淵源。雖無師承。仍未脫宋明諸大儒的法門。合佛道兩家之長。而成爲儒家宗師。卽如無無之說。無形中已予佛家「眞空不空」的義諦。以許多贊助。而「不可言說不可擬議之大道」亦賴是而益證其實有。亦可見先生學問之淵博。非人所能幾及。而精到處。足包數百年來實用之學。而爲之先河。尤有驚人的價値了。今天諸公既爲紀念先生而來公祭。便有發揮先生遺學的責任。本人願與諸公共同努力。毋負前賢。

船山先生誕日演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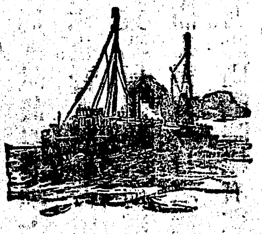
石廣權

今日爲本社重新改組第一次。公祭　先師之期。此度改組經過。由省政府主管官廳協同本社舊有歷史關係重要社員商定辦法。乃由省政府省黨部派員六人。再由社員內公推代表三人。會同籌備一切。組織事宜。時廣權尙在南京。迭荷籌備諸公函知。深愧未能贊襄一二。未敢掠美。敬荷偏勞。今幸告成。同人等所應引爲欣慰者一也。計本社自民國二年。開辦以來。今歲爲民國二十一年。適當學社二十年成立紀念之期。迴憶本社先總理劉公諱人熙號蔚廬先生。感於思賢講舍之中斷。以爲　船山先師之學脈。僅存此一講學機關。湘陰郭筠仙先生手剏經舍。躬親講授於前。不容無人嗣響於後。以是遍商湘人士政學同人。並會商外省名宿張謇、夏壽康、王芝祥、莊蘊寬等公。呈北京總統府准交國務院分別令行內務部教育部。暨湖南省都督府照准立案。於民國三年。確定思賢講舍思賢書局撥欵修理爲社址。先就書局開社會講。世變無常。干戈擾攘。而吾社風雨雞鳴。支持十有餘載。近數年間。無形停頓。舊雨星散。宗風蕩然。時實爲之。何幸重新。猶有今日。此同人等所應引爲欣慰者二也。今自　先師誕降於前明萬歷已未九月朔旦。數至今日。恰值三百一

十四度誕辰。頗憶十四年前民國八年。爲　先師三百歲壽辰。廣權謬任本社社長。正擬預備通告全省政學同人。爲　先師特伸慶祝。乃變出意外。湘督張敬堯兩度派兵。夤夜入社。殺傷社員。鶴唳風聲。本社頓成畏途。事以中止。此廣權等所深引爲恨者也。然自民國九年以後。　先師祀典。是否歲修。廣權等久已離湘。亦未過問。民國十五年。曾一度恢復誕祭。而社址旋爲省農會勢佔。遂廢至今。茲以本社成立二十年紀念之期。得駿奔走執豆籩於此間。此同人等所應引爲欣慰者三也。大凡社會之事。開刱甚難。守成亦頗不易。剛纔何主席所言對於本社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喜社務之猶能更新。憂者憂　先師之學說繼承匪易。同人等允宜奉爲鍼砭。而力圖所以光大　先師之遺緒者也。如所引張子正蒙注無無之義。良有合於世界科學之恉。此爲　先師與横渠默契最深之言。有超越程朱陸王學說者。廣權以爲不僅此等處足見　先師之學說精神也。於易春秋。不拘漢儒義法。爲六經別開生面。於讀通鑒論。特申內外彝夏之畛。爲歷史隱寓微言。於說文廣義。歷舉新例。爲文字特闢途徑。於黃書噩夢思問錄等篇。自抒懷抱。爲民族思想國家政治闡發紀

綱。即偶然執筆一文一詩。靡不別有會心。懸日月以不刊。驚鬼神而彌壯。不可以文人墨客雕琢藻飾之作觀也。至廣權今日對於本社之前途。尤有特殊之感觸者。以今日之時局。而爲恢復講學機關之舉。第一層吾人捫心自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第二層。學問之事。言人人殊。君子以朋友講習。義取切磋。絕不可黨同伐異。第三層。講學之責在維持世道而正人心。處今日之環境。良不知一部廿四史。將從何處講起。三端以外。尤有所切望於本社同人者。一曰社會學家有言。凡同在一社會團體之人。爲一有意識有支配之機體。旣處社中。務相與共同尊重本社。協謀進行。勿私小我而破社譽。二曰同爲社中之一份子。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責善匡失。在忠告者。應有善道之誠。若文人相輕。薄俗皆然。吾社諸君子。當引爲深痛也。抑知今日何日。內憂外患。國旦破。家且亡。身且危。自建號黨國以來。六七年間。財匱兵疲。內訌未已。政無常軌。人靡寧居。今試以吾人所處時代。與　船山先師所處時代。一比較之。今之赤禍橫行。曾有異於闖獻之流寇乎。今日之倭寇內侵。不尤烈於滿清之入關乎。今日之政府播遷。曾愈於唐桂之竄閩竄粵而竄桂乎。今之軍閥紛立。求一二如史

可法。何騰蛟者尙可得乎。今之君子道消。問有如嚴起恆瞿式耜堵胤錫諸君子者。能屈指數乎。今之小人道長。其不爲王化澄。陳邦傳。夏國祥者。覥面曾有幾乎。我先師當明淸之交。以一未試之舉人。受國何恩。而崎嶇險阻。致命從王。面折羣奸。幾瀕碎首。卒乃抗志新朝。九死不悔。空山竄隱。轉徙苗蠻。荷鋤種䕩。篝燈寫書。對影題詞。自乞活埋。此何爲者。吾社中同人。試設身其地一思之。先師之不得不出於斯者遇也。先師之何以出斯者志也。吾人試思吾輩所處之今日。過去東南所經之赤禍。當不至淡然遂忘也。現在東北所遘倭亂。前途未知所底也。將來共管或瓜分之問題。不可不畏也。吾人何幸而猶得有今日之機緣。相與同堂。爲更新社務講習討論之商搉。時不我與。更歷歲月。恐國亂時艱。有欲求得一聚首會講之機緣而不可得者。吾爲茲懼。



通論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人道之通於天。天德之察乎人者也。鬼神則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得而聞。禮樂則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亦奚用此哉。苟簡嗜利之人。或託高明以藐鬼神。或託質樸以毀禮樂。而生人之心。固有所不安。於是下愚鄙野之夫。以其不安之情。橫出而爲風俗。以誣鬼神。以亂禮樂。皆苟簡嗜利者。激而導之也。

編者節錄

通論

我之對於經學之淺識

六經生面室

自余從父師受經訓。年方總角。自四子書以次至三禮三傳爾雅之屬。習其文。未盡通其意。輒沾沾焉疑。謂其文多不類。弱冠游學四方。窺漢晉唐宋諸儒甲部書。益浩然而歎。謂若乘舟以泛乎茫洋。神眩魂駴。幾以爲無涯岸之可測。出入十年。縱覽有清一代鴻博之作。少焉茫然有所覺。而未敢妄爲論列。壯歲發憤自立。東探三島之所謂文物。間有旁觸於泰西先後覺之學說。以爲學有宗系。教有精誼。經之垂教。殆其尤精者也。有凡繕羣之道。固不在言。而言之垂久行遠。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者。其旨要必有所在。惟有時乎須刮磨而疏理之。整其差離。祛其榛薉。補其放佚。在無失其真。是則後來學者所當有事也。嘗輯舊聞。參以新識。成私家言若干篇。冠以經識。夫經豈易言哉。識大識小。文武具在。衆目睽睽。時斷斷於是。余何人斯。敢冒天下之事端。懼罪之不暇。焉敢以問世。藏之廿年。已爲陳僾

中之廢物。民國建元之九載。伏處湘垣。與諸友生講習於船山學社。偶及國故。翕然皆以吾輩有整理之責。因出而付諸繕鎸。以質當世。時局變遷。新故代謝。運會使然。若夫船山師說。六經生面。將待來者而大開焉。余惡敢贊一詞。時庚申春仲。

第一章

經名

經之名經。不知其由何起也。考之儒家之載記。見於本經者。惟戴記有經解一篇。其言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說者以爲稱經之濫觴。然太史公史記自敘曰。厥協六經異傳。儒林傳敘詩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敘書曰。兒寬常帶經止息。敘禮曰。徐襄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史公生小戴前。戴記多漢儒所作。而史記稱經已屢見。則經名不始於戴記。

考之漢儒以前。經名見於諸家之載記者。墨子常言六經。莊子天運篇。孔子嘗謂老聃曰。吾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爲文。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是經久爲周時

之定名。然儒家如孟荀諸老。著作具存。竟未嘗有經之稱。則疑儒家除孝經外、實未嘗以經自名其書。求之漢書藝文志。古人之以經名其書者。莫古於黃帝之內經十八卷外經。卅九卷而扁鵲白氏皆承其學。次則山海經星經。雖容有後儒擬坿。要其以經爲所著之書之定名。則詎自古也。又老子論道德五千言。其徒鄰傳傅徐三家皆有經說。若墨子著書。則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名其首篇。可知自漢以前經者特爲百家諸子自尊其師說及著作之重名。而六藝志之言經若干篇者。但與傳爲對待之名詞。實未能舍傳而單以經爲唯一之定名也。

經名之確定。大抵起於漢武時。罷黜百家。專尊儒術。於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五經之名自此始。所謂五經者。詩書易禮春秋。特於六藝中亡缺樂之一藝耳。然六藝之名。至劉向父子修七略。班氏志藝文。猶仍不廢。則可見當時經名通行未久。特後世相積以漸。於是師儒之名義。不敵法令之名詞。而五經六經遂擅六藝之本名矣。今考漢儒以前。其稱經之本名有三。

一曰六藝。　此最爲通稱。太史公史記自敘曰。儒者以六藝爲法。又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伯夷列傳曰。六藝於治一也。孔子世家曰。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他散見羣書者不悉數。

一曰四術、　小戴記王制篇曰。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以造士。

一曰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左氏傳、楚左史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劉勰文心雕龍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卽八卦。九邱、九州之書。一曰九邱卽九疇。蓋卽今易書二經矣。

然漢人旣以經嬗六藝之名。要其初之所以稱經者。實具二義。

一曰。經者對於傳之對待名詞也。　自漢以前。經師相承。各有著述。解釋經意。大抵五端。一曰故。故者、詁訓本義。如詩之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是也。二曰微。微者、闡揚微恉。如春秋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是也。三曰記。記者、附記異聞。如禮之有禮記。曲臺記、樂之有樂記。王禹記、詩之有齊雜記、是也。四曰說。如詩之有韓說。禮之有明堂陰陽說、論語之有齊說、魯夏侯說、是也。五曰傳。傳者、傳授大義。最爲多

數之通稱。而以上四端亦皆可以傳義統之。後儒談經名義外錯。如小戴記公穀左氏三傳。皆襲經名。甚失本義。

二曰、經者對於緯之對待名詞也。漢儒談經每經各有緯書。相翼而行。具多奧理。蓋本先聖之遺書。雜有國教之性質。其種類有三。一曰讖。讖之言纖。猶云微言也。漢代符命之說多根據於此。如光武專以符讖興是也。當時甚至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而康成大儒。其說經也。亦專從讖。今所傳者。有論語讖七篇。二曰緯。緯者、猶言縱橫相成也。今傳七經緯。謂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是。鄭康成宋均諸大儒嘗為之注。三曰候。候者、猶言測候。惟尚書有之。書緯璇璣鈐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斷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是也。後世緯書既亡。其僅存者又多漢人雜以不經之說。語不雅馴。而緯久為儒家所不齒及。自是緯亡而經亦成偏方孤立之名詞矣。二義之外。更有一義。則曰、經者對於權之對待名詞也。自漢以後。常以經權並稱。幾成一連續名詞。求之六書。經、從系經會意。訓縱絲。權、訓稱錘。錘之為用。百變而不失其平。經之為體。一成而不可復易故也。證

諸孔門平昔之言。其涉及經字者。一孝經。子曰。夫孝者天之經也。二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又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三孟子。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凡此皆與經學之名義無關。然玩其本義。凡稱經者。其語意中。要皆含有不易之性質。然則後儒之談經學者。尋章摘句。望文生義。甚者以意出入。增刪羼僞。其去經者不易之本義。失之遠矣。

第二章

經目

經之類目。沿革不一。今考其變易之最著者。自周秦以來。至於現世所稱之數。凡八變。

（一）六經。詩　書　易　禮　樂　春秋。

如莊子所引孔子之言。是此爲漢以前之稱名。其義最古。

（二）五經。於六經之數去樂。

如漢武詔置五經博士。是以樂經先亡。故此爲漢以後相承之稱名。其義通

行最久。然其中亦微有異同。今舉其六。

甲、漢武時之五經。

詩、齊魯韓三家。　尙書、歐陽氏。　禮、卽儀禮。后氏。　易、楊氏。　春秋、公羊氏。

乙、漢哀平時之五經。　劉歆建議分今文古文二種。

詩、　今文齊魯韓三家。　古文、毛氏。

書、　今文、歐陽夏侯二家。　古文、孔氏。

易、　今文。施孟梁邱三家。　古文、費氏。

禮、　后氏之外有戴氏。戴氏復分大戴小戴二家。

春秋、　今文、公羊穀梁二家。　古文、左氏。

丙、東漢大儒鄭氏康成所註之五經。

易　書　毛詩　儀禮　小戴禮記。

丁、唐貞觀時孔穎達受詔撰定義疏之五經。

王氏易王弼傳。梅氏書僞孔傳。毛詩鄭箋。小戴禮記鄭注、左傳杜預注。

戊、宋神宗時王荊公所著爲令典之五經。

易　書　詩　禮記　周禮。

己、明初定制之五經。

易、朱子本義。詩、朱子集注。書、蔡沈集傳。禮記、胡安國（陳澔）集說。

春秋、胡安國傳。

以上特舉其卓著者。

(三)、四經。四經之說亦有二。

甲、詩　書　禮　樂。

漢應劭宋馬端臨說。引戴記王制樂正四術。爲四經垂世立教之證。見文獻通考。

乙、易　詩　書　春秋。

宋邵康節說。以配春夏秋冬皇帝王霸。見觀物內篇。

(四)、七經。七經之說亦有四。

甲、西漢時之七經。六經之外加入論語。

蜀志秦密傳、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是也。

乙、東漢時之七經。六經去樂加論語孝經。

後漢書趙典傳、典學孔子七經。是也。

丙、宋劉原父(名敞)所撰小傳之七經。

書　毛詩　周禮　儀禮　禮記　公羊春秋　論語。

丁、(清)現代欽定之七經。

詩　書　易　儀禮　周禮　禮記　春秋三傳。

(五)、九經。唐初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文宗開成時宰相鄭覃進石壁九經。

刊立國學。命唐元度等校正九經字樣。是也。亦分二說。

甲、易　詩　書　周禮　儀禮　禮記　春秋三傳分習。

乙、易　詩　書　周禮　儀禮　禮記　春秋三傳合。孝經、論語。

(六)、十經。南史周續之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是也。

(七)、十二經。見莊子天運篇、解之者或以爲六經六緯、或以爲易上下經並十翼。或以爲春秋十二公經也。

(八)、十三經。自唐太宗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義疏。繼高宗永徽中。賈公彥撰周禮儀禮義疏。而徐彥楊士勛各撰公羊穀梁疏。宋邢昺撰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撰孟子疏。至明初頒十三經注疏於國學。而十三經之名以立。至今因之。

十三經之目錄

甲、詩　書　易　此純爲經之體制。古今不易者。

乙、儀禮　周官　小戴禮記、此古爲一經二傳、而今析爲三經者。

丙、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左氏春秋傳、此純爲傳體、今升爲三經、而致春秋本經、轉爲坿麗體者。

壬申　第一冊

丁、孝經　論語　孟子　此本爲經體、而古不以爲經者。

戊、爾雅　此本純然傳體、而後世亦坿尊爲經者。

以上五例、其古今殊異、形迹上之變動、實不可掩、然或以其令甲之垂著也。而相與忘之。或以其師儒之傳習也。而無敢議之。此我中國二千年來經學家之大凡也。　（未完）

原治　丁酉

顏昌峣

有王者之治。有霸者之治。有彊國之治。王者之治。禮義是也。霸者之治、富强是也。彊國之治。詐力而已矣。昔者上古之初。民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有聖人者作。爲之宮室衣服之制。爲之耕稼烹飪之事。爲之商賈農工之業。以生以養。以長以遂。其人之悍然戾者刑之。其水之湯然制者平之。其物之棱然巇者焚之。嗚呼。聖人之於民也其亦至矣。書契吾知所以記事也。舟車耒耜吾知所以前民用也。弧矢吾知所以威天下也。日中爲市吾知所以通貨賄也。刑賞吾知所以勸善而禁暴也。森然秩然而謂之禮義者。此何爲者也。揖讓升降之儀。尊卑隆殺之辨。親上死長之誼。凜然而不

可踰越。膠固焉而莫可解。此非聖人之爲之耶。上之人以是道其下。下之人以是事其上。順乎、尊卑之等。降乎親愛之意。則曰是禮義之民也。異乎是者則悖逆之人也。夫循禮義。則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盜賊猝至而不可以格。緩急無所可倚。甚矣聖人之迂也。然且聖人爲之。更千百年而不可以易也。然則聖人之所以制民也居可知已。人之情。耳欲綦聲。目欲綦色。口欲綦味。四支欲綦安逸。今也爲之器械以便之。爲之書契以教之。爲之貨財以用之。嗜欲廣而巧詐萌。志意縱而取求博。流宕而不知所返。窮天下之技。有不足以塞其欲矣。傾五都之貨。有不足以饜其意矣。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貪生而惡死。今也驅不相省識之人。而使之急公上之役。死君父之難。必有相視而愕相率而去者。何則。非有恩誼之相結也。非有意氣之相感也。非有膠固不可解之情也。夫如是。則人得奮其私智以窮天下之可欲。順私情而不顧公家之誼。雖欲不爭而不亂。不可得已。聖人知其然也。是故明乎禮以制其欲也。立乎義以定其分也。心雖安之而不敢動者。禮爲之防也。意雖難之而不敢辭者。義爲之帥也。禮義明而後天下可治矣。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伊周之所以爲相。孔子之所

以爲教。顏孟之所以爲學。靡不由乎此矣。周之衰也。王綱解紐。諸侯力政。天子惟祭號之在。被竊鈇之名。然賴先王之法。維持匡護。禮義之教未衰於天下。故齊桓之徒猶得假信義以立盟會。尊周室。攘夷狄。衞弱禁暴。繼絕存亡。以成五霸之業。及其季也。七國爭之。逡巡而不敢動。綿綿延延。訖於周赧。天下莫得居其虛位者三十有餘載。至秦壞先王之政。修申韓之術。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以爲禮義之無益於國也。燔燒聖人之經籍。破壞先王之藩籬。其爲法也便利。其使民也酷烈。天下囂然不安其生。而相競以詐力爲事。卒併六國。而旋踵亦亡。譬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亟攻之以毒寒也。疾雖袪而元氣亦已耗矣。夫六蓺。秦之所謂迂闊而棄之者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秦皇之所遺留也。至於今而聖經賢傳。炳然大明於世。而所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泯然鮮見卷帙之存。可知聖賢經世宰物之道。明日星。流江湖。質鬼神。俟百世而不可以易。彼異端小道。雖遭一時之隆。尙要之本末輕重自有定義。終不能以彼而易此也。夫法者。百年而必變者也。道者。更千百世而不可以易也。道莫尙於禮義。禮義之效莫著於衰周。周以禮義而綿。秦用詐力而促。若是乎治道必本於

禮義。可知也已。陳右銘先生曰守古先王之義而無所紬儒學之職也

文殊瑰茂可觀 王葵園師曰虛與委蛇氣特寬博

專

論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吝似儉。鄙似勤。懦似愼。吝者貪得無已。何儉之有。鄙者銷磨歲月精力於農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大惡而不恤。何愼之有。儉者節其耳目口體之欲。節己而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於近小。心專而志致。愼者畏其身入於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爲禍福利害所亂。能儉能勤能愼。可以爲豪傑矣。莊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編者節錄

專論

興復國樂問題 遺稿

劉伯遠

樂律與文化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這是我國相傳的古訓。用現代語解釋起來就是一國家一民族之生存發展。必要有與之共同生存發展之原素。纔能建立起來。原素是什麼。通常叫做民族精神。精神是什麼。就是所謂文化。要是失去了這種精神。一定不能保持他固有的地位。

我們這個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有四千多年最優美的文化。是任何人都要承認的。中山先生說『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民族第六講)可見中國實實在在有超過歐美的文化。已經被外國哲學家發見了。我們自己人想必更可以承認而無疑了。

但是認真考察起來。我們的文化。到底是些什麽。現在地球交通。無論何種民族。都有固有的文化。就都對於世界有貢獻的責任。在從前閉關時代。我們貢獻於世界的。如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絲織品。種種開世界文化的利器。影響不可謂不大。及至海禁大開。應該有大量的文化。供世界的採取。誰知大謬不然。除把物質金錢。供帝國主義者盡量吃吸收外。文化上不獨沒有貢獻。反大受西洋文化的蹂躪。弄得一落千丈。所有從前的文化。一樣也拿不出來。一樣也應用不上。簡直連根本的價值竟跟着民族地位。一同低落了。這是何等的怪事呢。

一般腐朽的先生們。事實不止於腐朽先生。我敢斷定。全民族至少五分之四的人們。憤懣極了。差不多人人想要大聲疾呼的說。世界反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毀滅了。不錯。民族地位的升降。與文化爲正比例。是不能逃的公例。要說沒有文化罷。何以西洋哲學家也說超過歐美呢。說有文化罷。何以民族地位會低落呢。我們試問一般腐朽先生。甚麽是中國文化。要把真憑實據拿出來。要有方法應用得上。到底那一樣比外國好。只要平心靜氣。切實商量。不許空談駕說。那末。只有瞠目不知所對

罷了。何怪沒有受過本國真正教育的青年。因爲無處尋求。只好斷然唾棄。另外向別民族去找新生命呢。文化是失去了。國魂喪了。大家都有尋求的責任。一般老朽先生尋不出。新青年更尋不出。却讓中山先生尋出了。

文化是什麽。照中山先生說的非常明瞭。文化的寄託。就在民族精神。精神用什麽表現。就是固有的道德。——注意。固有二字。如人有姓名。決非他人姓名。各民族皆有道德。有不完全的。有墮落的。沒有絕無道德的。不完的應使之完。墮落的應使之恢復。因其固有。從而發揚。方有民族價値。——道德的源泉。自然從理智而來。所以中山先生說。我們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要喚醒他。說到固有的智識。就見到歐美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因而發現了大學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爲我們政治哲學獨有的寶貝。並且說明這是道德的範圍。卻放在智識範圍來講。表示這些道德。實由大量的理智歸納出來的。所以要恢復固有道德。根本要把固有智識。一貫(一貫應特別注意。這是孔子學說的至精。以承堯、舜、文、周傳統的至寶。是有

真憑實據的真理。不是泛說的。不在本論範圍。不能解釋）。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能恢復固有的能力。方能達到恢復民族地位的目的。這是何等偉大深遠的眼光。不能不佩服他是天縱了。

我們依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所得的結論。一民族有能力生存發展於世界。必有其固有之文化。尋其固有之文化。必有其道德和智識。爲其來源。必定充分了解其來源。才能夠得着所謂一貫的道理。這是依照中山先生主義。不必懷疑的了。講到我們政治哲學。他的施設大部分。有兩個最要緊的工具。一個叫禮。一個叫樂。是有特別固結的連環性。而且有建設社會範圍人心。絕大的妙用。是我國傳統思想裏。不能否認的。

中國文化的定性分析

禮的範圍極廣。現今世界各國。沒有這種名詞。可以包括的。簡直是古代的社會科學。至於其應用於社會教育方面。又以樂爲最普遍的工具。這都是儒家（孔子信徒）所最重視的。然而自孔子訂定以後。直到如今。沒有實行。以致成爲兩千多年

的懸案。儒家同非儒家。極端爭論的一個大問題。自經宋儒定下一個原則。說『不復古樂。不變今樂。天下不能治』。又添了一到大保障。然而究竟沒有實行。是什麼緣故呢。

禮是殘缺不完。樂亦已經亡失。我國最寶貴民族文化。自經周室東遷以後。卽入於退化時期。孔子所以傳道統的偉大。就是把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以來的傳統思想。聲名文物。加了一番審定。整理保存的工作。而且創造一種發揚光大的精神。用社會教育的方式。灌輸於全民族。七十三千之徒。散居各國友教諸侯。造成了推翻封建的局面。却不料敵不過社會上兩大矛盾思想。一黃老。——無政府主義。二法家。——帝國主義。——末後出了兩個叛徒。韓非李斯。——都是荀卿弟子。——附和了帝國主義。造成秦火。毀滅傳統文化。——（此段問題太大。非專論不能明。閱者可以意會）。

禮樂六藝之文。比閭族黨之政。庠序學校之教。蒐苗獮狩之武事。井田的土地法。市廛的工商法。都是增進國民能力。很不便於野心家的利用。加之一種黃老的無政

府主義。如傳說的許由。善卷。一種人。祇以上古的無爲而治爲盛世。養成萬事不理的習慣。這種習慣。至今流毒於全社會中。於是感覺政治的束縛設法妨害政令之實行。始而諸侯自爲風氣。漸漸廢弛。中央政府微弱。野心家乘勢發生了侵略主義。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把中央法令毀棄了。商鞅申不害。一般人看破了民衆樂於簡單。安於愚陋。遂造成中國之馬基、雅弗利、——意人——政治專以尊君愚民爲取富貴的法門。所以秦始皇首先撲滅的就是禮樂。韓非李斯兩個孔門三傳的弟子。公然爲逢迎世主。敢於毀謗堯舜周孔。真是民族一大變了。自此以後。民族的精神。總不能完全恢復。刑民黃老。兩大潮流。暗中直把持了政局二千多年。失節的儒家。反以自己的學說。附會兩家以求寵利。真可憐極了。歷代專制帝王。表面尊儒。骨子裏都是用的名法。所以儒家的教育工具。到底不肯實行。而且孔子的學說。只是片段的流傳。沒有系統的研究。不過潛伏在全民族先天的血液中。每到了大亂崩潰之時。常做了一時救弊的良藥。雖說暴君汚吏。夷狄盜賊之禍。史不絕書。然而像歐洲爲宗教的禍。犧牲了幾千萬的生命。爲抗抵暴君權利一

問題。研究了幾百年。纔爆發了大革命。這種生靈慘禍。幸而還輕。這就是傳統文化之賜了。

文化的世界性。確比學術小些。尤其是藝術。如美術。音樂。他的民族性更大。當歐洲文化再生的時候。意大利詩人但丁。用純粹意大利文字。歌詠古羅馬的美麗。叫意大利人能生意大利民族之自覺。慨然發思古之幽情。生建國之觀念。於是少年意大利勃然而興。這種興奮感情的工具。斷非舶來品所可替代的。我們文化再生的鐘聲。已隨着三民主義震動世界了。我們敢將二千年議論不決的一大問題。就是興復國樂。首先提出來。社會的認識。作樂一事。古代視爲最神聖的事業。所謂成功作樂。就是每遇一次大革命。起初只能沿用前代的樂。必須有了幾種政治上的大成績。而且能依這種成績。作成社會教育的新方針。具備很複雜很重大的意義。才能集合一代學者的領袖。譜出一種樂章。爲國家最大紀念。因爲『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樂記漢書。——所以要因人人娛樂必要的工具。引導他入於正軌。就秩序一方面。用禮來約束。就解放一方面。就用樂來調和。所謂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這是在弛的作用上。制定一種範圍。叫人們以溫柔。敦厚。的理想和平。中正。的方式。盡量表現內心的生活。發揮優美的國民性。是全國學子所肄習的。全社會所應用的。——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如何鄭重的事。可惜到了晚周。漸變了統治階級的娛樂品。迎合墮落心理的音樂。隨之發達。自秦以來。制度與意義。早喪失無餘了。

我國古代學者。論樂的作品。雖缺乏系統的蒐集。已是隨處可見。其精微博大之處。真是世界罕有。可想見古代的文明。稍有本國歷史知識的。都能見個大概。在此不必詳述了。我國一切文化。以堯舜為成熟時代。到了周朝。經文武的積累。周公的修明。建立了師儒的統系。經過幽厲之亂。漸次衰落。到孔子才以學者的資格。集堯舜以來的大成。確定民族學術的趨向。無如君師之統既分。理想雖漸普及。政局日趨黑暗。以致文化入於退化時期。即以樂律興廢的歷史觀察。可為整個文化史觀的代表。所以不能不簡單敘述一下。——

在研究樂律史觀之前。對於樂律本身。不能不略為說明。況且世界現代潮流。對於

過去的文化都要重新估定價值的時候。我國莊嚴璀璨的文化。久已隱藏在神祕之宮。尤有重估之必要。樂律一事自然不能例外。要先知道牠的本身。才能估量牠的價值。然後有史觀的意義。

國樂的價值

我國樂的起源。古史傳說。伏犧氏始造琴瑟。而世界上樂器。也是以絲弦爲最早。埃及曾發見西元前三四千年豎琴圖畫大約去伏犧時代不甚相遠。也就奇了。起初是二十七弦。可見已甚複雜。神農改爲五弦。相傳伏犧作立基之樂神農作下謀之樂。直到『黃帝使冷綸(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之解谷。——(一說是地名一說是沒有溝節的)——生其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漢書律歷志用黃鍾爲律本。制成了十二律。就是把世間的音級。取了十二個部分。分爲陽律陰呂兩組。

六律

黃鍾。太簇。姑洗。甤賓。夷則。無射。

六呂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何以取這十二個部分呢。因爲取黃鍾一律爲基本標準的音。按照二十四個節氣。所以生出十二個音。怎樣支配呢。並非任意創造的。是按歷數起算之源。以十一月爲十子。月。冬至一陽來復。萬物萌動。爲天開於子。取那時的氣候空氣收縮放散的密度。就有一種音波顫動的度數。同他相應。用這個標準音主宮。製成了管子。定爲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由此定出三分損益下生上生的法子。三分損去一分就下生一個陰呂。由陰呂三分增益一分就上生一個陽律。就自然支配了自然的節氣。就叫作某月是律中某律呂。至於詳細的辦法。尚可考知。那是專家討論的範圍了。黃鍾爲萬事根本。一切法度文物。都是由這個基本點發生。我們中國的民族。所以爲世界上最和平的民族。簡直是全部生活。完全建築在樂律之上的。漢書所說的一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因此創造律歷。都以黃鍾爲根本。這五門都有專門的學者執掌其事。

黃鍾的長短。定爲九寸。因爲數起於一。變爲三。積成九。以子一乘丑三。輾轉相乘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數。這是中國數學的起源。是用數學定黃鍾的長度爲九寸。由此才有標準尺。有了標準尺。才用黍米裝進黃鍾管裏。細數得一千二百黍爲一龠。就作爲標量。由標準量就發生了權衡。我們先民用這個量音器。規定度量衡。是很費了許多心血。才想出來的。因爲無論何種物質。總有變更。惟有以『標準音』爲一切度量衡的標準。那是永遠不會變的。近代西洋也知物質時有變化。新發明光波定度量的法子。我國古代是用音波定度。同一含有極深的意義。可惜我國把計算音波顫動的法子失傳了。才發生黃鍾定律的爭點。爲二千年難解決一大問題。成爲恢復雅樂一大阻力。

音級是六律。樂調的組織是用五聲。又叫五音。名爲宮商角徵羽。最初以黃鍾爲基音。叫做主宮。配合一調。其他各律呂。都可以主宮各配一調。就是旋相爲宮。後來因爲五音簡單。改用七音調。加上變徵變宮。不過使音階長短距離稍近。易於諧和。就叫做五聲二變。現在世界上的音樂。都是七音。我們的發明早得很了。後來不明旋

相爲宮的道理。每把五音與六律六呂混爲一談。甚至西人說我們古人。只知道五個音節。唐以後汗牛充棟的書。都是弄不清這個問題。以致越說越支離。越附會越錯謬。恢復雅樂第二個大阻力。又發生了。

我國古代的學術。必定求根據於自然科學。在大自然的宇宙裏。得了基本原理。然後推到各種事物都有相合的處所。定下公例。才把他應用到人生。這是極科學的態度。那些陰陽五行的法則。不過是一種代名詞或代數的方程式。並沒有甚麼神祕。自文化退化以後。古書殘缺不完。傳授又絕。統治階級專用愚民的祕訣。處處摧殘學術的向上。秦以後那些抱殘守缺的先生。因不滿意現狀。始而用驕傲的態度。故神其說。以後支離曼衍。不從實驗。變作空談。成爲學術界一大阻力。樂律受此影響。也是一個重大原因。

世界的樂律不一。我國由十二律加上六個倍律。六個半律。成二十四律。已夠實用的了。漢京房衍算爲六十律。加了許多名目。宋錢樂之又衍成三百六十律。不過把音級的密度加增。迥非人類耳力所能辨別。因爲要求出還生黃鍾的數。到底不能

得。這都是些以意爲之的空談。歐洲的希臘。最初由五律。我國五音亦先於六律。希臘五律只能算五音。——進爲十二律。二十四律。中古教堂樂制。大抵是用的十二不平均律。現代統歸到十二平均律。十六世紀纔發明了諧和學。分爲陽調陰調兩組。爲近代一大進步。歐洲進化的痕迹。反與我國復古的潮流。不謀而合。這是宇宙間自然的表現。不過我們發明在先罷了。

世界藝術的價值。綜論起來。只有眞美善三個字。是估價的不二法門。不管歐洲的樂調如何進步。樂器如何精美。至於定理的原理。取天地自然的中聲。這種創造的神妙。才可以副眞美善的批評。

再說樂器的完成。在西洋的樂器博物館中。雖有三四千種的樂器。不過以提琴一類爲主體。另外也有些吹奏的管。與金屬的喇叭。近來盛行鍵盤機械式的鋼琴。批評家以爲不得純音。音樂家的妙技。只在提琴一種。我國的樂器。自古就有八音。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一純取大自然所發的聲音。與自然取諧和的態度。在古代已有百獸率舞的徵應。是何等高尚優美的藝術。予感化教育上以一種最大的

動力。我中華民族先民的創造。是如何可寶貴的。

說到應用的制度。那更完備極了。自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後。定為學校中主要科目。國立大學的校長——大司成壹以通達樂理為最要條件。以種種樂律原理。如樂德樂語之類教授國子。——（卽大學生之名稱）——樂歌有風雅頌的分類。製歌原則有六義的方法。以甚深的文學哲理。表現內心生活。－屬於專論範圍。－普及一切民衆。有柔軟體操的文舞。器械體操的武舞。所謂『總干山立致右憲左』種種形式。都於表現政治及人生的哲理。有重大的意義。平時學子不去琴瑟。時時研究肄習國家的郊廟燕饗。地方的鄉飲大射。大家合攏來合樂。在那時的學子。無時不在諧和的感化之中。使人一切邪僻放縱的思想無從發生。歐洲蘇格拉底以來。卽注重音樂。列為學科。到中古時代。教堂用為祀神化民之具。才得發達。對於移風易俗的作用。頗有相當的認識。近代學校列為專科。我們才從歐化中學來。也把他列在學校學科之內。可是堂堂禮樂之邦。變成無樂之國。西人對於我國近代俗樂。不置一辭。可謂很有眼力。然而我國弄得音樂一科。除點綴些不完不備的西

樂外。自己沒有一點教材。北大就學唱二黃崐曲。算是研究國樂。實在可歎得很。

樂律興廢的歷史觀察

說到樂律史觀。淵源極遠。自黃帝以後。每一個朝代。都有樂的制作。所謂咸池。英莖。直到舜的韶樂。爲最完美。孔子曾批評過。說是盡善盡美的。夏禹商湯都依着傳統的法則古代的樂仍然保存不廢。第一個破壞樂統的人。祇有商紂。他比夏桀還胆大。公然把他先祖的樂斷棄了。用一個樂官叫師延的。『造作淫聲。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於是那些樂官太師摯一班人。抱着樂器奔散了(據史記)不久之間。紂王就國亡身死。師延也投濮水死了。周朝到幽厲以後。史家所謂『周道始缺。王澤竭而詩不作。雅頌相錯。』孔子才出來論定。那時候衞靈公的師涓。作成新聲。相傳是在濮水上。夜間聽見琴聲。學得來的。分明罵他是繼承師延的罷了。於是有所謂桑間濮上的樂。鄭衞宋齊四國。相繼的自造新聲。破壞古樂。子夏的批評。是『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無非迎合一種墮落心理。叫人無節制的發揮性欲。破壞人格的修養。班固指出流弊是

『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問』最爲透澈。就是拿表現民族精神的工具。作成少數人的娛樂品。所以魏文侯是六國時最好古的諸侯。他公然對子夏說。『寡人聽古樂。就思睡覺。聽鄭衞的音。就不知道疲倦。』很可以代表統治階級對雅樂的心理。

六國諸侯破壞古樂。不久爲秦所吞併。秦始皇統一中國。把詩書禮樂一齊毀滅。自然用的是鄭衞之聲。到了他兒子秦二世。很好俗樂。丞相李斯不敢勸他恢復雅樂。祇好勸他不要極意聲色。太監趙高就替他辯護。說五帝三王的樂各有各的名字。叫作『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自非用樂不可。一代有一代文化。何必定要『華山騄耳』那樣的好馬。才能行遠呢。公然把雅鄭之別的界限打破。趙高算是破壞樂統的第二個人了。

漢興之後。是一個修明禮樂的機會了。然而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生平謾罵儒生。所以儒生也看不起他。蕭曹佐命等人。祇是秦朝的刀筆吏。張子房生長在法家——申不害韓非。——的故鄉。又受了圯上老人的書。正是黃老刑名混合的學者。都

是禮樂的敵人。所以叔孫通只能雜采秦的禮樂。當時曾到齊魯去徵求過學者。一班高尙的眞正儒家。都是不屑應聘。鼎鼎大名的魯兩生。就是代表。他們不敢顯明反對。就託辭說。『禮樂必百年而後興』這一句話不打緊。弄得法家的支配者正合孤意。黃老的支配者如漢文帝就謙讓未遑。制禮作樂的事就此葬送了。叔孫通迎合世主的意因秦的樂人。制成非驢非馬的樂。雖有個魯國人名制氏的備顧問。史家說他。『但能紀其鼓舞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雅有些嘉至永至休成永安等樂。文始五行的舞。相傳是韶舞和周舞的變名。在樂律上不見得有根據。所以河間獻王才考定蒐集。制了一部雅樂。獻於皇帝。據史家說。只下在太樂官存肄。歲時拿牠怗懘數。並不常用。郊廟所用的都非雅聲。這是叔孫通制俗樂的鐵證。且看叔孫通制的禮儀。漢高祖見了大喜。歎道。『我今天才曉得皇帝的尊貴』這是何等曲學阿世的人。他制的樂可想而知了。

漢文帝時候。出了個賈生。勸他制禮作樂。大臣周勃灌嬰一班武人很討厭他。沒有實行。武帝頗想尊儒術。制禮樂。竇太后好黃老。把兩個儒生出身的宰相趙綰王藏

殺了。嚇得人不敢再說——後來罷黜百家。並非真正崇儒。另有黑幕。後來雖招了許多文人。作些郊祀歌。至於聲律。乃是一個唱曲子的太監。漢朝叫做黃門謳者。就是西太后的南府戲子一樣。叫做李延年的一手所定。那還能有雅樂嗎。所以董仲舒。公孫弘。一班人的意見。都不采納。到宣帝時。王吉說也不聽。成帝時。四川犍為水邊。發現古磬十六枚。議者把祥瑞的話。想打動皇帝。劉向說的極為懇切。他說法律是殺人的。因為需要。不能不制。禮樂是養人的。倒說不敢。豈不是只敢殺人。不敢養人嗎。因為小小不完備。就不去做。是怕小不備。反成了大不備。成帝頗為感動。叫公卿去議。不幸劉向死了。成帝也崩了。他的臣子知道拿這件事定他的諡法。然而事情到底擱起。同時有個王禹。世代學河間樂。能說其義。他弟子宋曄上書請用河間雅樂。奉詔交議。博士平當等議准了。又交公卿議。就被公卿們否決了。漢書說。那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內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一班貴族非常淫侈。至與皇帝爭奪女樂。哀帝很不以為然。即位後就把樂府官廢掉。武帝表面尊儒。一般的朝論。總多少要受些儒家的影響。所謂『緣飾儒術』。就是傳了一點儒家色彩。所以往

後公卿們反對禮樂。不像絳灌那樣直率了。當他所藉口的。只是漢書記的『久遠難分明』五個字。算是以慎重的態度去否認。以前還是在制度上考究。到後來又發生了一個根本難題。就是十二律的標準失掉了。從前本用銅管。歸太常掌管的。後來大概失傳。所以後漢書說『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元始年間。曾徵求通知鍾律的人。元帝時候。京房造了一個準。像瑟的樣式。長一丈。用十一弦把準量到九尺的地方。當黃鍾九寸。畫了多少分寸。以定六十律的聲音。史家又說弦有緩急清濁。非有管子。也沒有改正的法子。不久就沒有人能用準調音了。後來有個待詔殷彤上言。嚴崇曾把用準的方法教給他兒子嚴宣。請把嚴宣召來。當時傳出旨意。說嚴宣果真懂得。就把錯亂的律管。吹出來試他。要他的耳朵聽得出十二律一個不錯。才能上算。不得依託家傳的學問。嚴宣一到。就叫太史丞把十二律吹給他聽。只猜中了兩個。猜錯了四個。其他六個簡直不知道是甚麼律。只能作罷。當時政府是如何無理取鬧。有心爲難。以後更沒有人敢辨別聲律了。

魏晉以後。很少大平日子。國家所用的樂。因陋就簡。雅樂久爲歷史名詞。據新唐書說。『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隋文帝是受了宇文周的復古潮流。又統一中國。慨然想興雅樂。可是自漢以來。樂律久已失傳。隋朝又如何恢復呢。那時制樂的專家是鄭譯。鄭譯在周武帝時。學了龜茲國人蘇　婆的琵琶。就把琵琶的四旦二十八調。附會些五聲六律的名詞。把第一絃作爲黃鍾派做宮聲。一絃七均。分爲七宮。叫做黃鍾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第二弦爲商。三弦爲角。四弦爲羽。因爲琵琶只有四弦。所以就缺徵聲。以後雅俗樂都是從琵琶推演出來的。

律是音級。聲是音階。所以無論那一律。都可以主宮。就是把宮商角徵羽等音階配置成調。如今流傳的字譜。工尺等字。就是五聲二變的音階。據淩次仲所考。就是龜茲譜法。所謂旋相爲宮。工尺本無一定。可以隨意配置。不必問某種樂器。是中那一律。本無神祕可言。自鄭譯黃鍾爲宮。把聲律變成呆的。真是膠柱鼓瑟。疑誤無窮。成爲千餘年談樂律的大疑陣。支離附會。到不可通的處所。必定生出枝節。輾轉錯誤。

層出不窮。沈存中姜堯章那班樂學家。不知爲鄭譯所愚。越專門化。就越不通。凌次仲說『自來論樂家疑鬼疑神視若海上三山』真把唐以後論樂的態度形容畢肖。

隋朝用鄭譯所造的雅樂。其淵泉出於琵琶。另外琵琶樂叫燕樂。平陳以後得來的江南樂叫清樂。就是北曲南曲的濫觴。唐宋以來。一脈相傳。號稱雅樂的。不知道是些甚麽樂。唐朝俗樂分坐立兩部。坐部伎裏頭。無性識的。打到立部。立部伎裏絕無性識的。就打到雅樂部。真把雅樂部蹧踏苦了。自此以後。社會流行的樂器。沒有一樣是中國自己的。只有琴一種。尚爲高人韻士偶爾自娛的東西。琴譜流傳。也全然是俗調。到了遼時。也制過雅樂。他倒老實不客氣。說明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是出於隋九部樂的龜茲部。(唐增爲十部。一燕樂。二清樂。三西涼。四天竺。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高昌。十康國。)古來雖備四夷的樂。到此時我國真成了無樂國。宋以後的學者。往往談教坊樂。比古律高幾均。比契丹又高幾均。根本的標準音久已失掉。從何曉得律呂。又何以比較高低。豈非癡人說夢。

管子校釋序

顏昌嶢

予嘗愛管子之書多精言。可施之於治道。其文辭粲焉可觀。信乎伊尹周公而後。卓然爲吾國政治大家。當時魯施伯稱爲天下之大聖。不誣也。顧其書多竄亂。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書若齊魯論語。雜出于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輯錄。然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而班固作漢志。乃云八十六篇。劉向序錄亦言定著八十六篇。與今篇數合。太史公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曰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而劉向敍錄。又云九府書民間無有。則管書在漢時。已自散佚。今其存者。蓋多後人依託傅會之辭。要其宏規奧旨。非他家著述所得而有者。決其爲管氏一家之學無疑也。其言之假儒道名法兵農墨縱橫之術者勿論已。若其經國遠謨。微言大義。伊周之所未言。後儒之所沾溉。其精神氣烈。直貫二千數百年。與今歐西學者數十百輩之所研討探索而僅得之者。後先相視。若冥契然。夫其參國伍鄙。均地分民之制。則地方自治之規也。內政軍令。則寓兵於鄉之制也。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篇所記。則民事統計之綱也。嘖室之議。議院之始也。明君順人心安

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則服從民意之旨也。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先王善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保國以民保民也。此國民主義之精意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孟氏政論之所本也。仁從中出。義自外作。是告子之說所由來也。賢人之身其行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則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所自出也。官山海。發伏利。則顧亭林氏所謂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國與民兩利之道也。市横國軌。平准通移。則調齊貧富杜絕蓄賈。近世國家社會主義之措施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之數言者。管子薪蕭之治象。而今西歐各國竭力以赴之。而未覩成功者也。嗟乎。管子天下才也。豈不然歟。豈不然歟。予以暇日。匯集諸家校勘之說。是正文字。詮釋其義。並施句讀。用便初學。爲管子校釋二十四卷。非敢謂於管書有所發明。要集近代校訂之成。於讀者不無裨補。其所未喻。不復强解。庶期明哲董而正之。

專著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人之所爲。萬變不齊。而志則必一。從無一人而兩志者。志於彼。又志於此。則不可名爲志。而直謂之無志。天下之事。無不可行吾志者。如良醫用藥。溫涼寒熱。俱以攻病。必欲病之愈者志也。志正則無不可用。志不持則無一可用。婞婞然一往必伸者。介然之氣也。氣則有伸有屈。其既必還。以此爲志。終身不成。

編者節錄

專著

船山師友記首卷 遺稿

湘潭羅正鈞

武夷先生

王朝聘。字修侯。衡陽人。性篤孝。父喪竭哀盡禮。知府李燾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既終喪。授徒衡山。母忽遘疾。朝聘聞報。薄暮馳百里。漏二下抵家。母一顧而終。奉母咯痰盂。哭三日夜不絕。每父母忌日。輒孺子泣。年七十不少衰。生平學務克己。斂華就實。不爲苟難。天啓辛酉。以副貢遊北雍。崇禎中當得官。會溫體仁當國。選郎承意旨索賂。朝聘曰。仕以榮親。而賂以取辱。可乎。遂辭牒歸。有司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晚臥病南嶽蓮花峯。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葬峯下。題曰明處士之墓。湖南通志人物傳

家世節錄云。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於先君曰。夫之此行也。將晉贄於今君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

本末。以人爲本而已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愼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可殉矣。嗚乎。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牽若不忘。庚寅之役。當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遯。或得披草淩危。以頸血效稽侍中濺御衣。何至栖遲歧路。至於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　又云。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於族黨。顧當所啓迪。恆以溫顏獎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簺擊毬游俠劣伎。閒坐則舉先正語錄。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所遺略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蓺。剔鐙長談。中夜不休。兩兄淳至無大過失。夫之少不自簡。多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讁。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釁焉。如此旬餘。必待真恥內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己乃釋然。至於終世。未嘗再舉前過以相戒。庭阨之間。暄日嚴霜。並行不悖。恆謂處人己之間。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可一往求盡。况其他乎。其施於家者。張弛如此。而夫之兄弟。亦幸以免於惡焉。

武夷先生行狀（薑齋逸文）云。先君少從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受業。中間道鄒泗山

先生。承東廓之傳。以眞知實踐爲學。嘗羅李之徒。紛紜樹幟。獨韜光退處。不立崖岸。衣冠時制。言動和易。自提誠意爲省察密用。則不孝兄弟自有識以來。日炙而莫窺其際者也。所學於學父先生者。天人理數。財賦兵戎。罔不貫洽。而未嘗一語及之。嘗聞與釋憨山德淸辨率性之旨。淸爲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哂不答。凡洗心退藏。不欲暴著類如此。 又云。夫之稍與人士交遊。以雕蟲問世。每蒙訶責。謂躬行不逮。而蓋於尙口。孺子其窮乎。嗚乎。奉若不恪。旣不能自立不朽。而家學載之空言者。且將無託。吾父之言。炯若神明。一至於此乎。

春秋家說自序。（薑齋文集）云。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已乃研心曠目。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慧。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閔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敍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其已淺。疏其過淺（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弗有諱也。幾於備矣。

六十自定稿。己酉年。有家兄觀夫之鈔稿云。墨跡似先徵君。垂示以詩哀定。敬和四韻一首。五律

正鈞按辛酉爲天啓元年。先生以萬歷四十七年己未生。武夷先生應貢入北雍。先生年甫三歲。家世節錄云。已赴部謁選。會烏程當國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濕甚。暗索賄焉。先君碎假牒而退。遂歸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邑庭。證以譚太孺人行狀。先君子十年燕趙之語。則辛酉至辛未爲十年。而武夷沒於丁亥。上溯辛未首尾。亦正十有七年。蓋先生之身沐庭訓者深矣。先生於家學自述最詳。茲就顯著者摘錄一二。以見淵源之自焉。

牧石先生

王庭聘。字蔚仲。號牧石。衡陽諸生。而農先生叔父也。有詩數百首均佚。沅湘耆舊集小傳

家世節錄云。仲父牧石先生。和易而介。恬於榮利。博識。工行草書。古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顰蹙曰。何爲作此兒女囁哾。晚歲築室垌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皋去人不遠。

武夷先生行狀云。仲父牧石翁諱庭聘。文名孝譽。與先君相頡頏。晚退築幽居。吟詠自適。詩紹黃初景龍。視公安竟陵蔑如也。季父子翼翁諱家聘。二叔父皆補郡文學。

南窗漫記云。先徵君受學於伍學父先生。先生詩文爲南楚領袖。先徵君與仲父牧石翁杖履周旋。時相唱和。牧石翁有詩數百首。亂後無一存者。憶得三十六灣一首。千里平湖、水支分、六六灣。風横、帆影亂。堅斷、櫓聲閒。南北迷鄉望。紆迴滯客顏。湘靈愁倚瑟。徙倚碧雲間。

述疾枕憶得云。崇禎甲戌。余年十六。始從里中知四聲者問韻。已而受教於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結構。

牧石先生墓表（薑齋文集）云。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撝謙。撫慰叮嚀。至於泣下。迨今髮斑齒潤。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慝。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

耐園家訓跋（囊齋文集）云。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辯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下。牧石翁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溫語相戒。病枕憶得。乙亥年。有中秋里人張鐙敬和叔父牧石先生一首。（七律）丁丑年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和一首。（七絕）

正鈞按病枕憶得。丁丑有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一詩。證以述憶得所云。則先生既冠以後。固嘗從學牧石先生也。

石崖先生

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又號𨥤齋。夫之兄也。崇楨壬午同舉於鄉。已而流寇陷衡州。介之奉父母先避去。與弟留城中倉卒走匿蓮峯下。得草舍入伏焉。土人先在者數輩。介之遽問黑沙潭此去幾里。欲往遊。夫之怪之。則笑曰。今不遊何待。子豈能不從我乎。俄而奴至。言其父爲邏者所得。指索二子。介之將出。夫之以兄性剛厲。慮父子俱殞。固止之。既免。而夫之遂出仕桂藩崎嶇兵寇中。國亡君奔。然後歸而

介之遯山中。獨與妻子賫脫粟。薪櫎柮。鶉衣草冠。四十餘年。遭亂播遷。不出永邵之境。儒生或往往從質經義。更以和易爲鄉人所歸。自以遺民深匿其迹。與夫之異居。徒聲相聞而已。著有周易本義質。春秋四傳質。詩序參。春秋家說。補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見四庫著錄。晚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年八十一卒。

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

石崖先生傳略薑齋文集云。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仲兄稍長。同席受讀。無一非兄曲意怡聲。亹亹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娭無度。而檠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惻悱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而習知者。

又云。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如何。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

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

詩傳合參序（蕢齋文集）云。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土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鏑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

耐園家訓跋云。吾伯兄律已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受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疚媿耶。

貞獻先生墓志（永興李楼大撰）云。所居耐園。幽箐荒崖。與麏麚接。武鶉衣草食。四十餘年。人迹殆絕。與弟蕢齋夫之志道同而更相砥礪。所僅與游者。浯水劉惟贊同邑李

國相兩三人而已。

家譜序（先生次子虎止敔撰）云。歲丙寅。伯父石崖公七兄膴原相繼奄背。先子力疾過長樂治喪事。歸而爲孤鴻賦。爲哀先伯父作也。次歲姪邴爲先伯父立祠堂於長樂之石仙嶺。先子係之聯云。門外黃鸝啼碧草。他生杜宇喚春歸。（按孤鴻賦今存文集自注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衡陽縣志山水第九云。武水自龍眼塘南流。逕石師嶺東。王介之隱居處也。自號石崖。蓋以此山。今其子孫。猶居嶺下。始介之與弟夫之匿迹故鄉。恆憂併命。故各隱巖洞。樵蘇自爨。夫之每來視兄。輒以夜行。門生舁之。鄉人皆知是士行人也。敬其貞介。無相詰禁。

病枕憶得庚辰年有送伯兄入北雝一首。（五古）

五十自定稿己丑年。有自南嶽理殘書西歸慈侍。困於士人。殆瀕不免。太孺人怛愍廢食。既脫。諭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一首。（七絕）

庚寅年有石板灘中秋無月奉懷家兄一首。（七律）

六十自定稿。己酉年有因林塘小曲築草巷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漫成六首。呈桃塢老人暨家兄石崖先生同作。五律 薑齋詩編年稿。壬子年有家兄期以中秋過敗葉廬會恙果。吟詩見懷。逾月袖小詩下訪。適當閏望。是夕人間謂爲中秋。夜坐不復對月。敬和來篇奉酬一首。七古

癸丑年有家兄小築耐園。俯用夫之觀生居韻。病不能爲偶句。放時體疊前韻奉和六首。五古

七十自定稿。壬戌年有春初雨歇省家兄長夏庵中。惘然有作六首。五古

戊辰年有寄題先兄祠屋二首。自注云戊辰五月己卯祁孫奉主人祠舊耐園也

鼓棹初集有留別家兄南鄉子一首。　二集有除夕憶家兄雙雙燕一首。

正鈞按石崖先生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一。上溯生年在萬曆丙午。蓋長於先生十有三歲。武夷先生歸田在辛未。先生年已十三。觀石崖傳略所云。則先生童年入塾。固石崖先生授讀也。考石崖先生春秋四傳質自序云。余家世葩經。先君從業。於先師所傳。亦既別有手疏矣。而時取先賢傳注所未及者。進余兄

弟。而提命之。余兄弟是以有家說正續之述。而於三傳之考訂者。尙未及焉按家說正續之述。蓋指先生春秋家說世論二書。考新化鄒漢勛斅藝齋文存。與鄧湘皋學博書云。春秋家說上有評語。玩其語趣。俖是石崖。否則、艮崖治冲。雖爲妥洽。於例宜删。詳二書自序後注。著雍涒灘之歲。爲康熙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石崖四傳質成於康熙二十年。自序後注時重光作噩之歲 鄒氏所見評語。其爲石崖先生無疑。則弟昆晚歲紬繹家學。更相砥礪。貞苦槪可想見矣。

礎齋先生

王參之。朝聘仲子。崇禎乙酉選貢。先朝聘卒。性至孝。母病目不能寐。參之跪榻下。手承目眵。率至夜分。又患心疾。宛轉撫摩。數年不懈。癸未流寇陷衡州。參之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歲饑。侍親避亂南鄉。時米貴道梗。合家數百指日食二薄粥。參之持粥泣曰。此豈老人食者。勸父飯。不許。因絕勺水竟日。父感之。爲一加餐。其篤性如此。湖南通志本傳

家世節錄云。仌仲兄參之宏光選貢。未就廷試。遇亂以疾。先先君卒。

石崖先生傳略云。仲兄稍長。同席授讀。而仲兄病幾殆。兄調護扶掖。畱指具授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

正鈞按家譜。參之字立三。一字叔稽。號磴齋。乙酉福王監國南京。建號宏光。通志言崇禎誤。詳病枕憶得。壬午有朱亭晴寒寄文小勇一詩。有云、晚言思君子。欲語衷非一。親老復善病。且夕倚苓朮。有兄薑桂性。以惡爲讎疾。豈盡懷征人。向晚霜風慄。此詩蓋北上行次朱亭所寄。時石崖先生同行。詩中有兄薑桂性二語。蓋指磴齋先生。又按劉氏繼莊廣陽雜記云。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督學芝田周公。乙酉恩選未仕。卒。所記於磴齋先生本末亦詳矣。

（未完）

管子學商榷

蒼石山房原稿

概論

吾國爲世界民族開化最早之國。溯政教之原者。樂推孔老二家。以爲集炎黃以下唐虞三代文化之大成。考之古籍。若神農之言。黃帝之書。缺有間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典謨訓誥誓命。尚書所載。略有可徵。然如軒岐廣成之談醫藥生命。風后力牧之理政治兵事。大撓伶倫之造支干律呂。倉頡隸首之制文字算數。下逮后稷之農書。伯夷之典禮。后夔之音樂。咎繇之刑法。伯益山海之經。后契人倫之教。文章功烈。概少傳書。降及商代。伊傅巫甘。殊賢世作。彭鏗之學。形成二伯。大彭豕韋。寔暢流風。非僅成周十臣八士。其人爲極一時之盛也。然而周代尚文。制作炳蔚。鬻熊南下。道德風靡。呂尚東封。崇尚功利。史佚寔墨家之祖。周任開名法之先。周文公以地基親貴之資。遂身任掫垂之制。周官周禮。馥乎彬彬。後有作者。大都涵濡餘澤。文獻攸徵。東周可爲西京在夢。大儒之效。周孔並稱。有繇來也。

顧周初文治。源出二宗。族別姜姬。實東方民族新舊嬗化之界。姜出炎農。道家所祖。

老彭二派。一退一進。判然殊科。彭學在殷。蓋嘗左右政教。太公姜尚承其餘緒。濱海待清。垂耄猶勤。秉干仗鉞以奏牧野之績。遂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吁。何速也。周公姬旦上法軒黃。異唐虞之禪讓。廣建宗親。戒夏商之衰敝。劑以文法。及其留周。封子伯禽於魯。三年然後報政。未嘗不太息於他日子孫之不免北面而事齊也。此齊魯政術根本之不同。實宗派之所繇來者不同。日漸月幾。遂以形成海國陸國。民風士氣。種性觀念之種種不同。知此、然後可以窮我東方民族。古代政教、文化日新遞變之大觀。而本原具在。同異得失可列籍而稽。未容執偏偶之見。守一先生之言。而妄加訾謷於其間也。

管子者。齊人也。以齊人而執齊政。習於權謀術數之說。崇尚功利。政取簡易。齊地臨海。泱泱大國。風教固殊。生事易而俗尚侈。魚鹽蜃筴之富。足以自給。舟楫之利。異於士著。虛文不足以相約束。則資乎法。盜賊蕃。奸宄伏。國威不可以弗立。則資乎兵。理財明法治兵。此管子立政之三大具也。然而猶知以道德爲本。道德之精。其要在心。其末以養生。其緒餘以臨民。民事繁矣。重在計。計其地。計其吏。計其民物生耗之數。

與其貧富危寧樸散聚渙之象。不出廟堂而心周閭里。此之謂操之有要。道之所窮。則權謀以濟之。權期於平。謀之於豫。則政無不足。此管子畢生之精力所萃集而形於功烈。因以其術略筆之于書。以存其爲治之成迹。而公之天下萬世者也。顧其言一阨於魯學。自孔門叛爲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之膚辭。而黃口之童。動曰羞談五霸。不知尊孔氏微管如仁之論。而割襲其器小之一言。甚哉其蔽也。一詘於老學。自道家者流。謬解無爲。而不知大道有無不爲之恉。偏執之害。若列子觀化。楊子爲我。庚桑子輩苦生玩世。乃至於莊周之侈肆以文其言。鶡冠子之奧衍以神其術。而管子一書。世輒疑其不得列於道家。其白心內業心術小偁諸篇。幾不復有人能讀。甚可惜也。

當春秋戰國之交。天下之言分集於老孔二家。而於時有墨翟者。蹶起於宋魯之間。墨學又管氏一勁敵也。管氏尚功。而墨子尚賢。管氏重利。而墨子貴義。管氏嚴君臣吏民之分。不以家爲鄉。不以鄉爲國。不以國爲天下。而墨子尙同。管氏治兵刑。明法禁。肅禮義。厲廉恥。誅殺無道。而墨子兼愛。管氏寓兵於政。利鄰國之有事以爲霸王

資。而墨子非攻。管氏務材興業。豐國之用。而墨子崇儉。凡此政見各殊。皆管與墨分處於一端。而儒者之說因得折而取其中。自儒墨老三家學說。鼎立於中國之人心。而管氏之學日微。溯管氏身後之執齊政者。賢如晏嬰。已介乎儒墨之間。嗣此而陳恆之厚施得民以移國祚。田和之厲精圖霸以求諸侯。雖一節可觀。而材力未充。學術尤不足以濟之。觀管子一書。雖多後賢羼篡。駁雜頗多。於此益歎管子之果爲天下才。而其學其業。良非鮑叔牙隰朋賓須無輩之所能繼其萬一也。

余嘗謂治中國古代之政術者。以管子爲能集殷周開國二勛伊尹呂尚之太成。與老聃之集道學之大成。孔子之集儒學之大成。實堪鼎足。合墨子而爲周代之四哲。良無間言。老孔二學。以柔道爲世之所崇。而時主權奸不甚嫉之。故其說較易行。而管墨二家。簡斷文訛。篇第失次。章句陵亂。自漢逮今二千數百年來。至殘缺不可復讀。此誠吾國學術界之辱。而文教政化日退之徵象。不可爲揜者也。頗憶漢末。諸葛武侯讀書隆中。自比管樂。意其時或猶有較完之本。宋王介甫之學。頗爲近之。當代所據書。蓋唐尹知章注本。理殘正誤。亦管氏功臣已。清乾嘉間。治諸子者以次漸興。

下迄同光。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管氏書可讀者乃十有八九。今者劬學績古之士。尤若晨星。後有好學深思以國學自任者。頗無狃於二千餘年來溝瞀之塵說。妄相主奴。試取管氏書與老孔墨諸家之論政論道者。比而觀之。其短長得失。是非同異之間。必有發吾人之深悟與警覺者。歐化東來。其政見學風。尤多一一與管子相脗契。此則待博文好異之士。光而大之可也。今但就原書。正其章句。略出已見。是正其訛誤。整理故籍之責。未敢後人。爲便來學。不辭拙陋云爾。

一　道學家之管子
二　政治家之管子
三　法學家之管子
四　權謀家之管子
五　計學家之管子
六　兵學家之管子
七　外交家之管子

專著　管子學商榷

八　社會學家之管子

管子學商榷

第一目

道學家之管子

管子書之屬於道家言者。若修身。若白心。若心術。若內業。若戒若弟子職。皆純乎道德之旨。其他雜見於政說者。多不勝舉。修身篇簡佚。誤入於小稱篇。世儒不察。致疑管氏爲無本之學。今別出之以冠篇首。

第一篇　修身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即孔子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之意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借喻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命名也過爲謂爲之者過當過命謂名之過實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民論謂公論家論私也

故先王畏民。

操名從人。無不强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

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故先王畏民。（原本下接在於身者一段今移正）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

故偁身之過者强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强謂自强惠慧古通謂智慧也）（仁者人之良心）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

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

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往以施言之來以受言之）

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

過歸之於民則民怒。善反之於身則身驕。（原本無過善二字今補）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國而及其身也。（原本無國而及其四字今補）

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無愼乎。（原本下接匠人一段今移正）

在於身者孰爲利。耳與目爲利。（原本作氣與目爲利今正）

聖人得利而託焉。故身重而名遂。（原本作民重而名遂今正）

我亦託焉。

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者且不能爲我取也。

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原本甚矣上有毛嬙西施等語蓋注解之混入者今刪）

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原本下接天下者無常亂一段今審定以長者斷之一段移置以足其義）

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瀹之。虛者實之。（瀹澀也）

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有以感之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慈、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逆迎也須恭行遜事敬情愛意慈言讓六修）

（善去二不善以善氣迎人可無失行矣）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善其身。（原本無善字今補）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慈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邦。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恭讓可以化俗敬遜可以樂羣慈愛可以格物反此則傲慢驕惰殘忍故曰待此以爲治亂）

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父母兄弟可化而使之惡。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姓名物也。如天如地。（之身之之猶大學之其所愛敬之其所哀矜之之訓至也如天如地言其神）

故先王曰道。（原本此下有管仲有病一段爲小偁之文今定修身篇斷自此止）

按周代諸子。若墨氏荀氏著書。皆以修身篇冠首。曾子文子等書亦然。孔氏之敍大學也。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故孟子之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老氏亦然。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東方哲學家談政談教。未有捨棄身教而侈談治平者。管子原書。列有修身一目。而展轉闕失。讀

者惜之。今從小偁篇提出。玩其文。以罪身畏民修恭遜敬愛慈讓而除怨爭爲主。小之可以治一人。大之足以理天下。盡之矣。惡得妄以管子爲霸術而詘之。

新中本第一冊

專著　女子學商科

二四

墨子通釋

蒼石山房原稿

概論

墨子書世號難讀。偶有讀者。亦竟莫能崇好之。計其故有五。一曰、簡編殘闕。旁無左證。二曰、書多古字古義。非精通小學者莫能正其疑似也。三曰、文爲演說講授體。詞語聱牙。讀者往往厭其重累佶屈而寘之。四曰、政見與老孔管商諸家絕殊。世主時相皆惎而距之。惡其動民志而犯禁易也。五曰、墨既非儒。儒亦斥墨。最甚者、如孟軻比之禽獸。而文其罪、爲無父。漢代詘墨崇儒。六經既專。百家咸黜。墨學尤無人問津。至唐代、獨韓昌黎偶一好之。亦玩其文耳。職是之繇。遂成絕學。清乾嘉間。仁和盧抱經學士。大興翁覃谿洗馬。陽湖孫明經星衍。鎭洋畢秋帆中丞、始治其學。整理墜緒。嗣是王念孫觀察引之尚書、父子世業。蔚然可觀。至光緒中。瑞安孫仲容詒讓爲之閒詁。字櫛句比。可通者什七八矣。今卽其書而分研之。約可得下之六目。

第一目　名學

形名之學。爲一切政治法律文言藝術之準繩。老氏著道德五千言。開宗明義卽

定姓名。有無同異。玄妙非常。孔子為政。首重正名。知云政者正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類。見於易者。尤不勝條舉。惜皆無成書。獨墨氏特著義說。勒為專經。嗣後惠施公孫龍輩咸取資焉。此真為我東方文字學唯一的名言之鼻祖。辨學之導師。宜其與孔老鼎立、而執文教之牛耳。良無歉然者也。

第二目 政見

孔氏之學。利用君權。為純一的國家主義。墨子生其後。主張兼愛尚同。略近於民權觀念。而實為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當時老子以大社會學家。方持其世界觀。以厲行其超人倫之學說。然失之放任。管子以國家觀念而兼採社會政策。然失之操切。墨子於三家皆能去其蔽。而戛戛獨造。知其好者、當代唯一莊周。以為將求之不得也。良材士也。可謂知言矣。

第三目 天教

周以前為多神時代。孔氏遠鬼神而畏天命。老子謂有道之世。其鬼不神。而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二家皆近於知天者矣。而持之不堅。語之不專。墨子獨張天志。而

以天爲有意識。有行爲。有徵效。直欲舉人心而定一公共之法儀。事事本之於天。曰。天欲人之相愛相助也。而惡人之相惡相殺也。夫人道至於交相愛互相助。而殘殺怨惡之私以去。斯真天下之太平也。而代表天者、。誰天之志。我之志也。卽我卽天。何約如之。彼自謂天子。或妄號天父。或天主者。較有間矣。墨子爲東方平等博愛自由有力之宗教主。吾無間然耳。

第四目 兵事

談文治者往往疏於武備。墨子與禽滑釐談攻守備戰之方。機械權謀。詳哉乎其極巧、罄智精思妙用、以入於神。爲不可測也。邇來歐美武器日精。兵工之事演而益進。技藝機巧。說者以爲促殺運之日張。墨子書於光學重學機軸工巧之事。蚤能發其例。而或且造其微。然而用之於兵。主以守、而不主以攻。乃至作非攻三篇。可謂維人道而達天工。仁智交融。允可爲萬世萬國法也。至其弟子。皆可使赴湯火而蹈白刃。則又軍國民教育之唯一精神。後有作者。弗可及也已。

第五目 計學

立國之素。曰財曰力。財之不給。用不節也。力之不裕。攻戰煩。失業多也。計攻戰之所得。不敵其所失。計國內職業者之勤惰。與所受上之征受取之影響。孰得孰失。計所入於國中之財力。與其出之之當否。以制國用。此爲國者之先務也。墨子之教。本於愛。勛夫民力之不愛。民財之不愛。愛於何有。故讀其節用節葬非命非樂諸篇。軫其七患。審其三辨。有國家社會之責者。所宜蹙然於懷。而不容偶放以流於侈。或偶惰以流於逸者也。今之艳做歐化者。無此風矣。雖然。此實其本計也。

第六目　勞動

墨氏之學。一本於夏禹。其稱以爲當代之士法周而未法夏。其所謂古非古也。夏禹親操橐耜。腓無胈。脛無毛。櫛疾風。沐甚雨。而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禹之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山行乘欙。泥行乘橇。而墨子辭過篇。對於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諄諄致戒焉。禹之法。死於陵者葬陵。死於澤者葬澤。節財薄葬。三月之服。而墨子冬月冬服。夏月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以服之久爲傷生而害事。觀其赴楚救宋。旬行數千里。弟子從者。羸瘠履屩胝胼黧黑。役身給使。粂息不敢上問。

一朝有事。禦侮赴難。若身之使手足而衞頭目。何其神也。此墨學實行之精神。其過於老孔之柔懦遠矣。

綜上六目。以求墨學。得其一端。已足以名當世而成盛烈。然其書開張(章)立言。卽標指修身。而愼其所染。習染之移人。甚於緇湼(涅)。墨子其知之矣。以爲欲從事於學者。必本諸身而審所親。故親士篇次之。世傳之本以親士冠首。編簡亂也。親士則所染者當。然而法儀不立。則心志無所定也。故法儀篇次之。此四篇者。又墨學開宗明義之要津也。繼此而尙同、兼愛、尙賢、諸篇。可漸次而進研矣。別定其章次目錄如后。

墨子學篇目

第一卷

修身篇第一

舊目修身第二。今移正。

所染篇第二

舊目所染篇第三。今以其文義承修身篇。移上。

親士篇第三

舊目親士篇第一。今以其文義承所染篇。依次移下。

法儀篇第四

舊目同。

天志篇第五

舊目天志三篇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今以其文義承法儀言之。故移前。

舊有七患篇其目第五。今審定爲節用篇文。以並入節用篇。不復存目。

第二卷

尙同篇第六

舊篇尙同三篇。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今以尙同爲天志之精義。宜以承天志篇。故提前。

舊有辭過篇其篇第六。今審定爲節用篇文。以併入節用篇。不復存目。

兼愛篇第七

舊目兼愛三篇第十四、十五、十六。尙同兼愛。爲墨學唯一之旨。兼愛又尙同之廣義。而天志之微理。故二篇相從。

舊有三辯篇其目第七。今審定爲非樂篇文。以併入非樂篇。不復存目。

尙賢篇第八

舊目尙賢三篇。第八、第九、第十。蓋編目者以親士篇冠全書之首。故依類以尙賢篇提前。疑漢後陳書人主備省覽者爲之。今以承尙同兼愛篇後。於同之中知其有賢而兼之中知有所尙。墨學之體用具此矣。

舊目同。而上中下各占一篇。今併。

節用篇第九

舊目節用三篇。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闕下篇。今以理財用人。爲言治者二大要義。故提前以承尙賢篇。而移七患辭過二篇以補之。

舊第九第十皆爲尙賢篇。今更定。每篇凡分上中下者。概不復多占篇第。故以後篇次不復標舊省文也。

非攻篇第十

舊目非攻三篇。第十七、十八、十九。列節用篇前。今以節用爲愛己國。非攻爲愛他國。同爲兼愛之義。而廣狹有序。故移置節愛用篇後。

第三卷

非樂篇第十一

舊目非樂三篇。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闕中下二篇。列明鬼篇後。今以愛樂相承。奢儉遞嬗。國家當寢兵足用之後。民康物阜。樂勝則流。故宜以非樂篇次之。並採佚文及三辯篇以補之。

非命篇第十二

舊目非命三篇。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原承非樂篇後。今仍之。惟依次併更其篇第耳。

非儒篇第十三

舊目非儒二篇。第三十八、三十九。闕上篇。原承非命篇後。今仍之。而採耕柱

公孟二篇文以補之。

自非樂以下。皆爲非儒之論。惟非樂非命。皆自闡其學理。節葬亦然。獨此篇與儒學之徒辯論爲多。故別自爲篇。考墨子嘗出入孔氏之門。而別樹宗派。當魯學盛行之時、而有此賢良戛戛獨造者矣。

節葬第十四

舊目節葬三篇。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原承節用篇後。闕上中二篇。今以葬爲人生最後之一事。其厚其薄。墨儒二家各有學理存乎其間。墨子本義。亦非徒爲節用起見也。故移置非儒篇後。闕文過多。殆世之非墨者故屏棄之。今間採佚文以補其一二云。

明鬼篇第十五

舊目明鬼三篇。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原承天志篇後。闕上中二篇。蓋世儒屏棄之。又誤以天鬼爲一例。而隨意編次之。今以鬼爲人死以後神智有無之一大界說。就靈魂不滅之說。而論物質成毀。特其粗迹。窈冥惚恍。別有眞

精。儒者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未嘗斷其必無。故今取以承節葬篇後。墨子之學。澈始澈終。惟明鬼而後對人之愛力爲之延長。亦惟明鬼而後承天之儀志不敢中變。此世界萬教標立宗派者所同認。以爲人道之一歸宿也。過去未來。非此不能持其窮而應其變也。惜本篇闕文多。無從補矣。

貴義篇第十六

舊目貴義一篇。第四十七。列經說大取小取後。又置諸耕柱公孟二篇之間。考耕柱公孟二篇。皆非儒之言。而梵本分帙。則貴義與魯問公輸三篇同卷。蓋世儒之編次墨氏篇目者。有意陵亂之。惡其非儒。故以耕柱公孟魯問公輸四篇之文字體式略同。遂與貴義雜置。而又隔列於經說之後。使不可讀。今一一正之。以耕柱公孟二篇補非儒篇。而以魯問爲貴義之中篇。公輸爲貴義下篇。意者墨學可復舊觀。要未始非來學者研究墨氏之一先路也。

第四卷

舊目經上篇。第四十。經下篇。第四十一。今併爲一。仍分上下篇。以附於新考正

LII X96

一篇。

經說上下第十八

舊目經說上第四十二。經說下第四十三。今併爲一。仍分上下篇。附考正一篇。

大取篇第十九

舊目大取一篇。第四十四。

小取篇第二十

舊目小取一篇。第四十五。

自經上下、經說上下、至小取、舊凡六篇。爲墨氏名學之微言。有不可盡通者。篇簡陵亂。字句脫訛。整而理之。尙有待也。

第五卷

守備篇第二十一

舊目分爲備城門、備高臨、備鉤、備衝、備梯、備堙、備水、備穴、備轒轀、備空洞、備

蛾傅、備軒事、共十二篇。今併爲一。

迎敵篇第二十二

舊目作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篇第二十三

舊目旗幟一篇。第六十九。

號令篇第二十四

舊目號令一篇。第七十。

雜守篇第二十五

舊目雜守一篇。第七十一終。

按墨子篇目。見於漢書藝文志者爲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則爲十五卷。外目一卷。新舊唐書皆爲十五卷。無目一卷。鄭樵通志藝文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王應麟玉海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數並同。獨馬總意林爲十六卷。意者仍隋志之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十五卷。又引宋濳溪諸子辨云墨子三

卷。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一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多亡失。潛溪之言如此。其篇卷多少既殊。書中文字聱牙。又多不可讀。編次絕無程序。如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雜置非儒篇後。第十卷第十一卷。而繫以耕柱子一篇。頗覺不倫。耕柱公孟魯問公輸及貴義五篇。義當以次非儒篇之後。而間錯置之。決非墨子本書之舊。殆可斷言。篇首不以修身篇爲冠。而冠以親士篇。又以尙賢篇置尙同兼愛之前。尤失墨學精神。大抵世儒之非墨者。利其篇簡錯亂而無意整理之。備城門以下。專言兵事。亦多闕簡。至可惜也。今爲授講便利後學計。一一審定。校補其闕文。而更正其篇次。不復循俗儒抱殘守闕之舊習。緣印刷術發明以來。已逾千年。原書自在天壤。後有好者。取茲更定本與原本對照而精覈之。必更有較今進一步之發明。則是本未始無一指之助於墨學之前途也。蒼石老人識時民國壬申秋季

壬申第一冊

壤　著　墨子通釋

三八

邵東李氏譜例

李賓圭

譜法起於周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然散佚多不傳。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南史王僧孺被命譔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太史公云云知嘗起于周）其式可考見焉。漢初得世本。敍黃帝以來。祖世所出。然雜記帝王諸國之世系。非一家之書也。家自爲譜。始於子雲一牒。（選注王儉集序引劉歆七略載有揚子雲家牒）後鄧氏官譜。應劭王符氏族篇諸書。間出宗正。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後漢百官志宗正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迄於魏晉。摯虞作族姓昭穆記。齊梁之間。其書漸廣。而賈王譜學於是大興。（晉太元中賈弼譔姓氏簿狀七十二篇其孫希鏡又譔姓氏要狀十五篇是謂賈氏譜學）（梁武帝詔王僧孺改正百家譜集鈔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是謂王氏譜學）劉孝標注世說。所引某氏譜。某氏譜。紛紛不一。殆今族譜之權輿歟。沿至隋唐姓略。衣冠系譜（路敬淳編）姓系錄。述開元譜（柳沖編）元和姓纂（林寶編）等著。皆有名於時。而姓纂尤稱盛。考隋經籍志著譜系篇四十一部。唐蓺文志敍譜牒類十七家。是直以譜系爲史部之一門。蓋自魏晉六朝以來。中原淪陷。種姓淆雜。士大夫矜門第。別流品。斷斷於是。亦憂時傷亂。而以是存衣冠文物之故迹也。下逮五季。世又大亂。舊家遺籍。蕩然散亡。盧陵所以有七世中闕之憾。眉山且

有兄弟塗人之感矣。於是二公同時同志創訂譜例。縱橫異法。遂成兩大家。君子於此。觀世變焉。夫一譜也。本私人纂述。所圖者一門之世系。所錄者數端之事迹。而族姓之隆替。生齒之槩散存亡。往往於世運之治亂攸關。今外族逼處。異學爭鳴。倫紀凌夷。人心戕賊。趨時者且日倡破壞宗法之議。舉吾國數千年古先聖哲所維護親親仁民之本。撥棄無遺。亂且靦六朝五季而更亟矣。以軒黃神明華貴之胄。當中夏文化凋頹之秋。傷今思古。能勿慨然有憂懼乎。小子不肖。是以兢兢於家乘之續也。不揣譾陋。訂正凡例。編次如左。

景城紀氏譜例。不述姓原。慎也。又曰。序世系源流於譜前。歐蘇二家均循此例。蓋古譜法也。歸熙甫氏曰。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其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可知者。無不載也。晚出孤陋。聞見有限。固不可疏慢以遺其本。尤不敢遠引以誣所自。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間當不少遺而失紀。誤而未檢者。俟後賢博徵而改正之。幸也。此際祇有同歸氏無何之慨。循紀氏系述不搏稱之志也。亦慎也。右述姓源斷限之例

譜繫族姓。古通例也。而亦有並標郡望者。如隋志載京兆韋氏。唐志載滎陽鄭氏之

類是也。或又有細別里居者。如景城紀氏之類是也。然以郡望標之。則同邑異族。苦難確別。以里居記之。則數地並舉。又嫌瑣煩。且附近他族。亦有是稱者。終嫌於弗晰。茲查始祖落藉分遷之處。改題曰邵東。較爲渾括。且示不忘始遷地之舊也。（右譔題之例）

李氏始遷分基四祖、道興、道隆、道吉、道旺、興隆吉三祖、仍居太和圳上。惟

旺公當炎宋開慶年間。由太和遷楚。邵東三舖。是爲我族之始遷祖。歷宋元明三朝。傳二十一世。至仁公派衍六房。擴地於西江楠木村三溪龍邊橋及洋溪橋三處。遂分居焉。蓋始遷祖　爲旺公。分遷祖爲　仁公也。　仁公以前。二十世紀載甚簡。且舛佚雜出。辛酉初刊譜稱據萬方公墨譜之舊。或以追源太遠。視吾邑各巨族獨詳。（如蕭唐楊劉[illegible]族多託始前明。吾族獨始於宋）不無傳聞失實之疑。然後人數典。亡者固不可臆增。存者亦豈可輕沒。今考萬方公墨譜之序。稱源流詳確。必有所本。雖此二十世紀敘頗略。然亦先民尙質之意。而累代繼承。世次無闕。墓域所在。山地可稽。且觀此二十世中。兄弟行輩命名皆同一字。則老班行之二十字。固確有組織之統系也。惟新班行二十字。則自仁公以下。再傳始起算。蓋當生齒繁衍。居地擴張之時。仁公固自成一別

子之祖也。所衍六房。卽禮所謂繼別繼禰之宗也。禮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從宗者。從始祖之宗也。高祖以下。謂之族。五世以外。族與族相屬。謂之族屬。從始祖之宗。舉族屬而合之。自當從始祖之宗。合族屬而錄之。惟吾族前二十世。年代遙湮多不可考。至仁公以下。傳述乃繁。其間顯然有劃分之界。今譜乃依其遷流。釐而二。 仁公以前二十世。共列一圖。以冠其首。溯所自也。附列一房從分從圖示別也。別則非今譜所及也。 仁公以下世系特詳。列一總圖。歐氏譜圖全爲表式而別署曰圖史記年表稱效周譜則譜式本同於表圖與表一也綜世系之全也。次爲 仁公。六宗圖。卽分房次敍。據唐書世表。及歐圖合成此式。惟唐表歐圖。係界行格。今用垂絲。少變其法。取其支脈、聯屬。便流覽也。世次仍承前而數之。沿初譜之舊。免紛更也。或謂仁公爲別子之祖紀世宜從仁公起算然舊譜及祠主相沿已久改稱殊覺不安且恐日久漸忘失追遠之意也

右譜圖分劃之例

六房分圖。各有小序。略述支脈。及其盛衰。亦據唐書世表式也。圖前標題世數。漢書諸侯王表。王子侯表式也。圖後有錄。亦歐譜所列事迹之遺式也。初譜圖錄不分。但

按世次遞敍。每代提列。名大書。名下夾注。支房相次。雖署爲圖。其實已兼錄也。今分爲二。但紀其名。定其世次。別其系屬。名曰世系圖。大書其名。而以字號職銜生卒年月葬地山向。及所生子女之類。均附注於下。名曰世次錄。五世一提圖錄。相間而錄中仍界行格區別世次。取其次第清晰。則變舊式而加詳者也。右圖錄相間之例

譜圖定爲五世。從歐氏也、歐譜五重第一圖。末重無注。故第二圖。格盡別起。必重書一世。今譜五重第一圖。每重名下垂絲作│○。旁注子幾。其無子者垂絲│●。旁注無傳。至第二圖。首重直書。其遞承之世。但於名之上方。雙行細書。標明某子。其世系卽自聯屬。且省宂複也。第三圖以下。以此類推。惟歐譜一二圖。連連綴排。下無庸標目。茲譜圖錄相間。至第二三圖以下。標目頗繁。以旣須承前圖之末重。又須標本圖之首重。且須提出某房某支某派。乃爲詳晰。故今例於圖前。垂一線以溯前五世。再引囘線表列本圖。庶幾前後聯貫。繼承明瞭。第二圖以下均倣此錄次於讀後。則可從簡。但標前圖之末重。必加以本圖之首重。圖重在上下脈系之相承。錄重在本身事迹之所著也。右圖錄標目之例

圖中書法派名大書。古者因氏別族無所謂派明史諸王世表洪武中以子孫繁衍因於東宮親王世系派定二十字著爲令如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毅迪先猷是也子初生依世次立雙名綴一字于所擬字之下今列派以緯世系蓋始於此示收族所重也。下注書冊名某。或原名某。書字號據世本也。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書黃帝以來迄春秋諸侯大夫系諡名號以字行者。並書其名。齊書例也。例曰人有本以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以號著者。特書其號。史君志例也。山谷瀘南詩老史君志於其三代者書號佚名注以方空。據紀氏譜例。紀氏又據逸周書也。皆要隨人之聲聞所顯。及舊紀所傳。而直書之。無臆測也。書官職。書封贈。各譜通例也。世說注所引諸譜多具列官爵吳譜坦之仕至中郎將功曹 周譜翼歷鄱令吉州長史少府卿 羊譜孚歷大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 歐譜郴令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之類書生卒。始楊雄家牒也。牒稱子雲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紀氏且別爲生卒譜。蘇譜。則隨注於名下。今舍紀取蘇從簡也。書甲子始漢書律歷志也。志有太歲在子在丑之文以甲子名歲蓋始於此舊行夏正。歲次可以紀元別之。今以國紀年。公令用陽歷。而鄉農仍貫用陰歷。故近年來生卒。必以陽歷紀年。以陰歷名歲。先書民國年次。繼書干支。對照並舉。乃易查考。既遵時制。又便鄉俗也。昔周正建子而晉行夏時故絳縣老人所言甲子杜氏長歷即知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朔日是也案書年若干羊氏。孚年四十六卒周氏。翼年六十四歐氏。靜江府君享年二十有五諸譜皆然。今但以壽高望重。及舊譜已注者始詳。他不備

及也。書葬地。書山向、據湯華墓志也。（唐湯華墓志云葬江上里庚向之原庚向則甲山也）若特塋域書界。及其周廣步數。據皇覽冢墓記也。（記載湯冢在濟陽蔣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有碑書。有傳書。若詳載於碑表墓銘。傳狀序贊。編入後錄。但書其目而已。（有傳書云有傳見後錄他倣此）合葬者。平輩直書地注前。不重書。（妻與夫曰合繼配元配曰葬與某合）行卑屬書祔。書從。婦於祖姑與姑。子孫於祖父母父母曰祔。諸子於伯叔父母弟於兄曰從。（如婦曰葬某地祔姑某氏塋之某向如子曰祔父葬某地某向弟於兄曰葬從兄某某地某向）書凡從祔者。必在其左右。或在其下。卽以左右方向別之。未葬書殯。據禮記殯於五父例也。遷葬書改葬。據左氏傳改葬惠公之文也。歸葬書反葬。據檀弓太公五世反葬於周之文也。客葬假葬。據魏志曹休傳也。（傳載休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老母渡江）有著述者。紀其篇名。據王氏譜也。（王氏譜倫爲老子例略周紀）未著篇目者。略撮其言。倣袁氏世紀也。（袁紀稱準著書十餘萬言）他如農工商賈。世業之有名者。亦宜書之。以弓冶箕裘。重在善繼。魯斤宋削。取諸專家。援續東華錄。余氏譜例也。（建安余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以刊書爲業今之譚板本所稱勤有堂者是也）況今百工競爭時代。倘有新發明之物。卽可由一家專利。若干年書之。亦足以資鼓勵云。

妻與夫齊提行平列。取敵體之義。大書某氏。上細書配據左氏傳先配後祖之文也。生卒葬並書。與夫同也。紀氏於婦。譜卒不譜生。謂其卒於我。其生不於我也。今嫌其非平等之義不從也。續娶書繼配。據儀禮也。儀禮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母同再繼者從同。以自有次第也。注中書其父族。據劉氏庾氏譜也。劉譜瓖娶王法施女邠妻武周女庾譜娶高平劉綏女父仕書某官。據王氏譜也。王譜羲之妻太傅郗鑒女書次第。據羊氏譜也。羊譜楷娶諸葛恢次女書名。據郗謝殷王各譜也。郗譜超娶河南周氏女名馬頭謝譜裒娶恢小女名文熊殷譜仲堪娶瑯琊王臨女名英彥王譜遵娶彭城曹韶女名淑異藉書郡縣名。據溫氏譜也。溫譜嶠娶淸河崔參女姓氏佚者。書某氏。據晉書禮志也。志曰吳國朱某入晉賜妻某氏妾書副室。援左氏卿置側室。及薳氏女爲僖子副妾之義也。妻存而重娶者。書視妾例嚴。齊桓初命無以妾爲妻之條也。聘婦不書。未廟見也。改適之婦。已與廟絕。紀氏譜不書。吾譜則變例書之。去配存氏。不成配也。注云改適無子者。注無出。有子者詳生略卒。出婦亦如之。或有歸葬者。權而書之。據任昉劉夫人墓志也。選注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獻卒之後王氏宗人歸葬于劉也男子自命名以後悉登於錄。書生子幾。並書其名。據羊氏譜也。羊譜繇生五子秉治式亮悅孿生以出腹先後爲次。據西京雜記也。記載霍將軍妻產二子難所爲兄弟况聞之曰宜以前生爲兄異母之子。

紀氏譜不分。載曰統於父統於嫡也。吾譜則分注於所出。在吾宗發祥之分房始。舊譜卽用此書法。亦本世說注王祥家世高平薛氏生祥。盧江朱氏生覽之例也。未成人而沒者曰殤。本汲冢周書也。禮有三殤。曰長。曰中。曰下。（長殤十六歲至十九 中殤十二歲至十五 下殤八歲至十一）紀氏譜例。以十六歲成丁入譜。中殤卽不書。然周禮司氏掌登萬民之數。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內則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宰告閭史書曰。某月某日某生。重民數也。詳繹服制。長殤中殤。服則大功。亦頗嚴也。茲譜卽准此禮爲主。在長殤之年。有娶而生子者。同列世次。而大書之。卽無子而已娶。及未娶而立後者。亦書。既娶不爲殤也。既有子。子不殤父也。下殤不書。其門丁艱弱。爲立後計者。亦書。杭世駿引趙氏事。所謂濟理之窮。而重絕人世也。

女次於男後。書生女幾。書名書所適。（女嫁曰適）書壻族名異籍。書適某縣某壻。仕書適某官某壻。父仕書適某官某子某族。闕書適某氏。一如通例。女不一書次第。世說注引謝氏譜尙長女。僧要適庾和。次女僧韶適殷歆。是其例也。其生卒葬不書。外之也。惟在室而沒者。附見於父母錄注中云。許字某在室卒。援春秋書伯姬卒。子叔姬卒之

例也。並詳葬地。據宋臨澧侯劉君墓志也。（志云三女小字某亡葬某所）

禮有爲人後之文。傳曰。後大宗也。後儒因之。遂謂大宗有爲後。小宗則否。今宗法久廢。如是泥古。則似續之義狹。而禮窮矣。故今譜於爲後之例。不拘執於宗法。惟求順其支系序。固必先於所親。情亦可擇其所愛。宗無論大小。皆宜承也。子無謂支庶。皆可立也。惟立後一節。舊譜書撫。今改文書立。據律文也。於所後父錄中書立某子。於本生父錄中書出嗣某。徵之晉書周顗傳。（顗三子閔怡頤閔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爲嗣）司馬彪傳。（彪高陽王睦長子出後宣帝弟敏）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立子出後。皆書父名。明所本也。爲同父昆弟之子。曰立某子某。爲同祖昆弟之子。曰立某孫某子某。爲同高曾以上。曰立某幾世孫某子某。其出後之下。書亦如之。至本身譜錄名上依近時通例。冠書某嗣子。或謂據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宜直書某之子。然究嫌於弗別。今姑從俗。若立子與生子並有書。書法亦徵有次序之別。生子死。立子。圖錄先所生。後所立。立子後生子。圖錄先所立。後所生。蓋順序而及也。

一子兼祧。不見禮經。惟律文有之。（清乾隆四十年定案）此爲後人變例。準諸服制。亦分隆殺。（清道

光九年定案本生父母服斬衰兼祧父母服齊衰推小宗子兼大宗本生父母降齊衰兼祧父母加斬衰但既兼兩房。名必重書。其字號生卒葬地。書於前者。後錄不載。注云、已見前。在本生房舉本生父名。曰某之子。在兼祧房。舉兼祧父名曰某。兼祧子在本生父錄中。注云。子某兼嗣某。在兼祧父母錄中。注云。子某兼承本生某兩房。皆有子女。分注之。一妻數子。分歸兩房。一妻一子。專歸本房。蓋兼祧與出嗣不同。分以後其所兼。仍重於承其所生也。

無子立孫者。書立孫。據南齊書江斆傳也。傳載荀顗無子立孫中闕。一世不書。據景城紀氏譜例也。紀譜美之公無子立孫中闕一世不書亦有子殤未娶為立孫者。書其子。闕其配可也。無子而孫。與無配而子。其例一也。事從其實。以闕為正也。近人之譜。必虛擬配氏以飾之。則誣矣。

異姓為後。是為亂宗。圖錄皆不書。援春秋書莒人滅鄫之義也。襄六年經書莒人滅鄫公羊何注曰以異姓後莒人當坐滅也穀梁范注曰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故言滅至出撫異姓。及隨嫁母。冒繼父姓者。經宗人證明。許其復姓歸宗。列入附注。據太平御覽胡廣我姓子之例也。有忍心不歸宗者。但於其父母錄中。祔注子某。出撫異姓。以存血脈。正錄不書。

嫂㛑轉配。是爲瀆倫。律有專條。（律曰凡娶同姓妻雖無服亦杖一百離異若緦麻親者徒一年小功以上之服徒三年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今譜概削而不書。示絕也。他凡滅倫瀆倫之罪。無論已經未經國法懲治。及已經未經族議屏逐者。均倣此。削其錄不書。但於其父母錄注生子條內名下注削以斥之。使知其系存而義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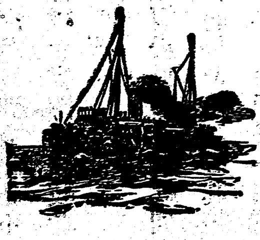
同姓不婚。周禮所嚴。昭公娶同姓。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子作經。於其初至則闕。於其卒仍春秋而不改。亦爲尊者諱也。吾族先世多有之。以李氏自唐以來。族姓最繁。同一里閈。嘗有數族。各異其宗。古代簡樸。不盡避此。他族牒中。有書作同氏者。然通志氏族略。實有同氏如前涼同善唐同谷之類。反嫌淆混。茲概從舊譜。直書紀實。不必諱。不敢誣也。

紀敍名稱。祖之下始分之房曰宗。禮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是也。然自世爵世祿之制廢。繼別繼禰之義。無所繫統。曰宗可也。上溯曰裔。據離騷經也。（經帝高陽之苗裔兮）分衍曰房。據唐書藝文志韋氏譜也。（志有韋氏諸房略一卷李氏房從譜一卷）下逮曰支曰派。據北齊書魏收傳也。（傳載收對楊愔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譽其支派）卑幼於尊長稱公。據紀氏

譜也。紀譜十五世以下皆名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十四世則惟字別支十三世亦稱字故尊乎我者。稱某公。齊乎我者則字之。卑乎我者則皆名。蘇氏譜於祖父之名。加諱字。歐氏譜則從同。譜者一族之公。非一人之私。故今皆書名。臨文不諱。禮有明文。從歐例。亦經義也。佚文注以方空。據穆天子傳例也。吾族前二十世所紀朝號。間有譌錯。不便臆改。故亦圍以方空志疑也。文以互見者。書具某篇。事跡無徵者。書闕。諸語歧者。注以存疑。並據歐氏譜也。歐譜於崇公注事具瀧岡表於安福君注闕於靜江君官封兩注之右書法之例

譜以紀世系爲原則。近世譜家。輒於世系之前。縷列家訓家傳像贊。濫及壽敍墓志諸文。拉雜登收。至累數十巨帙。而於世系。反置其後。殊失本末輕重之衡。非古法也。考隋書經籍志。家譜入譜系。家傳入傳記。各不相屬。舊唐書雖合爲一類。然各自爲書。體例仍謹嚴也。近人有於正譜外。另編別錄者。亦恐淆其體也。蘇氏譜則於家世言行。悉述爲後錄。今倣此例。於正譜圖錄之外。編一後錄。正圖紀世系。正錄紀生卒葬。及繼承之因。創垂遷徙之概而已。後錄則於先入之言論事迹特詳。凡傳贊碑志墓銘褒章頌詞壽序圖說。及家訓家禮。祠規文約。一是備載。撰之隨經籍志。史部分

門。其爲別編。例可考見。故今譜外例。附後錄若干卷。右編次分合之例　下略



文苑

船山遺書精義

侮解

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自蘇明允以斗筲之識。將孟子支分條合。附會其雕蟲之技。孫月峯於國風考工記檀弓公羊穀梁效其尤。而以纖巧拈弄之。皆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然侮其詞。猶不敢侮其義。至姚江之學出。更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讀五經四書。但平平讀去。涵泳中自有無窮之妙。心平則敬。氣平則靜。真如父母師保之臨其上。而何敢侮之有。

編者節錄

文苑

文錄

補輯船山先生年譜跋後

湘潭羅正鈞

右王船山先生年譜二卷。儀徵劉氏毓崧撰。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重刊船山遺書金陵。劉氏實任校讎。就暇日編此。以稍後未付剛氏。故世無傳書。同邑王子君豫間出此册相示。尚是劉氏初次所脫藁。殆孤本也。其書每事列綱於上。而雙行疏證於下。稍外年譜通例。然其推測不出遺書經緯。往復條貫而詳核。非深具苦心者不能有也。正鈞既得是編。擬卽別錄一本藏之。無幾而平湖張大令憲和宰衡陽。復從先生裔孫家得逸文一卷。病枕憶得一卷。（案憶得遺書存目述云彷彿憶童年詩至丁亥十不得一而錄之共詩六十六首）薑齋詩編年稿一卷。分體稿一卷。（案編年稿爲六十自定稿外之詩分體稿爲七十自定稿外之詩）而王子亦從別許搜得逸文十數首。其中與先生轍迹可互見者。復得若干條。懼其旋付遺佚。因不揣固陋以竄入劉氏書中。而別爲案語其下。劉氏書偶有失檢者。亦未敢移竄其行次。輒

就管窺所及。妄爲條證。附於後。不欲以亂原書也。於所不能通者。則仍闕之。以俟異日蒐討。劉氏著述宏富。此書尤出校讎全書之餘。疏謬處甚夥。而其獨未致審不得不明辨者。則在先生服闋官行人之年分。先生綜貫道術。爲世儒宗。本末具見船山書中。有目者。類能見之。而此則尤一生忠孝大節。豈容誣之。案武夷先生卒。以丁亥十一月。時桂藩監國肇慶。稱永歷元年。次年戊子。先生營葬畢。奉遺命舉義兵、不利。走行在所。已復歸楚。己丑復至肇慶。留守瞿式耜疏薦先生。先生具疏乞終喪。時已大祥之後。（疏見逸文注永曆三年十二月）又明年庚寅春服闋。始起就行人。疏請允。輔臣去國。爲囤月事。八月卽以力爭。棄官之桂林。綜計先生在官之日不過五閱月。此其瞭然者也。劉氏以行狀疏辭瞿薦。未著年分。遂參互章靈賦注。戊子冬旣至行闕之文。意瞿公之薦在戊子。蓋尤未見乞終一疏也。（案行狀實爲節刪之本卽劉氏亦已言之）至以補行人卽隸于己丑夏赴闕之時。不知先生疏辭瞿薦。尙在是年之冬。而謂練祥甫過遽起任職。則不恤理勢之安。强欲求通。而終於不可通也。劉氏初別無明徵。但截取章靈賦注。所云己丑夏。復由間道赴闕。拜行人爲證。又以行狀及潘傳明有服闋制終之文。遂於是年

二月强注服闋。而後復多方附會成其說。豈先生而干服制以就功名哉。今止就章靈賦注分疏。而已可斷其事之必無也。注曰已丑夏。復由間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靖共而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故有死諍之事。原文不過溯其拜行人由已丑赴闕後耳。觀死事在庚寅初。不別著明。則其爲相承成文。無足疑也。若戊子之至行闕。據乞終喪疏。既言義兵之起。由奉遺命。則必俟服闋就職。伸人子自致之忱。而以虔奉遺命。不忍一息安居。完吾父未盡之忠。固仁之至義之盡也。卒見事無可爲。一朝決去。退處窮荒。銜慟永世。垂空言以維人紀。亦非欲傳世行遠。而祇以完吾性分之所當爲。則豈一得之儒。强飾一時者。所可庶幾乎。讀書論世。因迹求心。益用興起。此尙友之道也。先生出處之正。進退之裕。合前後以觀。誠無有間然者。而何可於大焉者。而不兢兢致詳哉。故既條辨於編中。而復著不其大略於此。獨惜不得一質之劉氏也。

船山師友記敘

義寧陳三立

敘曰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歿。道術壞散。戰國之際。縱橫怪迂之變。益紛然淆亂。莫可

統一。漢興表章六藝。儒生朋興。掇拾大誼。越千年而有宋鉅儒出。益究其說。道寖彰顯矣。其後頗復昏亂。寖失其真。元明已降。代承其弊。國家肇基。黃氏顧氏之倫。迺倡言復古。綜攬百代。廓絕流宂。厥風大醕。然其所明。典章文獻制作道法之迹而已。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統。未暇明也。于時衡陽王先生。遯世遺老。抗其孤覺卓犖之心。上契聖典。旁包百世。蒙者發之。滯者通之。天人之蘊。教化之紀。次第昭列。自孟荀朱子以來道術之備。於斯爲盛。顧其書久而後顯。越二百有餘歲。鄉人郭侍郎嵩燾。始尊信而篤好之。以爲斯文之傳。莫大乎是。而吾友湘潭羅君正鈞。亦承郭侍郎之風。勤一世以盡心於先生之書者也。曏嘗輯年譜若干卷。今復輯先生交遊終始所關。爲爲師友記。凡十有七卷。維夫師儒之守。炳於周代。雖荀韓非呂覽於老墨之徒。類載其傳述淵源。使可識別。史遷仲尼弟子列傳。益復燦然。漢世經生。尤重師法。儒林傳授受所出。咸具首尾。厥後宰輔錄。朋傳淵源錄學案之等。派別滋繁。不可殫記。是記所詮。略依其義。而頗相出入。其用力之勤。有過人者。獨以謂先生亡國羈孤。窮荒晦昧。與世睽絕。然是記所考。列尚百五十有七人。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益信推知爲

歟不可同羣之誼昭著明白自天地剖判以來遭極窮變亦無能絕類離倫孤成其學自放於人紀之表而士生季晚發憤幽隱私淑其人不可復見於是語言之所及杖履之所接皆若震動恪恭愾慕流連莫能自止蓄考其德而知其世網羅前聞懷其舊俗賢人君子進退離合流風餘思有在於是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太史遷曰附驥尾而名益彰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是羅君爲書之志也光緒戊子六月陳三立敘

胡公井銘 并序

湘潭王闓運

歷代興亡之際。忠節必盛。故曰疾風知勁草。宣統四載之亂。何其酷也。匹夫一呼而諸侯麋奔。九州四裔。不聞呵叱之聲。當是之時。有人焉以身殉道。皭然自潔。如屈子之懷沙。申徒之蹈河。求仁烈於夷齊。就義出於從容。可不謂之奇士。與起乎百世之聞者乎。吾縣何慶生死於惠州。而攸人胡君國瑞自沈於彌勒縣署東井。乃知天下尚大有人也。胡君字瓊笙。甲午舉人。癸卯大挑用知縣。發雲南。乙巳署霑益知州。一月理積獄訟牘百。政聲流聞。歲計考曲靖八縣最。丁未署彌勒知縣。二十八寨有積

盜。三年易八令不能治。君至則告戍將曰。請兵捕討寇得爲備。今出不意往可破禽也。我先行。君繼之。戎服佩刀。夜襲禽兇國至。遂次第禽斬雷珍張朝安等。縣盜悉清。隸受民錢二百枚。而令返其錢。胥吏千人。逡巡自引去。戊申大潦。蠲租振䘏。留任五年。以循政奏奬補江川令。辛亥擢大關廳同知。並敍勞以知府用。九月。滇亂。總督出走。君先三請疾不許。乃以修墓告歸。既得代矣。聞變遣家先行。作書諭子庶華曰。九月初十交卸。聞滇垣先夕失守。世方伯被殺。餘無殉節者。臣子之義。萬古維昭。余雖無守土之責。乃實官也。侯北信當死以明志。汝不必來。時庶華以附生入京師譯學館。發書後十三日。譌云京師破。卽戒從者治裝。期明日行。質明汲者見井雙履。告後令索之。君在井已瞑。案上得遺書三封。背書自縊不死。又復投井。書中云京師淪陷。用以身殉。雖達人所不取。愚者終不失其爲愚。於是後令楊宗熙棺斂之。明年。六月。庶華奉喪還攸。彌勒士民請封東井題曰。胡公井。湘人旅者爲文表之。庶華識湘潭周逸。逸聞闓運言。自古大變。無若今之無忠節之甚者。因以井文見示。而俾爲之銘。銘曰。

崇安之胡。世習春秋。文治定哀。亂賊知羞。星孛東方。麟獲於楸。澤及十世。文學在攸。經術飭吏。化被南陬。始試霈益。訟庭不敂。五載彌勒。道久德周。奏長江川。循聲式流。擢之典午。大關民謳。奈何聖清。文武道消。國有諜汋。臣無公侯。瓦解土崩。陸沈九州。亦士之辱。況分社茅。何以寫心。昔聞離騷。九仞之井。下通汨羅。浩浩皜皜。孔靜默幽。他日龍見。烈魂孔昭。

陳節母姚太君傳

趙啓霖

光緒甲辰禮闈。爲有清三百年科目終局。入彀者多俊才。吾湘陳杏驄繼訓。尤溫雅有度。與予京邸過從甚歡。自予出都門別杏驄二十五年矣。今年杏驄數以書抵予。述其祖母姚太君節行甚具。予爲肅然歎嗟久之。太君故長沙右族。年十五。歸同邑陳東有先生。時舅和鳴翁姑謝甘皆在堂。太君承事左右。謹踐婦職。咸能曲得其歡。和鳴翁卞急。不時訶怒。太君婉嫕將順。輒爲色霽。家無婢媼。饎爨績紉澼洸諸務。太君悉躬任。不言勞。常質明起。夜分乃息。性慈淑。娣姒間終歲無誶語。遇窮乏者無戚疏。周之。曰。吾甯損己以濟人也。內外宗交稱其賢。會東有先生患噎困甚。姑謝亦病

篤。太君調護周至。不解帶者數月。東有先生竟不起。太君號痛幾絕。時年二十餘。親串或微諷改適。截髮自誓。矢志不二。撫從子燧卿君承祀。母子相依於屢空之中。曲鞠隱懿。楮柱門戶。燧卿君先後生五子。長卽杏驄。太君尤珍愛之。提抱拊畜。自忘其憊。杏驄甫冠喪母。弟妹幼稚。靡依。悉賴太君鞠之。初燧卿君以貧出佐戎幕。從左文襄公間關隴。恆屢歲不歸。杏驄幾輟學。太君排衆議。力遣從名師竟其業。及杏驄奮迹京僚。獲祿養之資。太君以覃恩得膺二品封。兼荷旌表如例。而服食儉嗇一如昔窮約時。燧卿君以羅綺進。屏不御。曰。先人未嘗衣此。非所安也。其不以亨屯改度如此。夫女子不幸失所天。皭然守志。殫極艱苦不恤。但行其心之所安。激於義之不可渝而已。何嘗計他日報施。有所覬望於其間哉。然予觀貞節之後。熾昌者爲多。以此見天未嘗不褒許而護佑之。而近世邪說。決男女之大防。必非天所與可知已。方望溪氏紀宛平高節婦僦孫市西板屋。縫紉爲生。孫裔發憤進士爲朝官。其第宅適當昔所僦板屋處。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太君之處困難不至如高。而杏驄致身青雲。識者咸謂相母之報宜然。誰謂天道不足徵耶。

崇儉篇

顏昌嶢

天地生材。所以供生人之養。非所以饕生人之欲也。生人之欲無窮。材之生有限。以有限之生。供無窮之欲。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材常不足。使材之生無窮。而人之欲有節。則材常足。生材之豐歉在天。用材之節侈由人。是故一人縱欲。而萬人者失所養。一人節欲。而萬人者賚以生。聖人知其然也。故以儉樸爲天下先。爲國家建極。爲生民立命。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吾華億萬年久安長治之基奠此矣。昔者堯舜采椽土簋。夏禹卑宮菲食。周之明堂。茅茨蒿柱。漢文築露臺。愛惜百金。此天子之儉也。衞文公大布之衣。晉文公宮室卑庳。此諸侯之儉也。盧懷愼奉身之具。止一布囊。司馬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此士大夫之儉也。管子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爲國之急也。孟子曰。明君必恭儉。取於民有制。儉者不奪人。韓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此言守國必以儉也。蕭何買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張文節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此言保家必以儉也。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司

馬溫公釋之曰。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溫公之言。深切著明矣。此言立身行己之必以儉也。晚近歐化東侵。人競奢侈。學問以衣食居住為趣尚。治道以物質華美為標的。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民之向化。如魚之樂水。不過數年。都會之地。士女如雲。衣服麗都。餐館奇珍。游戲之場。肩摩袂接。高其閈閎。縣其垣壁。蘭臺瑤室。瓊樓玉宇。以視曩時。不啻人間天上。履道坦坦。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美哉國乎。惟是環顧郊村。民生憔悴。啼飢號寒之聲。不絕于耳。鳩形鵠面之子。相續于途。昔日豪家巨族。今皆賣田鬻宅矣。昔日小康之家。今幾無能自存矣。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為賊盜。哀哉小民。幾何其不靡有孑遺耶。然則今之都市。其繁盛非繁盛也。躋躋乎旅舍者。干祿謀食之遊子也。攘攘乎道路者。資生無術之流民也。政府廑念民生。加意建設。非不提倡國貨。整飾都市。修通道路。然而田野不加闢。工技不加巧。土物不增轉

輪無貨電汽車馬幾祇供貴人之用而於民生仍無補焉於國計仍無裨焉故知立國有本背本者國危築室有基壞基者室毀西歐以工商立國斂五洲之瓌寶莊嚴其國土財物之積甲乎天下不奢侈則無以流布無以流布則農工莫沾其利而民困故奢侈者富國之宜也吾華以農立國以農立國者安土重遷閉關自養財無外挹衣食樸鄙一國之中非食祿者率皆貧民貧民而革樸鄙之習學爲豪侈又無術以廣生財之路日侵月削自蹙其生而已矣自速覆亡而已矣家猶是也國亦猶是也故崇儉者貧國之宜也

鄒鳳威傳 選錄宏齋文集

湘陰陳嘉會

君名王賓。字鳳威。一字慕飛。晚號琴劍山人。佩蘭生。又號汪山風月閒人。鄒姓。先世居江西泰和。清初分徙湖北之夏口。遂爲夏口人。幼孤。育於王氏姑。因以王姓冠其名。令世世仍之。弱冠卽究心藝事。凡琴詩書畫篆刻星算。好之至老不衰。而尤長於書與墨蘭。書宗魯公。晚乃篤嗜常熟翁文和。蘭則出於蔣矩亭。而葳蕤之態更遒過之。生平游幕最久。歷鄂皖吳越湘贛燕趙魯豫。多識海內名人。所至搜奇訪古。收藏金

石書畫頗富。因此聲氣益廣。德清俞曲園。道州何詩蓀。宜都楊惺吾諸先生。皆常與通書問。墨蘭册出。徵中外名人題詠。多至百數十家。蓋極一時之榮譽。民國四年。巴拿馬開萬國展覽會。寫蘭寄陳。獲國獎。居恆輒携明嘉靖時玉軫斷紋琴自隨。佩小印文曰寫罷蘭花一曲琴。曲園戲對以斟來竹葉三杯酒。書聯贈之。於邑西構精廬數椽。曲園爲署雲松仙館額。畫師吳友如繪爲圖卷。曲園之贊其像曰。爲蘭傳神。卽寫君之真。圖君之貌。卽爲蘭寫照。君同國士。蘭亦國香。花歟人也。同此芬芳。吾贊鄒子。吾修蘭史。其生平知己。尤推曲園云。卒年六十七。子王某王冕。

陳嘉會曰。鄒君、能、爲、香、草、傳、神、者、也。中外朝野士夫重之若是。矧夫以扶世之道自任者哉。顧世之衰也。重道者無聞而逐末者益閎。一才一藝之長。且媢嫉之甚矣。亂所以滋亟也。

撫松山館詩序

長沙黃兆枚

有清道咸之朝。鄧彌之王壬秋兩先生。以詩雄湘中。名滿天下。而郭筠仙侍郎。王葵園閣學。亦皆善詩。四子者。皆賞與吾族祖子壽公相唱和。族父幼吾大令。少與公同

師事東谷先生。東谷先生者。吾曾大父行。以舉人宰山西沁源者也。大令著有紅黎館詩詞。嘗盡讀之。公之詩則不嘗一見。前十餘年。公子振廷始出公題郭武壯思親釋甲圖長歌屬書。今公之孫夢九。復舉公古近體詩凡二百餘首。委爲點訂。夫詩之爲。道。難。矣。必。博。觀。古。人。之。書。熟。於。天。下。大。勢。理。亂。淑。詭。都。野。風。俗。錯。別。陰。陽。時。流。星。輝。日。暄。飈。激。霆。駭。雲。禽。淵。魚。霜。露。生。殺。千。態。萬。狀。一。一。蓄。之。胸。爲。涵。泳。盪。摩。洗。鍊。以。出。之。又。旁。參。諸。名。家。所。爲。抉。其。窾。要。然。後。義。立。而。言。不。佻。律。嚴。而。詞。不。淫。聲。長。而。情。不。匱。白香亭精到細入。五言古體多奇奧之作。湘綺樓太似魏晉六朝人。而近體五言特高。養知堅實而韻有窮。慮受雋永而力微弱。紅黎館頗多味隨語盡。然皆當時之知詩者。公參廁其間。益引勝流。從容樽酒。珠唾而玉屑。其芳馨。餘。遺。與。腐。生。豎。儒。涇。涇。守。孤。陋。者。必。有。以。異。也。而公爲之不多。亦不必盡工。獨七言古體。其吴儂曲招隱篇兩短章。已奪浣花之胎。餘作時軒拔有氣象。私。意。公。壯。時。當。寇。訌。之。際。其。父。南。坡。老。人。爲。東。征。帥。謀。餉。儲。且。出。擊。賊。軍。書。戎。機。決。遣。肆。應。公。贊。帷。幄。日。汲。汲。其。意。蓋。欲。踵。中。興。諸。老。戡。定。禍。亂。樹。勳。績。何。能。如。書。生。坐。斗。室。中。日。操。觚。槧。恬。逸。清。曠。專。以。

致力於詩其猶有是者公負質優以塞日力之餘得名師友薰染始不寂寂於後是亦公垂蔭之迹也其子孫之將梓而存之也固宜

詩錄

子王子誕日船山學社釋菜同人雅集分韻得往字　遺稿　瀏陽劉人熙

學社萃群彥趨蹌通肸蠁水木既明瑟軒檽復開敞降神始何年南服人文朗祝融孕炎德佳氣鬱方廣仰瞻德容淸俯念哲人往寒泉薦秋鞠方外同幽賞（是日海印和尚與會）余生苦蹇劣入世嗟鹵莽歧路紛亡羊愛河搖滉瀁壯歲讀遺書直繩彈曲枉中流據一壺玄珠求象罔浮生哀流轉戰勝在吾黨忽忽七十年悠悠千秋想十駕追驊騮虛白道心長千聖有傳德朱弦無懦響自從庖犧來周孔互競爽微言合天人大義森教養珍重薑齋翁為我重指掌（朱晦翁齋居感興詩云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無極翁濂溪周先生也濂溪之後繼以薑齋湘水淸波遙遙相接故末不嫌同調）

和蔚廬先生學社落成第一次公祭船山先師感賦原韻并序　石廣權

太歲在玄黓涒灘月臨壯下澣晦日　先師船山先生降生三百一十四度誕辰

之前一日適學社成立十有九年之紀念日而蔚廬先生詩譽玆猶存手澤可寶把玩留連僭和一章不自計其拙也

秋露蛩零柯。空山動肸蠁。閒庭發幽鞠。香遠布清敞。愴然懷昔賢。風義信高朗。瓣香師衡陽。取法不在廣。黃書究三極。噩夢成孤往。傾懷契正蒙。思問寓幽賞。六經啓生面。大義闢榛莽。披吟懷夕堂。我心常蕩瀁。感歎生無時。尺直虛尋往。子臣疚忠孝。學思徒殆罔。敢云念邦社。時復畏朋黨。識字愛患始。一切成幼想。草草六十年。深慚馬齒長。撫琴緬先哲。絕調疇嗣響。秋水擷溪毛。照影胸懷爽。言念船山師。中心爲養養。古歡紹蔚廬。同社合拊掌。

湖南船山學社討論會即席呈坐

衡山陳嘉言

大道日以夷。衆說始淩亂。四維在天地。有如樹直幹。文治開中天。宣尼總一貫。萬古照綱常。至今猶炳煥。百王有損益。此理終不變。後儒標新奇。辯論渺河漢。獵取非不多。得不償失半。一髮繫微危。常恐忽中斷。誰能秉萬炬。幽險燭燦爛。不借蠟成堆。長夜終有旦。後死不與斯。傷麟有餘歎。

題船山先生瀟湘十景詞圖 并小序

寧鄉傅紹巖

辛未秋劉約真屬李行我畫畫齋瀟湘十景詞意復以寫詞相屬因每幀各綴小

詩

舜嶺雲峯

峯峯雲氣迷離際竹淚蕭騷怨有無多少纍臣遺恨在冷煙寒綠望蒼梧

朝陽旭影

瑤草仙蹤事渺茫韶曦一霎鬱風霜晶熒霽旻須臾際又被寒煙罩夕陽

浯溪蒼壁

磨崖彩筆炤孱顏終古人來未易攀無限罡風吹不斷猿聲落日滿蒼灣

香塘淥水

燒餘殘綠自寒原石壁沈香有鋝痕清冷湘源流不盡哀湍千里瀉潺湲

石鼓危崖

蒸水東流樹影分朱陵洞口夕氤氳筠簾畫檻無消息賸有饞龍噴墨雲

嶽峯遠碧

七二芙蓉灣後彎
望衡九面識煙鬟
靈文仙篆知何處
只在蒼煙杳靄間

昭山孤翠

危峯岌立晝陰陰
綠影漫天墮碧潯
一自昭王征不復
空潭流怨到於今

銅官戍火

津頭打鼓對江村
日落長沙冷燒痕
兵火萬家沈刼後
寒煙獵火隔中原

湘灣曲岸

六六灣頭有和歌
疊風吹浪奈愁何
茫茫漁火寒蘆外
萬古沅湘哀怨多

君山浮黛

清絕湖南自古今
江流一夜客愁深
煙鬟縹渺疑天外
鼓瑟湘靈何處尋

壬申重九訪漪園老人夜話 有序

湘潭周逸

夏歷九月九日。余受船山學社同人之托。赴潭邑十四都廣陵橋栗山嘴。迎漪園老人趙芷蓀先生爲社長。是日酉初抵思古塘趙宅。老人設酒夜話於闡揚

船由衆說。惄焉讓之。但謂余曰出亦無補。且堅以衰老孱弱辭。余曰昔先生直聲動天下。今天下亂極矣。如欲挽人心救世道。非先生出而主持不爲功。即使此行以身殉道。更足千秋。先生爲所動。遂許之。比定九月杪晉省。退而賦此。以紀濬園老人出處不苟云。

重九席不暖驅車向廣陵（橋名見序中）主人階乎下客座酒頻升我似雲中鶴公如世外僧今宵多所話移坐就明鐙

既贊船山學（先生昔在諫垣疏請從祀）何妨此日行視公爲斗極扶社固金城氣節今無敵文章舊有聲儻因殉道起千載重垂名

長沙李孝子歌　小序　前人

孝子佚其名、父執同邑戴先生設館長沙靳江河、聞以告余、余奇其事、作歌紀之、

噫乎嘻。旻天愴悅烏悲號李氏孝子痛劬勞九齡母化色枯槁家貧兩弟情難拋傷哉李孝子拜墓慟欲死阿伯胡不仁乃以將溺止晴徂食其言香煙清酒祀隱隱復悠悠至性未能已長夜斷肝腸夢裏唔阿娘阿娘教阿字勤誨四書章流光年十七

夢母定孔密睬之如米銀元駒驚不吉日日思遷改苒苒六七載阿伯祖母終卜地
牛眠探探在母墳側抱見白蟻塞猗嗟感夢靈悽悽復追憶追憶日月長遂遷老屋
傍上土凸高妣下土合阿娘於焉造蓬廬籍以逃風霜厥後累此憾葷酒詎忍嘗往
往事父暇蘉塴雨雪忙未久阿父病癱瘴促衷腸雖曰有天紀喜懼不可量阿父生
所嗜惟是鯉與魴每爲阿父購豈憚程遠將日行三十里四路無鯊鰽栖栖何所往
耿耿淚成行俄然見白髮攜魚近相望求之得所欲與錢人頓忘斯由至誠感斯怪
不可詳旋値父病疝疘閉醫無靈或進蜜導法吮蜜透肛門夜則疾飛去焚香酬天
恩轉瞬八九春阿父隨波淪誰云棲鸞苦冒雨隨風頻誰云山叢獸與獸渾爲鄰兒
泣戰睍獸獸乃逃遠濱賴有阿二弟結廬一窔竈念兄還念父黯慘時逡巡逡巡四
野眺塚壵巘嶤嶙灰障颷飛礫中滅埜馬塵草木淒淒墮雨淚烏鴉惻惻啼霜晨孝
子睹物涕且病酸聲夜夜搖靈椿吁嗟孝子孝最奇吁嗟孝子奇且離不見孝子臥
旁土森森突然挺一枝光燦如瑪瑙日起三寸餘分釐丹色無幹葉杪點露珠垂孝
子私度此此生是何爲或是阿父母洞天歸瑤池或有他吉祥倘乞釋冰疑願靈阿

所祝一圈一結莫遲遲須臾夕陽低山空雜荒煙暝暝復幽幽纓氣敝墓前朝起何
所見一枝一圈圓風亦圈裏過月亦圈中穿孝子深異此再祝然不然若驅阿之病
請結圈如錢復結圈如錢如錢兩圈連孝子更異此又祝然不然若如阿所願請結
圈如錢徑結圈如錢如錢三圈連孝子禱後痾愈痊識者爲之白世賢長衢曲巷相
播傳觀者紛紛古道邊咸曰此物神乎仙孝子至誠感動天若問物何名博士昂然
驚孝子暗懷此猶豫夢不成展轉乘高秋窈冥若飄遊霞光閃燦爛香霧迷浮沈髣
兮仙姥降青童侍瓊樓髴兮掇珠露俄然騰飛虬寥搖紫氣散醒來驚且憂朝起枝
露滅戚戚淚滂流踟蹰佇墓門嵐瀑宿雨收月明步單影思親何日休忽忽魂惝恍
又若乘虛舟采采雲車蹣跚來蓮裳芳黷雜盤徊亭亭側視疑仙姥精金縹渺光瑤
台忽聞呼孝子寢苫能孝矣疇昔掇露珠上奉帝命已玉帝嘉爾孝蓬萊期考妣孝
子跪且請珠枝名何以仙姥舉手就掌中金剛雨書三字終搖佩自言西池去鸞旌
翠蓋騰遙空醒後星稀燈影寂燐燐一豆明秋風悄視珠枝黃煙色來朝起視全無
蹤烏虖此孝人間少真誠固宜動蒼旻識者何如作爲歌徧傳得使天下曉太和元

氣此天性誰無父母誰能保去年學使榜孝門不愧朝廷賜旌表嗚乎我本楚狂人
嶽雲湘水不容身仰視青天作白眼敢傲孝子輕忠臣惟彼長沙一細民其孝乃能
感格神光緒庚子余敬聞忍使孝名終湮淪不讓董狐書大節我來落筆搖山高歌
萬古春

題胡公井圖 並序　　前人

胡公令子春藻、索題胡公井有年矣、逸以湘綺師既作井銘、亮節忠魂、當與河山並壽、幽光潛德、永堪日月同明、故未敢率爾操觚、今龍天放偶檢書篋、得胡公井圖、出以示余、不禁泫然有感春藻孝思之意云、時己巳冬至日

漢族勃起清運終百年養士誰酬庸一井彌勒官廨東乾坤浩氣還胡公公乎井乎
傳無窮慷慨就義何從容不羨麟閣圖勳功獨留雙履扶頹風馨香賢宰遐邇同

漢壽青惠烈歌 有序　　前人

青惠烈公、名文勝、字質夫、姓青、蜀之大寧人也、洪武間爲龍陽縣典史、因本縣田賦爲石三萬七千有奇、以田去賦存、民無以輸、三上疏不報、遂懷前疏

自經登聞鼓下、時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也、明太祖嘉其惠烈、特減縣
賦二萬四千有奇、故龍陽人士懷其澤、建祠祀之、己巳秋、余過漢壽謁青公
祠、退而作歌、

龍陽有士同不毛歲歲淤泥生秋蒿民苦重賦加南漕倉廩無粒呼嗷嗷忽有青尉
人中豪爲民請命身所遭封章三上心憂勞九重不報懷忉忉位卑如此增鬱陶不
如一死蘇民膏卒動天聽驚當朝得減征稅皇恩高登聞鼓下英魂超森森廟貌同
鄂褒斯人千秋宜太牢生佛萬家銀燭燒我來憑吊慚青袍

辛未十一月二十九日湘綺師百歲誕日書感　前人

湘綺樓頹十五年今逢百歲淚潸然當時問字雪常立此日窮經硯早穿一代文章
悲屈宋三湘蘭芷苦烽煙尼山不見成孤往空谷幽芳祇自憐

題胡公井詩　石廣權

愛新失其馭六合驚瓦解一夫起亡秦揭竿及滇海大吏走且吁車覆馬亦駭昆明
翻怒波碧雞耀精采五色旗飄揚國步暫已改彈丸彌勒邑殉國有仁宰貞心照止

水從井義不悔愧彼連城者旌旄而童騃抗慨留遺書赤血萬里灑有子慟先志孝
思久靡懈述事播金石城社樹模楷嗟乎國興廢蔽罪屬朝宷藐爾一微官焉知亂
所在衣冠道久息一蟹遜一蟹嫣嫣胡司馬一死足千載迄今談國事頗爲豎子殆
建號棨共和吾民困萎殆試與揚𢶏灰何日見光塏此井清不波留蹟紀辛亥

上郭侍郎筠仙一首 遺著 湘鄉陳翰

絕學船山緒憂時屈子身關河餘老淚衰病此孤臣海國風雲慘林泉鬢髮新秖今
慰岑寂立雪是何人

泉州懷郭筠仙師一首 前人

絕學玉池師船山一派垂江湖遺老在肝膽幾人知狐孤憤誰能雪文章秖自悲觚稜
今更遠不敢訴衰遲

宿山海關 選錄白燕盦詩集丁未作 湘陰陳嘉會

火車行邐迤瞬息逾千里轟浪翻斜陽孤兔行草裏關門何深深長城何齒齒嶺如
橫案來海似環玉止又如浮山奇洪水浮至此近見石槎牙傍山出城市西望岡巒

連胸中崐崙起萬里意可度褎斜自玆始北望浩茫茫山川信哉美棄之足可惜遷險豈在是荒店一投宿圖經還啓視獨坐持短檠欲起祖龍死開邊意未已何乃蹁步似設穽本陷虎轉令成蛇豕後世畏荒遠邊備日以弛當代無衞霍籌兵聊復爾門戶曉久虛堂奥無固理守關卽得人雖險安足恃耿耿竟終宵朝曦促裝駛驀歷煙衙山歎欲光射水持此語關吏莫笑空談紙 [illegible]

望秦皇島 丁未作 前人

玆山勢不高俾股塞關內車中一企望始見起龜背三面水繞之灣環抱珥態暎日揚波光依稀認烔碎隆冬澈不冰良港大連配自從開海市（己亥開爲各國通商埠）番船如行隊寂歷本荒邱頓使成圜闠開闢非不佳其如尾閭潰昔往風怒號皸瘃冷入肺歷碌冰雪中金皷發長嘅（余癸卯臘月出京由此南歸正日俄軍艦屯集旅順大連將於東三省境內開戰）今來秋草黃涴面塵滿塞國事愈不堪人亦瘁不逮行役徒勞勞五載一壘塊竊恐自此往白髮不相貸去矣莫流連景光須自愛

朝鮮兒歌 哀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也 己酉作 前人

朝鮮兒朝鮮兒千年舊版圖一旦攉爲奴北入宮南守衢國君囚廢臣民誅草木亦死海水泣犬不敢吠雞無雞洸洸烈士銜枚走氣湧素霓膽如斗不爲趙客縵胡纓辦得宜遂弄丸手東竄海西入聲偶狙要道偵騎難張良椎荊軻匕不共汝死心更恥忽然一聲光電馳仇人心裂無完皮不共仇人生寧共仇人死國亡與亡本天職矧見仇死死綏耳嗚乎汝祖開國死佯狂當時仗義尙周王鳥有狠心狐媚如彼狡含沙射影國祚亡流血千里索壺漿不有此死海不黃嗚乎朝鮮兒真男兒莫輕國弱可任欺達官肉食何能爲由來國士出卑微蚤晚裏尸同凜凜救國須及未亡時天堂玉宇魂何處鴨綠潮聲風雨悲

鸚鵡洲禰衡墓放歌

湘潭葛鼎甫

正平文舉俱有文章才平原魯國兩地生琪瑰孰嗟孔雀痛巢覆欲爲鸚鵡椎籠開孔雀雖有毒毛羽彰身擅華縟一杯早不鴆阿瞞五色終須繫宛獄鸚鵡尙能言湘簾畫閣寒風掀縱能溷俗對人語不復高世隨雲騫當時搖毫幾貴洛陽紙建安名傳兩才子蕭選樓中會勝流范書苑內收文士胡爲並繫南冠決東市血涴玄黃亂

朱紫天地鍾靈偶不常國家爺僑張難弛賈生流涕哭長沙首應加冠足穿履豈容叱著岑牟褫章甫濁辱儒林充鼓史廣陵曲散輪鬱愁稽康摩詰差同是使我立荒洲望中沚恥當塗念當宁口噤難言手空指銅雀臺高滃若雲金刀運盡流如水豈無豐沛地水沸通長淮芒碭雲昏多積霾虎倀四塞搖禹甸螻蟻萬陣傾堯階中流砥底柱柱偏倚强弩射潮潮莫排長安三輔故宮圮洛陽萬乘端門乖與其遭逢白刃切齒漫訴詈何不掇拾青簡鼓掌資詼諧東方執戟同優俳揚雲陛盾嘲亦佳蘇門忽聽孫登嘯吳下驚傳陸雲笑罷釣任公一振呼成盧劉毅翻狂叫灌夫肆駡已捐軀醉尉聞呵亦伏誅狂比次公非中酒禍成楊惲爲通書胸羅萬卷墮法網酷甚三木封囚車何時碧血流江隅逕乘青雲還太虛長松夾道蔭隄密垂柳隔江盈路舒夢回不醒化蝴蝶魂往復還呼鷓鴣西陵回首久已掘南士瘞骨終無處更有雪衣娘與俱爲譬不用肉與魚楊修家果陳滿盂唁客決不容屠沽文若弔喪當一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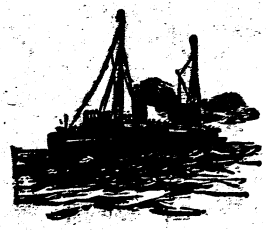
與客遊伯牙臺歲長短句一首　前人

徘徊漢陽陌遙見琴臺額非同傀儡場豈是優伶宅奏曲空懷綠綺人賞音倏遇緇

輪客客欲按琴徽問余何是非文王厄從羑里縶孔子枉被匡人圍復欲將琴搏從
余問哀樂犢牧無妻曷怨嗟馬卿挑婦何輕薄焦尾弄還停廣陵難再聽伯喈才高
觸大忌叔夜罍重罹寃刑漢室昭君美周家伯奇毀泣雨邊庭面俟灰履霜曠野心
如燬由來黃鐘喑失聲世上瓦釜徒爭鳴秦庭擊缶電雷激雍門涕下波濤驚祇今
淫哇遍朝野太常轉出巴人下明皇誤國按霓裳季桓受樂擢風雅猗蘭無香心膽
寒斑筠淚染長不乾儻同淘沙按樂府便與掃石登詩壇孰能底柱迴狂瀾悍排濁
浪見清泚此下或有蛟龍潭羲皇剡桐溯遺製夔曠張弦出幽滯北里宗開鄭衛音
南朝祖尚齊梁制調箎不堪聞椎琴碎欲焚已經無弦效靖節還欲不鼓師昭文不
然或從成連蹈海上滌蕩塵襟結高想獻雉南盱自越裳飛鴻東望連方丈客言幽
憤長輪我共思量鍾期已渺伯牙去惟見漢水流渾茫洞庭張樂遠莫致近喜有件
同絲簧黈纊未塞聽耳張五音更番韻琳琅壺盧掩口但嘔噱溷世莫與交雌黃客
聞余言勿倉皇蹔與握手還瀟湘他年攜琴若高蹈西至日入東扶桑

壬申 第一冊

文藝 詩篇



劄記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編者節錄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卽謂之豪傑。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

劄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湘潭周　逸木崖

問制禮精微何在。

答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問禮樂法天地、其說如何。

答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程子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禮樂二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

問武王訪尙父、所問丹書之要義云何。

答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由是觀之。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

問朱子以一爲誠、其義何在

答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修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問學之一字、始見何書。

答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傅說始言之。遂開萬世古聖學之源。其言卽說命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是也。

問士君子志業、應以何事爲己任。

答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己任。達而在上。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徒祿徒圃而無補于世道人心。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若莘野南陽之耕。又當別論矣。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之下手處如何。

答擇善固執是爲學實下手處善非〔書〕語成迹之善擇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而不學此便是雜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愼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辨而不辨此便是徒辨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問學力從何處可見。

答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缺處患難如無事隨遇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爲境轉其造詣可知。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

答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摸棱揚雄之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揚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

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問不愧屋漏。是天德否。

答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問聖賢地位如何。試以孔門弟子用功深淺喻之。

答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率叛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也。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

極鐼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同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旣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以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陸象山之說如此。特引此以明之。正見學未知止。則其知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

問船山先生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義何在。

答事功之所集。而議論生。議論之所殊。而情志異。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大別見矣。君子以義爲尙。所與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無所爭。情無所猜。心志孚而坦然共適。和也。若夫析事理於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衆和而無辨者也。不同也。卽不幸而與小人共處焉。亦獨行己志、不同而已。未嘗挾忿戾以自傷其和平之度也。小人以利爲趨。所與相議論者、小人也。以權相附。以黨相依。依阿行而衆謀不遑。同也。乃其挾己私之各異。而陰圖以相傾。則含忌畜疑。而難平者也。不和也。

卽時託附于君子焉。亦乃爲承順。同焉而已。非能篤愛敬以釋其傾危之志也。故君子與而養天下於靡爭。小人出而成朋黨以致亂。知人者可弗辨哉。

問船山先生訓放於利而行、多怨、其義何在。

答世之衰也。天下日相尋於怨。大之爲兵戎。小之爲爭訟。迨其怨之已成。而不能相下也。則見爲氣之不能平。而機之相爲害。乃夫子窮其致怨之本。而推言之曰。夫人亦何樂乎怨人。而亦何樂乎人之怨已哉。乃上下相怨。而忘乎分。親戚相怨而忘乎情。乃至本無夙恨。自可以相安之人。而成乎不可解之忿者。何其多也。非果氣之亢。而不相屈也。機之深而不可測也。則惟放於利而行耳。行求其利不可也。然顧名思義。酌量乎人己之間。亦未嘗不利焉。乃放於利者豫擬一利以爲準。因是而或行或止。必期便於己而有獲者。乃爲之曲折以求其必遂。則己之益。人之損。己之得。人之失。雖假爲之名。巧爲之術。人旣身受其傷。未有能淡然相忘者焉。激之而氣不可抑。相制相挾。而機不可測。則無所往而不得怨焉。實自此始也。故君子欲靜天下之爭。以反人心於和平。無他。以義、裁利、而已矣。

問陸象山答人之書。以何篇議論爲有志學道者所必歷之境。試詳述之。

答象山答人之書。言義理。言學問。無一不根於尊德性。所謂藹藹可讀也。至問爲有志學道者。所必歷之境。則與黃日新之書是也。書云……………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乎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告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問物來順應。其意如何。
答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者。非順乎人情也。
問今日何以無真儒。
答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穀之日。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修己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修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其意欲興起真儒。真儒之關係人心世道。豈淺尠哉。
問得失心重。以致是非不明。其關係如何。
答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擦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得失之念重。故心蒙蔽。黑白不分。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求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

問驕吝由於不學。其義如何。

答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則驕。驕則吝。故驕吝由於不知學。蓋知學則知道理無窮。恆若己無一長。知德業難盡。恆若己無一善。自然威儀收斂。雖遇庸劣。亦謙和可掬。汪汪有千頃之度。不知學。則道理不明。德器無成。薄有技能。輒沾沾自喜。旁若無人。究之。欲救此病。非從身心性命之學下手不可。

問處艱難時。立志應如何。

答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操守。居恆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阻其生平者多矣。惟遺大投艱。百折不回。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孰能之。由是而言。處艱難之際。其志宜堅。其守宜貞。尤宜自強不息。庶幾濟事。

問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其信心果安在。

答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着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何信心之足徵。

問居鄉之利害如何。

答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明乎此。則居鄉之利害判矣。

問朱子晚年見道得力語。於何處見之。

答朱子答梁文叔書云。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欲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得力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真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或埋沒。驟

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

問小辨齋劄記中有何語令人讀之悚然。

答逆億詐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故王少湖曰。人心惟危。危亡二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

問顧允成答人論鄉愿道學之可惡、其正義何在試詳言之。

答鄉愿道學。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殺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蹈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

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汚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尚是硜硜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着。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個麄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麄是真色。狂狷原是麄。中行只是細。狂狷練麄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麄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尚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光天白日之下矣。先生遲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

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着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鎭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問李二曲先生反身錄論論語述而一段。戒人不可輕言著述。其意如何。

答以夫子天亶聰明。猶不輕作。乃後世文人。動輒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紀極。豈皆發夫子所未發。補夫子所未備。如日、月、菽、粟之、不、可、一、日、無耶。可、以、觀、世、變矣。六經、四書而外。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東林少墟諸先儒講學明學道之書。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汲汲以著述爲者也。其言純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經四書。開來學無窮。吾人幸生其後。當享其現成。實體而力踐之。無煩著述。昔有人問章楓山先生以無著述。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刪其繁。可也。而陳白沙先生亦曰。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復。云云。其言、深、可、味也。由是而知。聖賢著述。原爲明道。常人著述。

不過博名。

逸按聖賢著述。是扶綱常立人極紹往古開羣蒙。常人則借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以圖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於此。故著述愈多。則喪心愈甚。去道愈遠矣。余所以不敢輕言著述者。一則學淺識陋。一則每一閱古人之書。似古人先我口而言。故今深有味乎述而不作之旨。是知述爲明道。作近博名。博名之事。君子恥之。　　（未完）

校管異義

湘鄉顏昌嶢息庵

立政第四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俞樾云。仁乃人之叚字。言不能及人也。不至人。故不得衆。按大德。羣書治要作大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云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俞誤。

一道路。博出入。

洪頤煊云。博當作摶。謂摶擊出入之不時者。按洪說非是。說文。博大通也。此言一

道路。通出入也。下文。出入不時。及異服羣遊者。譙之至再至三。始有不赦之刑。知無出入卽施搏擊之事。王念孫云。博當爲搏之誤。搏與專同。按專與一同義。上句旣言一道路矣。此當以通出入爲義。王說非。

樞言第十二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十當爲士之誤。此節與上下文義不屬。當在下文「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有」數句之上。言無食則死。以起下文無善事必無善治之意。傳寫錯誤。遂無義理矣。

法禁第十四

財厚博以惠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

王念孫云。財厚當作厚財。正經上疑有脫文。按王說厚財二字誤倒是也。下正字

疑止字之誤。厚財博施以私結其民者。則正禮經以繩之而自止矣。左傳。陳氏厚施於民。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卽是此義。亂國之道四句申足上意。道也常也卽經也。丁士涵疑此四句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錯簡。亦誤。

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孫星衍云。衰當爲裔字之誤。按孫說非也。此言聖王既沒。嗣君德衰。不能整飭綱紀。則大臣行私恩以賄結人心者必多矣。贅下脫福字。尹注云。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以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据此。則尹所見本贅下有福字也。射言弋取也。

法法第十六

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

尹知章注云。轉猶避也。按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轉脫者求苟免於事之義。是轉有脫義也。

大匡第十八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兪云。不濟安得云義。疑濟爲廢之誤。按上文管仲言糾雖立。將不濟事。勸召忽定社稷立小白。忽答言受君命而不改。事若不濟。是吾盡義之時也。兪誤。

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兪云。反當爲彼之壞字。張文虎云。反疑及字之誤。按二說均非。反與返同。還也。公羊隱元年傳。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反還之。此言施伯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彼之未殺也而反還管仲。施伯若殺之。恐齊注怨。必不敢殺之也。尹注不誤。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

張文虎云。下有字疑當作無。按張說誤。此言行義之名與富厚之實。不能兼得也。

不聞敬老國良。

尹云其老者國之賢良也。戴望云。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詁。圖謀也。良善也。尹注非。按戴說非是。此是敬老者與國之賢良也。合上文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共爲三事。故下文云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若析敬老國良爲二事。則並上文爲四事矣。故知其非是。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

戴云。按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尹注非。按劉說非是。此謂居處華侈。交游汚下、而嗜飲食。正所謂酒食游戲相徵逐也。故下文云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戴云。賢、勞也。謂不服勞。按戴說非也。廣雅。農、勉也。不服勞與用力不勉意複。此謂不事賢者耳。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丁士涵云。斷獄情句。與義易義句。與祿易祿句。衍一易字耳。義如鴟義姦宄之義。

義與俄同。廣雅。俄邪也。爾雅。祿善也。謂斷者與邪。則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按丁說迂曲。且下文又不可通。當讀斷獄句。情與義易句。義與祿易句。易祿可無斂句。有可無赦句。情如周禮之議親議故。義如周公之大義滅親。祿如禮之刑不上大夫。易者交相審度也。一曰治也。斂者收攝之名。詩桑扈箋。不自斂以先王之法。此言斷獄之法。以情與義與祿。三者交相審度。權其輕重以斷罪。如今世所謂情理法三者是也。易祿可無斂。謂治有祿之人。可無文致其罪。實有罪者亦可無赦。凡此皆以情斷獄之法。國子爲李。故命之如此。

中匡第十九

掘新井而柴焉

戴云柴疑爲宊突之誤。宊突古深字。輕重甲篇。高杠柴池。柴亦宊突之誤。按戴說非也。掘新井何容言深。此柴字。當讀爲棧。公羊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媒氏。喪祝注。柴並作棧。徐鍇說文繫傳。棧柵也。莊子馬蹄篇釋文。棧、木棚也。此言掘新井而爲木棚以保水之清潔也。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高誘

壬申　第一冊

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昌曉又按柴一作寨。亦通砦。柵也。凡師行野次。立木爲區落。謂之柴。別野有籬落者亦謂之柴。王維輞川別野。有鹿柴木蘭柴。皆是也。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亦謂高其杠。柵其池。故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也。若深其池。何不相見之有。

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

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死之功與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戴云朱本得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按此說非是。勤者陳其功勞也。古文嘉作恕。此加字與嘉通。予之。謂許與之也。當讀衆必予之爲句。有得屬下句讀。此言鮑叔既得管仲。已無後憂。必將陳管仲本謀敗魯勝齊之功。以慰勞其君。願君用之。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是。衆必許與之。夫有得人盡力死事之功。猶尙可嘉也。况得生仲回國。其功當何如可嘉。何如二句正與上文衆必予之相策應。衆予鮑叔薦賢之功可也。不當言有德。故戴說非。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張文虎曰。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尚可加而言。按張說非是。此言鮑叔昭明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也。下云鮑叔之智不是失也。言鮑叔之智必不失此圖也。

服牛輅馬

戴云。古無輅字。輅必軺字之誤。按文選解嘲注引應劭云。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

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有司見之以下十八字。涉下文而衍。齊語亦然。尹氏於竣下發注。止釋敬畏戚農義。知其所見本尙無此十八字也。

人君惟僾與不敏爲不可。僾則亡衆。不敏不及事。

宋翔鳳云。宋本優皆作僾。僾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僾則亡衆。按宋說非是。僾乃不愛二字之壞。誤並而爲一也。今本又誤爲優字矣。當依馬氏意林作不愛爲是。梁啓超據誤本。謂人君惟優柔寡斷與闇昧無識最

為害事。亦非也。管子書本作不愛。不愛者不仁也。敏疾也。不仁則民叛。故亡衆。不敏疾則迂緩。故不及事。優柔之人。不必亡衆。闇昧者不明事。非不及事。

弱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今本皆作彊國衆。戴云。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作彊國衆誤。按戴說非是。據尹注云。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强。適可圖霸。知尹所見本作彊國衆也。且下文云强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可證宋本誤而今本不誤。(未完)

叢錄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苟仁未熟。而欲孤行其好惡也。必僻。則必有所賫。以行吾好惡者。與君子處。則好君子之好。惡君子之惡。與小人處。則好小人之好。惡小人之惡。又下而與流俗頑鄙者處。則亦隨之以好惡矣。故友善士者。自鄉國天下。以及於古人。所謂以友輔仁也。謂引吾好惡之情。而擴充吾善善惡惡之量也。

編者節錄

叢錄

通訊

趙芷蓀先生復本社同人書

船山學社諸公賜鑒。來教奉悉。陸桴亭氏云。人心爲風俗之本。風俗爲氣運之本。方今國勢。危弱至此。從根本上說起。自以矯正人心風俗爲先。欲正人心風俗以倡明孔教爲要。船山先生傳孔子之道者也。啓霖前在諫垣。疏請從祀。原冀以先儒之模範。示後學之師資。無如世變方殷。邪說滋蔓。馴至今日。天時人事。可以悽愴傷心。幸諸君子覩橫流之靡居。慨大道之式微。萃集朋簪。提倡學社。衞道卽以救國。其所關係不止裨益鄉邦。啓霖衰朽餘生。犬馬之齒。七十有四。比來精神異常憊乏。起居動止。恆苦委靡不支。徒懷嚮往之心。不克追隨從事。私衷耿耿。疚歉實深。惟祝諸君子發皇學派。砥柱狂瀾。傳湘羣彥。咸知以 薑齋爲準繩。吾道之光。世道之幸。謹佈鄙肌。尙希鑒原。祇請公安。不盡慺慺。趙啓霖頓首。小暑前五日

趙芷蓀先生復本社同人書

船山學社諸君子賜鑒。頃奉公函。猥承推舉社長。孱憊之軀。委實未能承乏。非敢推諉。尚希諒原。陶叔惠觀察貫通新舊。根柢槃深。且近在省垣。可以隨時主持一切。即請任正社長一席。最爲適宜。仰候卓裁。手復。敬請公安。弟趙啓霖頓首。白露後七日

又覆石先生書

正覆函間。復奉蒼石先生手教。並拜大著老學今詮之賜。欽佩之下。愧悚交縈。祇以衰病之狀。難以殫述。偶一動念。即覺精神不支。說話稍多。便覺疲薾已甚。徐行緩步。常不能自持其身。夜間不能成寐。尤以爲苦。困憊若此。飾巾待終而已。重負雅命。尚希鑒原。力疾率復。未能詳陳。惟乞恕諒。敬請道安。啓霖頓。白露後十日

本社同人致趙芷蓀先生書

芷老先生社長道席。敬啓者日前全社同人嚮慕高風。咸思親炙。公推先生屈任本社社長。出於至誠。奉誦復書。悵焉如失。在先生邱園高蹈。良忻道養之恬。而本社壇席久虛。益切景行之望。昔　船山先師年逾七十。而著述益勤。吟誦不輟。嘗自謂吾

生有事。非嚴光魏野之時。同人等憂患飽經。對於先生非徒問字心勤。咸以爲文獻足徵。人師在望。爲先儒綿其道統。爲後學樹之楷模。當爲先生所心許也。玆謹公推代表周董事仲元。肅將雉贄。趨候龍門。萬乞杖履早臨。同聆教益。無任泥首翹企之至。餘由周君面陳。敬頌道安多祜。

湖南船山學社社員胡子清蕭度彭兆璜任福黎石廣權傅紹巖周逸郭尺岩謝鼎鏞黃士衡劉嶽峙王代懿陶思曾郭人作雷鑄寰張湘燾李開運黃贊元張定方克剛等同叩

陶副社長叔惠致趙芷蓀先生書

芷老世叔大人座右。暌違榘範。忽廿餘年。舍親陳杏聽先生暨諸友人處詢悉名山著述。頤養天和。翹首潭州。時深嚮往。此番船山學社改組。公舉世叔主持壇坫。足見衆望所歸。羣情景仰。昨春函示。未蒙允諾。猥承舉姪以自代。此非末學譾陋如姪者所敢任也。今天下荒經蔑古甚矣。欲由在下者挽回而移轉之。舍倡明正學。其道莫由。然非有風節彪炳聲望孚洽之名賢。樹之風聲。爲其模楷。則應求不廣。世叔道德

學問氣節文章海內所欽。夫豈湘省。伏懇仔肩道統。匡濟時流。慨任斯席。則莘莘學子。實利賴之。至社內瑣屑諸務。姪當與諸先生共體意旨議而行之。不敢以煩瀆長老之胸臆也。今值秋季。天高氣爽。同人仰慕丰采。深冀安車來省一行。俾遂瞻依之願。謹託周董事仲元代達。尙祈惠然命駕。不勝禱企。專此敬請道安。世愚姪陶思曾頓首。九月六日

何名譽董事長芸樵致趙芷先生書

芷老先生前輩道鑒。敬肅候者。未親教益。久切心儀。茲以船山學社同人。念世道之多艱。幸文獻之未墜。公舉先生屆任社長一席。人師在望。瞻仰彌殷。竊念 衡陽絕學。允與濂溪周子同承洙泗之心傳。砥世教而樹人倫。實爲當務之急。曩者鄧湘皋郭筠仙諸老。皆以高年碩望。秉鐸湘垣。建舍刊書。抗懷先哲。今重拾墜緒。端賴高賢。僉仰先生文章氣節。炳耀人寰。萬乞惠然辱臨。爲多士式。鍵末學冏似。問字有所厚幸。奚如。除由本社公推周董事仲元代表歡迎外。專此肅函祗候道安。盼切夙駕。何鍵謹啓。九月六日

趙芷蓀先生復何主席芸樵書

芸公主席賜鑒。欽慕台輝。積有年歲。雲山迢遞。趨謁無繇。盡抱宏猷。全湘託命。翹瞻鈴閣。不盡依馳。啓霖學行無似。近益衰頹。船山學社諸公。謬采虛聲。猥推出任社長。循涯揣分。悚愧莫名。屢經懇辭。未邀原諒。頃復敦促就道。重辱賜示諄諄。浣誦再三。益滋顏汗。自念孱羸已甚。深恐致負虛懷。擬本月杪赴省一行。瞻仰霽光。即日遄返。對於社長名義。萬不敢承。謹布區區。尚冀荃鑒。匆匆奉覆。親炙匪遙。無任嚮往。敬請勛安。趙啓霖謹復。

本社董事會致何名譽董事長芸樵書

敬肅者。本社前此改組。成立董事會。當依社章第十三條之規定。公推先生爲名譽董事。計達典籤。嗣本社於九月四日召集社員大會。票選趙芷蓀先生爲社長。陶叔惠先生爲副社長。社務進行。漸有端緒。顧此後一切應行整理事宜。諸賴倡導。僉以先生德高望重。式是南邦。查本社董事會規則第二條第三項內載。得於名譽董事中推舉名譽董事長。茲照章公推先生爲名譽董事長。敬希不恡教益。隨時造社指

導。本會同人無任盼禱。此致芸樵先生道鑒。附社章暨董事會規則各一份。湖南船山學社董事會（胡子清 蕭度）等仝啓。九月十二日

趙芷蓀先生復本社同人書

船山學社諸公賜鑒。世道日非。大有榛狉之懼。諸公提倡　衡陽絕學。期挽頹俗。啓霖雖學行無似。私衷亟所贊成。惟衰病之軀。無能爲役。曾於六月間初次覆函內。鄭重申明。嗣奉來書投票選舉社長。啓霖猥被公推。即經覆函力辭。復奉石蘊山先生手教。詞指尤爲懇篤。其時適賤恙加劇。作函亦難握管。率覆數行。冀荷原諒。不意仲元先生復帶公函惠臨。啓霖詳細面述病狀。仍敦促不已。重辱隆貺。再三面璧不獲。因勉允本月內晉省一行。乃近數夜僅能睡一小時。醒後即不能成寐。汗出如瀋。晝間精神困憊。較前更甚。似此情形。實難就道。祇得奉璧川資。（夏間曾因事預備赴省。已檢拾行李。羅定輿夫。亦因病中止。）茲用賫捶箋書二聯。一錄郭筠老先年聯語。一書　薑齋句。奉寄尊處外。錄啓霖奏請從祀摺稿及所藏　船山師友記一部。一併寄呈。藉表贊成之意。至社長名義。啓霖前既屢辭。昨復於覆何主席函中申明。飾巾待終。並非推諉。統希原諒。謹布區區。

敬請公安。啓霖頓首。霜降前五日

致趙芷蓀先生書

芷老社長道席。前周董事仲元自尊府歸。云社長準於九月杪來省。逖聽之餘。方幸斗山在望。親炙匪遙。舉社歡迎。諸事設備。乃於本月二十五日忽奉手教及聯語疏稿 船山師友記並退還川貲各件。知道躬近因感冒。暫難來省。恭讀再三。曷勝系念。比卽轉告同人。函達芸公主席矣。細繹先生集 薑齋句。寄意遙深。於書玉池老人聯語及疏稿。尤見早欲振起 衡陽絕學。挽救人心世道之精神。同人等敢不尊命加勉。期不負先生提倡聖道維持本社之盛意。倘天不喪斯文。使先生病瘳日增康適。仍乞隨時蒞社主持。不勝盼禱。至謂社長非社員一語。以先生文章氣節資望爲社員之最。全體翕然。然後選舉。今社長以此自謙。幾令同人悚歉罔措而不能自已也。用特陳明。敬乞垂察。並申感謝。敬請道祺。順候痊祜。船山學社 陶思曾 胡子靖 等謹啓。

十一月一日。

陳梅生先生來書

禪空之槪。惟周張二子。體大思精。濂溪著通書太極圖說。實承四聖心傳數千年待闡之絕緒。橫渠不言太極而言太和。則又略迹象而言神化。兩家之學實互相發明。

第一章

太和所謂道

原注。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卽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縕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閒。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廣權按有太虛。有太極。有太始。有太素。太虛無象。太極象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有太元。有太和。有太一。有太初。元者氣母。太和氣之始也。太一、化之始也。太初、事之始也。未有形質。先有氣化。既具形質。而氣化常寓乎其間。天地之所以定位。人物之所以滋生。萬象莘莘。瞬息千變。體而不遺。此道之所以爲形而上也。

和有二義。一曰無二。有二則有對。有對則有爭。爭則和失。太和無失。匪惟無失。爭自不生。對亦不立。直渾而化爾。一曰無雜。有雜則有殊。有殊則有閒。閒則和息。太和無息。匪惟無息。殊既不名。雜於何起。直一而神爾。窮神知化。道在是矣。

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原注。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沉。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絪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則屈。勝負屈伸。衰旺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

廣權按。浮沉者象也。升降者勢也。動靜者幾也。幾動而勢成、勢成而象著。更推而上之。玄眇不可測矣。無以名之。名之曰相感。然其感非自外而感也。本然之性。無俟旁求。故曰中涵。屈伸者情也。勝負者數也。絪縕者氣也。氣交而情變。情變而數殊、遞演而求之。巧歷不能計矣。無以形之。形之曰相盪。然其盪非有待

而盪也。無始以前。萬有咸備。故曰是生。輕重清濁。上下分合。多寡盈虛。衰王死生。蓋皆乘乎自然之變化。遵乎必然之軌道。有以成乎固然之情狀。而實無逾乎太和本然之分量也。天地人物。特就既有形器後強爲之名耳。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原注、來謂始動而化之初。究、謂已成形體也。幾微、氣之初動。易簡者、惟陽健陰順而已。廣大、品物流形。堅固、體成而不易毀也。乾坤有體。則必生用。用而還成其體。體靜而用動。故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無端。

廣權按、本來具足之性。固無所謂來也。自其浮沉升降機括言之。雖名之曰來。其來也。一和氣之感而交也。流行不息之幾。本無所謂究也。自其屈伸勝負之形成言之。姑名之曰究。其究也。一和氣之充而凝也。其感也幾微。其交也易簡。其充也廣大。其凝也堅固。陰陽合撰。健順相因。互相爲體。而還相爲用。無往無來。一往一來。無始無究。卽始卽究。大哉易乎。萬象萬化根諸此矣。

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原注。太和本然之體。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簡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順。故知於此起。法於此效。而大用行矣。

廣權按易者。氣化之健行而無礙也。簡者、形器之順成而不雜也。無礙則明。明則通。通則無知而有知。知於何起。起於健已爾。不雜則純。純則一。一則一法。而可通於萬法。法於何效。效於順已爾。乾坤者健順之寓名。健順者。易簡之德性。而易簡者太和之功用也。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原注。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卽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氣逐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爲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廣權按。道家有言。精氣與神。謂之三寶。精者常凝。神者常行。常凝者澈內澈外。無二無雜。性於是存。而物由是生。未有幾也。常行者澈上澈下。無礙無間。化由是呈。而幾由是分。然猶未有象也。氣則散而爲象矣。萬殊從此起焉。然而宰制

乎其間者。有莫或爲之若或爲之之妙。出乎人人。入乎天天。所謂神也。若夫由氣而更衍之。衆而爲魄。積而爲體。耀而爲光。盪而爲聲。游而爲變。後起萬象不可思議。

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

原注。此言體道者不於物感未交。喜怒哀樂未倚之中。合氣於神。合神於性。以健順五常之理。融會於淸通。生其變化。而有滯有息。則不足以肖太和之本體。而用亦不足以行矣。

廣權按。太和之本體、無可形容。故橫渠以野馬絪縕形容之。何謂野馬絪縕。尋之不得其所起。迹之不得其所止。彌綸乎太虛。蘩蘩乎萬有。無不在也。無不入也。無可分也。無可執也。察之不見。感而遂通。自然而然。妙合無間。知道者及此。則可以悟物我無貳之理。體道者用此。則可以幾天地與參之詣矣。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道者見此。謂之見道。

原注。見實證之於心也。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也。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於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於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廣權按易具三義。交易變易平易。一陰一陽。交感互化。合德共撰。是謂交易、陰陽易位。動極而變。錯綜消長。是爲變易。寒暑循環。生殺迭用。摩盪裒益。終底於平。是謂平易。善交者和之性。善變者和之用。而平者和之本體也。天地不交。則乾坤之毀久矣。人物不變。則洪荒榛狉。雖至今存可也。惟其交不妨變。變不失平。此太和之功用所以爲至也。易之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見乎此。可知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易無以見陰陽。舍太和無以見易。

不如此。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原注。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則灼見道體。而知無不起。法無不效矣。

廣權按人受太和之理性以生。其有以灼見此理性者謂之智。有以效能於此理性者謂之才。智未灼見而效能於才。其不畸陰畸陽。而流爲逆戾醸爲菑沴

者。尟矣。

第二章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原注。於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

廣權按。象之有體而可以徵實者謂之形。形之無定而麗於太虛者謂之象。氣體無定。而爲萬象之所憑依。實無一物之可觸著。故就其體而觀之。僅見其油然蒼然。瀰漫於太虛而已。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與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

廣權按。精氣爲物。氣之由散而之聚也。游魂爲變。氣之由聚而復散也。散聚無端。而物變環起。據物理學家言。物體凡三。曰氣體。曰液體。曰固體。然而金遇火而流。固體之散而爲液也。水汞遇火而飛。液體之散而爲氣也。草木與土遇火而

焚。遇水而潰而腐而潴而解。固體之或散而爲氣或散爲液也。熱上蒸。遇冷則溜而爲水。氣體之聚而爲液也。寒下逼。得水則凝而成冰。液體之聚而爲固也。地氣上升。天氣感應。距地近則滲而爲露。距地遠則潤而爲雨。地氣升。天不應。迫於下則震而有聲爲雷。摩於上則切而生光爲電。乃至距地近者。陽鬱而爲霧。陰結而爲霜。距地遠者。陽析陰則散而爲雪。陰搏陽則轉而爲雹。與夫地氣升。彌滿天空。陽消陰長。惀散惀聚者謂之雲。天行勝地氣從化。陽噓陰噏。相撓相盪者謂之風。一言以蔽之曰。氣體之有時可化而爲液。可化而爲固也。若夫草木之吸收炭養。以資發榮。人物之化合各種成分。以成官體。無定而有定。有定而無定。猶其形質之粗顯而易見者已。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原注。於物感未交。至靜之中。健順之性。承於天者。固有不失。有本而不窮。

廣權按。理之澂然具足於本體而未發者謂之性。隨感而動者謂之情。有感則有交。交則性爲情役。而往往變其本來固有之狀態。故君子愼感。

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原注。識知者五常之性所與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義。不與物交則心具此理而名不能言事不能成。赤子之無知精未徹也。愚蒙之無知物不審也。自外至曰客。

廣權按。就主觀之靈明言之謂之知。就客體之誌別言之謂之識。物交而情應。情隨感遂而性易迷。知也者殆如鏡然。日與物接而其靈明之本性不爽其常者也。然既與物接矣則謂知由物起焉可也。知之逐物而能分晰其所以然者謂之識。至於識則役知於物。物無盡而知亦與之爲無盡。物有定而知亦與之爲有定。物萬殊而知亦與之爲萬殊。是其所以爲識也。其如昏之有燭乎。如商之有標乎。如冶金之爐。化分化合。有一成之定則乎。要之、皆後起之事。物來而順應之。故曰客感。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原注。靜而萬理皆備。心無不正。動而本體不失。意無不誠。盡性者也。性盡則生死

屈伸。一貞乎道。而不撓太虛之本體。動靜語默。一貞乎仁。而不喪健順之良能。不以客形之來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貞淫易其志。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蓋其生也異於禽獸之生。其死也異於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亦甯。其靜也異於下愚之靜。則其動也異於下愚之動。充五常百順之實。以宰百爲。志繼而事亦述矣。無他人之生死動靜有間。而太和之絪緼本無間也。 此上二章。兼動靜生死而言。動靜之幾。盡性之事。死生之故。立命之事。而一動一靜。一屈一伸。理所必有。而通於道則一也。

廣權按。盡己性則能盡人物之性。順而致也。盡物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還而復也。天地化育之貞一。實涵於吾性量之本能。特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聖知者得其精純。而下愚亦未嘗不得其概略。所謂無感無形者也。惟盡性者爲能健而體之。順而致之。故以人物之性之萬殊。無足以礙吾性光之返照。特自其與我並立之委形言之謂之人。自其與人同化之殊形言之謂之物。自其本性之所依著言之覺有我。自其後起之所接觸言之覺有非我。所謂客感客形

師說 張子正蒙注

者也。要之有後起而無外來。有一性而無殊理。中庸就人事言之謂之誠。正蒙就天事言之謂之和。其義一也。(未完)

繕書人畢迨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附曾文正公祠保管董事會來函 二十一年十月六日

逕啓者前以本會暨藝芳與貴社劃界刊碑繪圖立約一案比經公呈省府令准備案去後茲奉指令核准相應抄同原令函請查照是荷此致

船山學社董事會　　曾文正公祠保管董事會啓十月六日

附抄指令一件

湖南省政府指令教字第398號

令船山學社董事會正副董事長胡子清 蕭度

曾文正祠保管會董事代表曾約農

藝芳女校代表曾寶蓀等

呈爲曾文正祠暨藝芳女校與船山學社劃界刊碑繪圖立約公懇令准存案並乞轉覆備案由

呈件均悉准予轉發民教兩廳備案仰卽知照件存此令·

主席何鍵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湖南船山學社章程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爲尊仰船山先生之人格學術而設於民國二年呈經中央政府令行湖南省政府有案定名爲湖南船山學社

第二條 本社以研究船山先生學說發揚民族精神昌明國學扶翊風教爲宗旨

第三條 本社設立於湖南省城中山東路(原係小吳門正街舊船山祠之思賢講舍)

第二章 社務

第四條 本社辦理左列各事項

(甲) 設研究部

(乙) 設講演部

(丙) 設編譯部

右三項以哲學政學文學爲範圍

（丁）刊印船山學報

（戊）設立補習學校及兩級小學校

（己）籌辦船山祀典事項（船山祠即設本社內）

（庚）籌設船山圖書館

（辛）徵刊船山未刊遺書及與湖南文獻有關之先哲遺著分別刊佈

第三章 社員

第五條 凡具左列資格之一經本社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審查會審查合格者均得爲本社社員

（一）研究船山先生學說有所表現者

（二）維護本社具有歷史關係品學端方者

（三）鴻儒碩學曾有著述行世者

（四）大學或專門文科畢業品行端正者

（五）凡品行端正於哲學政學文學三組中曾有一門以上之研究者

第六條 凡本社社員經審查合格者均於登記後發給社證

第七條 凡本社社員得有社證後應按期來社聽講或講演

第八條　依文化團體組織大綱第五條之規定應受限制者不得爲本社社員

第九條　本社社員之義務權利如左

（一）本社社員有年納社金及遵守社章之義務

（二）本社社員有選舉及被選舉并審核本社預算決算之權

第十條　凡社員於入社後有應受第八條之限制或損害本社名譽者經人舉發後得由社員大會議決取消其社員資格

第十一條　本社社員大會分二種

（一）　常年大會每年於船山先生誕日（夏曆九月初一日）舉行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　臨時會無定期由董事會議決或五分之一以上社員署名蓋章函請董事會召集之

第十二條　社員大會常會時董事會應將一年各種社務進行預決算及財產目錄報告之

第四章　組織

第十三條　本社設董事會分董事名譽董事兩種董事十七人由社員大會推舉之任期兩年每年改選半數其第一次改選半數以抽籤定之但得連選連任名譽董事無定額由董事會推舉之

第十四條　本社董事會互推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任期以兩年爲限但得連選連任董事長有事故時由副董事長常川駐社代理之

第十五條　各董事皆爲無給職惟董事長副董事長得酌支夫馬費

第十六條　董事會每月開常會一次由董事長副董事長召集如有臨時事項發生時得由正副董事長或董事五人以上之提議函請正副董事長召集之

第十七條　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社長綜理全社事務副社長襄理全社事務由董事會提出五人交由社員大會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之任期三年但得連選連任

第十八條　社長於各組學科中應常川駐社任主講一席副社長得常川駐社

第十九條　本社設秘書一人設研究講演編譯三部每部設主任一人各部分組另行規定之

第二十條　各部主任及秘書由正副社長延聘之會計庶務書記均由正副社長雇用之

第二十一條　本社各職員夫馬薪俸均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執行社員大會議決案

（二）保管社產

（三）籌措經費

（四）稽核本社賬目

（五）議決關於社務應興應革事項

第二十三條　社長之職權如左
（一）對外代表本社　（二）執行董事會之議決案
（三）編制預算決算　（四）臨時延請名人講演
第二十四條　副社長之職權襄理社務如社長有事故時得代行其職權
第二十五條　本社推舉各職員如有違背社章營私舞弊情事得有確證經人舉發時由社員大會議決懲戒之
第二十六條　本社經費依據民國二年中央政府令行湖南省政府由國庫歲撥津貼金四千元爲基金現改由湖南省庫補助其不足額除由本社社員每年納社金一元外再由董事會負責籌措
第二十七條　本社經常臨時各費應由正副社長於每年度終造具決算交由董事會審查并於每年常會送交社員大會核銷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社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過半數董事或社長副社長提議交由董事會提交社員大會議決修改呈請省政府及省黨部教育廳備案
第三十條　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呈請省黨部核定並呈報主管官署備案之日起施行

改組湖南船山學社籌備會緣起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本社自民國二年瀏陽劉蔚廬先生刱辦專爲講求明末遺老衡陽王船山先生「六經生面」「民族精神」「人獸畛域」之學說以承新化鄧湘皋學博校刊王氏遺書之遠志及湘陰郭筠仙侍郎刱設思賢講舍之遺規曾經會同海內名流張謇夏壽康王芝祥莊蘊寬等呈請前總統發交國務院分行內政教育二部批准咨行湖南省政府維護並由國稅項下歲撥基金肆千元藉資開辦在案不幸國政不綱內爭迭起影響學業生心害政亂靡底止溯本社所歷坎壈(一)厄於張敬堯時代至昏夜派兵入社殺死社員吳燦煌程鵬二人(二)停閉於趙恆惕時代至將社產撥歸他校幸社友力爭乃恢復一部(三)被壓迫於共產黨執政時代至將社舍改辦省農民協會社遂中斷計自民國十五年以後社友星散共黨雖未久消滅而政府無力提倡展轉移易一校僅存主其事者又絕不知社爲何物刱社者爲何義甚至社之名且不存遑論其他卽校務亦久爲教育界諸賢及教育當局所訾議多數社友爲此滋戚遂於去春倡議改組八月二十四日奉省政府批准省黨部令派蕭度

傅紹巖彭兆璜方克剛張定任福黎周逸石廣權劉伯遠等九人（劉君今年物故）爲改組船山學社籌備員並審定社章數月以來遵章籌備徵集社員至今日差可告一段落茲特召集第一次社員大會推舉董事成立董事會自此次改組之後本社對於學術前途應負之責任至重且大應如何努力進行之處當爲我社友所共勵惟有一事應聲明者卽本社絕對不含何種政治意味不爲任何方面之工具除遵守船山先生遺教外不立何項派別力排一切門戶偏私之見凡關六藝微言三湘文獻有應發揚光大者一引爲任務値茲社務重新之際萬緒千頭尙望各社友共抒卓見藉匡不逮同人等無任欣幸之至

湖南船山學社名譽董事一覽表

職別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現任職務
董事長	何鍵	芸樵		醴陵	湖南省政府主席
董事	曹伯聞			長沙	湖南省民政廳廳長
	張開璉	慕舟		醴陵	湖南省財政廳廳長

朱經農				湖南省教育廳廳長
譚常愷	九思		長沙	湖南省建設廳廳長
曹典球	籽穀		長沙	文藝中學校長
陳嘉言	梅生	八四	衡山	
彭清藜	少鄰	八二	長沙	孔道學校校長
黃鳳岐	芳叅	八三	安化	
謝維嶽	麓山	八一	邵陽	
劉嶽峙	梅齋		衡山	
陳潤霖	夙荒		長沙	楚怡學校校長
馬鄰翼	振吾		長沙	
胡庶華	春藻		攸縣	湖南大學校長
劉仲遒			瀏陽	
王代懿	蓀果		湘潭	

黃贊元	鏡人		長沙	
胡元倓	子靖		湘潭	明德學校校長
陶[illegible]廣	思安		醴陵	[illegible]
陳光中	桂生		邵陽	
王東原	[illegible]		安徽	[illegible]
毛炳文	炎亨		邵陽	
劉建緒	恢先	[illegible]	[illegible]	
趙[illegible]恆	直愚	[illegible]	邵陽	湖南銀行行長

湖南船山學社董事一覽表

職別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董事長	胡子清	少濟	六五	湘鄉	[illegible]
副董事長	蕭[illegible]度	叔康	六二	衡陽	[illegible]
董事	彭兆璜	公望	六十	湘陰	[illegible]

方克剛	筱川	四七	平江
周逸	木崖	五十	湘潭
石廣權	蘊山	六十	邵陽
張定	叔丹	四六	平江
傅紹巖	梅根	六七	寧鄉
任福黎	壽國	六二	長沙
黃士衡	劍平	四二	郴縣
易書竹	銘勛		醴陵
雷鑄寰	孟強	四八	東安
辜天佑	蘭生	五六	長沙
劉策成		四九	邵陽
楊樹穀	薌詒	五七	長沙
曾毅	松樵	五六	漢壽

羅傳矩	立侯	四七	衡陽

湖南船山學社職員一覽表

職別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社長	趙啓霖	芷蓀	七四	湘潭
副社長	陶思曾	叔惠	五五	安化
祕書	周逸	木崖	五一	湘潭
研究主任	顏昌嶢	息盦	六四	湘鄉
講演主任	石廣權	一參	六十	邵陽
編輯主任	周逸	木崖	五一	湘潭
庶務	鄭家溉		四三	長沙
書記	李印		二七	寧鄉
	王揚道	用中	二三	湘潭

湖南船山學社社員一覽表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黃鳳岐	芳久	八四	安化
彭清黎	少湘	八二	長沙
郭人作	梓宇	八十	湘潭
傅紹巖	梅根	六七	甯鄉
彭兆璜	公望	六十	湘陰
石廣權	一參	六一	邵陽
方克剛	筱川	四七	平江
劉輔宣	公元		醴陵
余鋸	華龕	五二	平江
陶思曾	叔惠	五四	安化
王代懿	文育	五七	湘潭
黃贊元	鏡人	五六	長沙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陳嘉言	梅生	八四	衡山
謝維嶽	龍由	八二	邵陽
趙啓霖	芷蓀	七四	湘潭
蕭度	叔康	六二	衡陽
任福黎	壽國	六五	長沙
周逸	木崖	五十	湘潭
張定	叔丹	四六	平江
雷鑄寰	孟强	四八	東安
胡子清	少濳	六十	湘鄉
劉嶽峙	梅齋	五七	衡山
顏昌嶢	息盦	六五	湘鄉
石崇鼎	達夫	四十	邵陽

叢錄 社員一覽表

謝鵝熙	同甫	四三	長沙
張湘蕭	神山	六十	邵陽
李開運	謫凡	七十	長沙
韓景蘇	君劍	五十	長沙
魯兆慶	禹昌	四七	桃源
趙恆	直愚	五一	邵陽
任壬	九鵬	四八	長沙
吳亨恭	悔晦	七四	慈利
任震	祇存	五三	岳陽
謝亮宇		四八	衡陽
曾銓	愼齋	六三	衡陽
曾福楨	叔楡	七三	邵陽
唐正恆	務成	四五	衡陽
黃貞元	靜謙	四六	澧縣
汪恩至	孟萊	五二	長沙
黃濬	仲深	六十	長沙
黃士衡	劍平	四三	郴縣
郭尺岩	以字行	六十	湘陰
李澄宇	洞庭	五十	岳陽
賓步程	敏齋	五十	東安
辜天佑	蘭生	五六	長沙
歐陽之鈞	重衡	五七	平江
王舒[illegible]	蘢蓀	三五	湘潭
謝鼎鏞	滌泉	七十	湘潭
程子樞	靈生	六十	資興
曹瀛	海洲	五二	永興

陳爾錫	壬林	六十	湘鄉
易書竹	銘勛		醴陵
歐陽谷	泰階	五一	常寧
李漢超	滌元	三八	安化
柳敏泉		四七	湘陰
張通煥	斗衡	五九	湘鄉
羅傳矩	立侯	四七	衡陽
謝鳳岡		四七	岳陽
曾沛霖	澤溥	六十	武岡
羅　任	己仁	五二	衡山
蔡人鍔（碩）	漁春	四九	衡陽
廖廷銓	俊珊	七四	衡陽
陳繼訓	杏驄	五六	長沙

曾　毅	松樵	五六	漢壽
劉策成		四九	邵陽
孫道和	鳴珂	三十	湘鄉
馬承堅	頌高	四四	衡陽
何元文	少梯	四五	醴陵
彭　昺	俊文	三十	湘陰
方永暘	乾九	五一	岳陽
陳健民		二七	攸縣
彭運斌	鏡芙		攸縣
向玉楷	立庭	五五	麻陽
陳纙威	伯豪	四一	黔陽
周安漢	勃丞	四四	衡山
王禮培	佩初	六二	湘鄉

社員一覽表

劉壽昌	菱郵	六十	長沙
劉揆一	霖生	五五	湘潭
劉　苾	明蓀	五二	瀏陽
劉先庚	茂侯	五十	衡陽
楊卓新	華一	四八	新化
劉冏巖	疊珉	五五	邵陽
袁翥鴻	臚初	五十	資興
蕭沛霖	甘溪	五一	湘鄉
王壽慈	澍芝	七一	長沙
戴士穎	韵珂	四五	益陽
朱應祺	子山	四十	汝城
謝曉鍾		四五	衡陽
彭施滌	惺筌	六三	永順

馮天柱	一擎	五五	零陵
趙家宏	慎之	四三	湘潭
劉國逸		五三	衡陽
陳長簇	右鈞	五四	平江
王季範		四五	湘鄉
黃　濟	駿德	三四	零陵
劉　謙	約真	四九	醴陵
楊　哲	蕉園	四四	衡陽
瞿方書	蓀樓	五十	保靖
盧　質	泮珊	五四	邵陽
鄧兆賢	醒盦	六三	武岡
李　烋	葵午	六二	安仁
鄭　芳	惕予	六六	長沙

毛樹駿	覺民	五四	長沙
言汝昌	峙方	五十	湘潭
陳嘉會	鳳光	五八	湘鄉陰
朱肇幹	碧松	五〇	湘潭
席啓駉	魯思	三八	東安
梁覺	競魂	四二	安化
龍紱慈	達夫	四七	攸縣
曾約農		四十	湘鄉
胡庶華	春藻	四七	攸縣
葛鼎甫	遂平銘	六〇	湘潭
吳夷吾	椒庵	五六	湘鄉

壬申　第一冊

本社紀事

船山遺書精義

俟解

天地既命我爲人。寸心未死。亦心於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聖賢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讀書者、以之爲飢之食。寒之衣。是以聖賢之言。爲俗覡妖巫之科儀符咒也。哀哉。

編者節錄

本社紀事

從二十年十月省令籌備改組日起至二十一年十月止

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由省黨務指委會派蕭度傅紹巖彭兆璜方克剛張定任福黎六人於社友中公推於本社有歷史關係者周逸石廣權劉伯遠三人合九人爲籌備員

十二月二日在中山堂成立船山學社籌備會是日開第一次籌備會推定方克剛周逸彭兆璜三籌備員起草社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開第三次籌備會本社社章經全體籌備員修正通過

十二月三十日開第四次籌備會推傅紹巖擬定徵求會員啓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開第五次籌備會社啓經全體籌備員修正通過

二月九日開第七次籌備會籌備員周逸提議將船山中學校補助費呈請教廳由籌備會具領經全體議決通過

二月二十三日開第八次籌備會籌備員周逸提議呈請教廳頒發湖南船山學社

本社紀事

圖記經全體議決通過

四月二日奉教育廳令頒發湖南船山學社圖記准予啓用

五月十四日開第十二次籌備會審查社員資格通過社員胡子清等八十二人

六月五日補行審查社員資格通過社員彭清黎等二十三人

六月二十一日開第十七次籌備會補行審查社員資格通過社員謝國藻等十六人並提議應否推舉開社員大會演說詞起草員決定推石廣權周逸兩籌備員擔任起草

六月二十四日在青年會成立董事會是日到會社員四十三人主席彭兆璜演說後照章公推蕭度彭兆璜石廣權方克剛周逸任福黎張定傳紹巖胡子清黃士衡雷鑄寰易書竹曾毅辜天祐劉策成楊樹穀羅傳矩十七人爲董事

七月一日在青年會開第一次成立董事會臨時主席方克剛討論畢推胡子清爲董事長蕭度爲副董事長又推何芸樵曹伯聞曹典球陳嘉言黃鳳岐彭清黎謝維嶽七人爲名譽董事推胡子清蕭度劉策成周逸辜天祐方克剛張定七人爲

接收委員接收船山中校房屋器具又推彭兆璜石廣權楊樹穀三人爲董事會辦事規則起草員

七月三十一日開第一次常會報告藝芳女校代表言汝昌等七月二十三日來函略云該校兼代表曾公祠與前船山中校界址轇轕擬具調解辦法四條（略）請本社推定代表討論解決當推定石廣權周逸方克剛三董事爲代表交涉此案

八月四日船山學社將上期補助費付清（計洋一千六百六十元）內二百六十元係任校長九鶚領去並雙方登載國民日報五日聲明所有關於中校七月底以前種種銀錢賬目有無轇轕概由中校理落與改組後之船山學社無涉

八月五日接收委員胡子清蕭度周逸方克剛劉策成辜天祐入社接收當由船山中校曹宗海郭潤章李潤夫三人將中校房屋器具圖書文件照移交清册逐一點交（內船山中校蕭任移交債務文卷一宗未收）

八月十五日奉教廳令發還前船山中校債務文卷一宗內開債務仍歸上手負責清理惟文卷交本社保存

八月二十八日開第二次董事會周董事逸提議先行恢復　船山祠及畫　船山先師遺像預備夏歷九月朔日　船山先師誕辰祭祀公推周董事逸爲駐社設備委員並加推彭董事兆璜爲本社與曾祠交涉代表

九月四日開社員大會選舉正副社長到會社員三十七人副董事長蕭度代董事長胡子清主席當推定石崇鼎謝鴻熙爲發票員柳敏泉任震爲開票員結果以趙啓霖二十四票當選爲社長陶思曾十八票當選爲副社長正副社長次多數爲石廣權

九月十一日開臨時董事會董事長胡子清主席報告開會歡迎陶副社長思曾進社就職彭董事兆璜報告本會經過情形周董事逸繼續報告及交涉藝芳女校界線已立約結束陶副社長答詞初謝歡迎繼以主張星期演講發表學術及刊行學報應仍陸續依法徵集社員彭董事提議董事會章程增設名譽董事長議決照原案通過提交大會請求追認當推舉何主席爲名譽董事長財建兩廳長及新教育朱廳長並湖大校長胡春藻曁陳潤霖熊秉三馬振吾吳恭亨劉嶽峙

劉仲邁爲名譽董事周董事將曾祠保管會暨藝芳女校契約地圖當會點交胡董事長收存保管

九月三十日卽夏歷九月朔日　船山先師誕辰是日到社與祭社員及來賓茲照簽到名次開列於下謝維嶽蕭度陶思曾周逸劉先庚石廣權曾天陽辜天祐胡子清汪思至郭尺岩曾銓袁箐鴻張通煥趙恆彭兆璜彭運斌黃贊元謝鴻熙柳敏泉黃仲深席啓駉楊樹穀顏昌嶢劉苾劉策成曹瀛李開運胡家樂黃宜余同熙劉國逸周安漢何鏈張開連曹典球易書竹方永暘黃士衡曹伯聞譚常愷朱經農張湘蘅郭人作黃鳳岐共四十六人是日禮儀最隆用中樂凡與祭各社員先向　船山先師遺像前行三叩首禮退入坐席至十一時陳設公祭整齊嚴肅公推何主席主祭朱曹張譚四廳長及省府各委員陪祭各社員分列兩班與祭禮成而退請名譽董事長何主席演講陶副社長及石董事演講（演講辭另刊）惟何主席演講　船山先生張子正蒙注一節有獨到發微之處特紀之以見船山先生之學說將有光大發揚之期

本社紀事

十月十六日開臨時董事會董事長胡子清主席報告曾祠藝芳女校與本社所訂條約省府已指令備案當由周祕書將省府指令憑會交董事長保管按此令係由曾祠董事會抄來原文見本報叢錄公牘欄內又省府指令准予撥發開辦費二千元應如何支配用途議決照原定概算支配是日加推陶廣劉建緒毛炳文王東原陳光中黃贊元王代懿胡元倓趙恆九人爲名譽董事

十月二十三日董事會開第四次常會董事長胡子清缺席由副董事長代理主席討論修理本社房屋案議決由正副董事長副社長周祕書酌量辦理石董事提議曾祠藝芳與本社立界碑案議決由正副董事長副社長會同原有交涉代表尅日辦理

右本社紀事係依據本社籌備會及董事會社員大會紀錄案中之事實但提議未經通過或通過有礙難尙未執行者概闕不紀以存實錄　　編者識

X96

介紹名著

例

先儘本社同人已刻未刻之著作或譯述

次搜羅湖南全省先賢遺著

次本省政學各界名人願以著述託爲介紹者

次全國人士願以著述託爲介紹者

次通行名著本社認爲於當代教育政治軍事實業最有裨益者

例目

一　經學家言

二　史學家言

三　道家者言

四　墨家者言

五　法家者言

六 名家者言

七 政學家言

八 計學家言

九 教育家言

十 佛學家言

十一 文學家言

十二 農學家言

十三 工商家言

十四 兵事家言

十五 藝術家言

定價表

册數	每册	預定全年
定價	四角	一元五角
郵費	照章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船山學報

壬申 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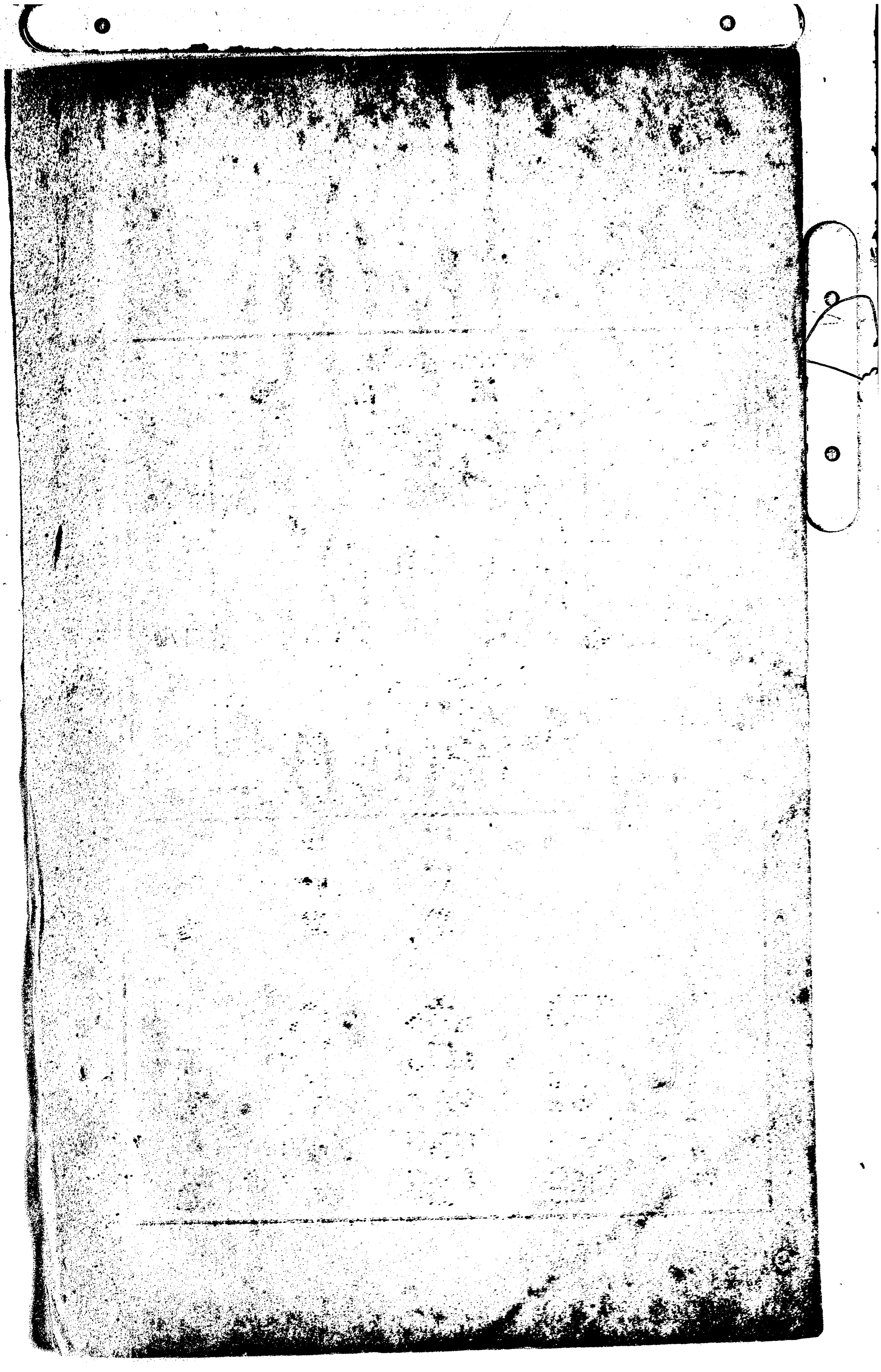
廣告例

册數	一册	二册	三册	四册
一面	十元	十八元	廿八元	卅二元
半面	五元	九元	十四元	十六元
四分之一	二元五角	四元五角	七元	八元

△面頁 底頁 加倍

編輯者　湘潭周逸

發行者　長沙中山東路 湖南船山學社

印刷者　長沙萬福街 大同印務館 電話五六九

代售處　湖南船山學社
上海 南京 天津 北京 漢口 武昌 福建 廣州 商務印書館